**目** **录**

[**泥巴人** 熊早(1)](#bookmark1)

[**阮玲玉** 刘锦云(37)](#bookmark2)

[**风月无边** 刘锦云(93)](#bookmark3)

[**十五桩离婚案的调查剖析** 刘树纲(142)](#bookmark4)

**泥** **巴** **人** ( 话剧)

熊 早

人 物

小 小 讨

惠 怡 厌

女 女 男

臭 流 氓 男

(六年前他们都刚二十出头)

**第** **一** **场**

**时** **间** 八七年元旦的前一天。 **地** **点** 一个不知名的舞厅。

〔场内一片漆黑， 一首萨克斯的旋律隐约地传了出 来，是那么的忧伤。不一会儿，一首当时的流行歌曲 便取代了萨克斯，它被淹没了。与此同时，舞厅内的 球形灯开始旋转，于是，我们可以看见空荡荡的舞厅 内只剩下两个女孩，女孩甲在向女孩乙劝说着什么, 乙则无动于衷。

〔流行歌曲戛然而止， 一束强烈的追光投到两个女孩 的脸上，强烈的光线刺得她们睁不开眼。

**女孩乙** **(对光源处)他妈的!**

〔光源处传来一个男人声音“骂你奶奶干嘛!哈哈。” **女孩乙** (愣，即明白他是拐弯骂自己)混蛋，把灯给我关了。

**男人声音** 关不关是我的事。嘿，你会说人话嘛?你也不看 看舞会早结束了，我没用棍子抡你出去已经够客气 的 了 。

〔两女孩环顾四周，发现确实如此。准备起身走人。 **女孩乙** 臭流氓，讨厌!

〔女孩甲拉拉女孩乙，两人朝出口走去。

**男人声音** (怪叫)呜乎!奇怪、奇怪、想不通、想不通，唉，你

怎会知道我的小名。 **女孩乙** (一愣)什么?

男人声音 我小名叫讨厌，(他吹了一声口哨，调音室伸出另 一个男孩的脑袋，“讨厌”把追光照到他脸上)他小名 叫臭流氓，你们怎么会知道的?

〔女孩甲笑了出来，女孩乙也忍俊不禁“呸”了一口， 两人准备走。

讨 厌 你们叫什么?

**女孩乙** 她叫外婆，我叫你奶奶。(转身就走) **臭流氓** (冲下调音室)奶奶，别走呀，我怕。

**女孩乙** (大笑)乖孙子，奶奶给你买好吃的，别怕。 〔说完拉着甲欲走。

讨 厌 臭流氓，你奶奶是怕你才走的。 女孩乙 怕个屁。

讨 厌 不怕你留下陪我们哥俩过个元旦呀。 〔女孩甲拉拉女孩乙示意要走。

讨 厌 不敢了吧?

女孩乙 这有什么不敢的，陪就陪。

**女孩甲** 你这又何苦?为了他，你就 ……

女孩乙 (被刺痛)你烦不烦，我会为他才这样做?下这么大 的雨要回你自己回去，我得陪两个孙子过年。讨厌， 你给我下来。

讨 厌 好咧。(下来后，对甲)你也留下来吧，好嘛? 女孩甲 小怡——

〔小怡不理她，仍旧与他们调侃。 女孩甲 (可怜巴巴地)小怡 —

小 怡 那你就留下吧!

**女孩甲** 我 …… (她都快要哭出来)

**臭流氓** (安慰)那你就留下吧，你看都这么晚了，你一个女孩 大晚上走很不安全的，就算没事，你想想到了家，你 父母不要骂你这么晚才回来?

**女孩甲** 我住学校的。

**臭流氓** 那也不成呀，住学校，学校早关校门了，你怎么回去， 爬进去?万一给个处分什么的多划不来呀，是吧? (女孩甲已没了主意)喜欢音乐嘛?(她点了点头), 那到调音室看那些磁带好嘛?

〔臭流氓带女孩甲上调音室，女孩甲仍有不安全感。

**女孩甲** (回头)小怡— 小 怡 去吧，有我呢!

〔女孩甲犹犹豫豫地跟着臭流氓上了调音室。不一 会儿，传来一首优美的舞曲。

讨 厌 你叫小怡?那个怡?是阿姨的姨，还是遗臭万年的 遗 ?

小 怡 随你的便。 讨 厌 跳舞成吧?

小 怡 你奶奶豁出老命陪你跳舞。 〔两人开始跳舞。

小 怡 你节奏感怎么这么差?

讨 厌 没办法，遗传的。所以，我只会跳二步，也就是贴面 舞。碰上任何曲子，不管是三步，四步，我都跳成二 步，这叫以二步应万步。

小 怡 你真狡猾。 讨 厌 谢谢。

〔两人继续跳舞。

〔调音室里，女孩甲很拘谨地站着。 臭流氓 随便坐呀。

女孩甲 不不。我还是站着的好。

臭流氓 别紧张，我又不是什么坏人。

女孩甲 你脸上又没写着。 臭流氓 这还不容易。

〔他抄起一支笔，在纸上写着“我不是坏人”几个字贴 在脑门上，女孩甲笑了起来，气氛缓和了很多。

臭流氓 这样总行了吧? 女孩甲 你真逗。

臭流氓 你是哪所大学的? 女孩甲 师范学院的。

臭流氓 嗬，孩子王呀。以后我的孩子给你做学生好不好，当 然第一课就是让我的儿子叫你妈?

女孩甲 (窘得很)别开这种玩笑行吗?再这样不理你了。

臭流氓 行行，你叫什么?以后你总不忍心让我叫你外婆吧?

女孩甲 (笑着)我叫朱安惠。你呢? 臭流氓 臭流氓呀。

女孩甲 别逗了，你骗我。

臭流氓 真的，我爸叫臭豆腐，爷爷叫臭老九，我堂兄叫臭哄 哄，大伯叫臭脚丫……

小 惠 人家跟你说正经的，你到底叫什么?

臭流氓 我叫柳泯，杨柳的柳，三点水一个人民的民，泯。可 他妈的咱们国家文盲太多，都叫我柳氓。这柳氓柳 氓不就成了臭流氓了。

〔两人笑成一团，不由得两人坐得很近了。小惠发现

后，不由地警惕地拉开俩人的距离。停顿。 臭流氓 (没话找话)你喜欢音乐吗?

小 惠 你问过我两次了。

臭流氓 真的? 小 惠 嗯 。

臭流氓 那么,那么再谈些别的什么。谈人生?谈理想? 小 惠 为什么?

臭流氓 三部曲呀，先谈人生再谈理想，最后直奔主题。 小 惠 什么主题呀?

臭流氓 就那个主题。 小 惠 哪个?

臭流氓 就那个。(边说边靠近小惠)我说，你干嘛要做老师 呢?混张文凭。

小 惠 不知道，也许因为我是个孤儿吧。

**臭流氓** 你是个孤儿?(他停止了向小惠的靠近)那你是怎么 长起来的?

小 惠 你真逗，长只有靠自己才能长呀。不过，我是被我的

小学老师带大的。 **臭流氓** 那你的那老师呢?

小 惠 死了。我进大学后的一个月，她为了来看我，被一个

喝了酒的司机轧死了。

**臭流氓** 对不起。 小 惠 没什么。

〔两人顿时沉默不语。

〔舞曲依旧悠扬地奏着。

〔讨厌和小怡两人搂跳着。越靠越近，讨厌情不自禁 地吻了小怡一下。小怡抬手给了他一巴掌。

小怡 混蛋，谁都想占我的便宜?

讨 厌 对不起，我以为你是个女人呢。(讨厌转身就走) 小 怡 (歇斯底理)哈，你真没种。来呀，占便宜呀!

〔小怡冲上去把讨厌扳过来，歇斯底理地亲他。 〔小惠和臭流氓被他们的吵闹声给引了出来。

〔讨厌厌恶地把小怡推开，小怡摔在地上，兀自大笑。 讨 厌 神经病，我从没见过这样的神经病，我告诉你……

小 惠 讨厌，求求你别说他了。 讨 厌 给我滚 … …

小 惠 (下去扶起小怡)别怪她，她心情不好。

讨 厌 我心情也不好呢。(臭流氓上去劝住讨厌)

小 惠 (挤到讨厌面前)你别怪她，她男朋友刚和她分手。 讨 厌 为个男人至于嘛，没出息。

小 惠 可她已经有 ……

小 怡 小惠，你给我住嘴。

小 惠 对不起讨厌，我们这就走。

〔讨厌和臭流氓都明白小怡是怎么回事了。 〔小惠扶着小怡朝出口走去。

讨 厌 等一等。(小怡小惠不解地转过头)外边下着大雨， 都这么晚了，外面早就没车了，要不这样，你们先楼 下住一晚，等明早有车了再走。……别害怕，我和臭 流氓睡调音室，半夜决不出屋一步。(见她们没有反 应，踹了臭流氓一脚，示意他帮腔)

臭流氓 对对，别忘报上是怎么说的，小惠别走了。(他过去

帮小惠一起扶着小怡坐下。) 〔讨厌走上前去。

讨 厌 对不起小怡，噢，不对，是奶奶。

〔讨厌向臭流氓示意上调音室睡觉去。讨厌和臭流 氓走向调音室，讨厌忽然想起了什么。

讨 厌 噢，对了，我有个哥们是医生，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 帮 忙 。

小 怡 谢谢你，讨厌。

〔讨厌冲她笑笑，和臭流氓上楼。

小 怡 我说，我们四个人一起听新年的钟声好不好? 讨 厌 好呀。

〔于是四人坐在了一块。

臭流氓 咱们聊点什么。小惠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讨 厌 对，好主意。

小 惠 不行，不行，我不会。

臭流氓 唉，你将来不是孩子王嘛，不会讲故事怎么行。这样

吧，你就把我们当成你的学生。来来，我们三个坐成 一 排 。

〔他们三人像小学生一样把手背在身后。 讨 厌

小 怡 朱老师，我们要听故事。

**臭流氓**

小 惠 嘻，嘻。好吧，那么小朋友们要听什么故事? 讨 厌 我要听黄色故事。

小 怡 别捣乱。

**臭流氓** 朱老师罚他面壁。 小 怡 对，罚他。

讨 厌 老师，我认错，别罚我。

小 惠 嗯，知错就改还是好孩子。好，那我就讲个女娲的故 事。从前呀，有个女娲娘娘，她一个人生活得很寂

寞，于是，她想了一个办法，她就用黄泥巴做了很多 小泥人，这些泥人刚做完它们就活了，于是，这些泥 人便成了我们的祖先。后来，女娲娘娘捏泥人捏累 了，便用树枝抽打泥浆，那些被溅起来的泥点一落在 地上，也变成了人，他们也是我们的祖先，不过，凡是 经过女娲亲手捏出来的泥巴人以及这些泥巴人的后 代，都是富贵之人，溅起来的泥巴人及他们的后代， 则都是贫苦百姓。

**臭流氓** 那么我们是捏出来的泥巴人呢，还是溅起来的泥巴 人呢?

小 惠 我也不知道。

讨 厌 我一定要画个女娲。 小 惠 你会画画?

讨 厌 我好赖也是美院的大学生呀，你们以为我是流氓加 无赖——呀，可恶，可恶。

小 惠 真的，假的? 小 怡 听 他 瞎 扯 。

讨 厌 不信，你们问臭流氓。 小 怡 真 的 ?

讨 厌 是不是臭流氓?

臭流氓 真的倒是真的，不过他是美院画得最差的一个。

讨 厌 你就败坏我的名声吧，以后我出了名可别来求我给

你挥毫啊!

小 怡 那你在这干嘛?

讨 厌 玩呗。我掐指算出我奶奶要来。是啊。我姓陶，陶

铸的陶，陶渊明的陶，我老爹给我起了个单名炎。 臭流氓 盲肠炎的炎，脑膜炎的炎。

讨 厌 去去去，陶炎，多灿烂的名字!

小 惠 炎。咽炎演厌……讨厌!(众笑) 小 惠 那你呢，臭流氓。

臭流氓 我可不是什么大学生，这个舞厅是我舅舅负责的，我 呢，啥也不会，舅舅就把我安排在这工作了。挺轻 松，工资也还凑合。所以我是个名副其实的臭流氓。

小 惠 别这么说，我觉得你们人挺好的。今天，我过得很开 心，真的。明年元旦，我们再聚一块好吗?

**臭流氓** 好主意。 讨 厌 我同意。 小 怡 不反对。

臭流氓 太好了，为了庆祝第一次聚会，我吹首萨克斯曲给大

家助兴，好吗? 讨 厌 你会吹嘛?

〔臭流氓到乐池打开一个箱子拿出一支萨克斯管来。 **臭流氓** 各位注意听。

〔可他吹了半天也不见一个响动，他急了鼓足劲一 吹，一个怪声破管而出，众人嘘声一片。

〔新年钟声响起。

众 人 (雀跃，互相祝贺)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快乐! 〔在欢笑声中，灯光渐暗。

**第** **二** **场**

时 间 一九八八年元旦的前一天。

地 点 同前。唯一不同的是舞厅改装成桌球室了。

〔萨克斯曲，依旧是那么的忧伤，渐渐取代了它的是 一首八六年流行歌曲。节奏很欢快，音乐渐渐引弱。 〔忽然一束追光照到台中央，我们看见讨厌坐在那。 光源处传来小怡和小惠声音。

小 怡 被告姓名。

讨 厌 姓真，名讨厌。芳龄二八。

小 惠 被告严肃点。 讨 厌 是，是。

小 怡 现在开始审判。被告你老实坦白第一次画人体模特

时，可否动过邪念? 〔小惠已经笑得不行。

讨 厌 刚刚开始有点冲动，可后来我就溶入色彩之中去了。

小 怡 大胆!(自己也憋不住笑了出来)

〔突然讨厌摔在了地上。

小 怡 (忍住笑把话讲完)被告装疯卖傻，藐视法庭罪加 一 等。

〔讨厌痛苦地在地上摸索着。不像是装出来的。

讨 厌 我看不见东西了，小怡，我真的看不见了。

〔小怡她们也听出，讨厌不是装的了，两人飞快地从 灯光室跑了出来。

小 怡 (扶起讨厌)讨厌怎么啦? 小 惠 讨厌，快说话呀。

〔讨厌坐了一会，很快就复明了。

讨 厌 (故作轻松地)哈哈，上当了，我一年多没被美人扶过

了，想得慌呀。 小 惠 吓死我了。

小怡(踹了讨厌 一 脚),不识好歹。

〔舞台灯光渐亮。小怡走到 一张桌台前无聊地打着 球 。

小 惠 讨厌，臭流氓怎么还没来呀。

讨 厌 不是跟你说过了嘛，他到温州作一笔生意，今天会赶 回来的。

小 惠 听说臭流氓这几年钱可赚得不少，你知道他到底作 什么生意?

讨 厌 我也不知道，每次问他他总支支吾吾的。不过话说 回来，这一年多来多亏了他帮我。你是知道的，自从 一年前美院毕业后，我一直没固定工作，每月都靠臭 流氓的接济，才使我能有精力作画。命中注定我有 贵人相助呀。喂，对了，你那个贵人呢。

小 惠 说来也怪，直到现在我还没见过他呢。虽然，经常和 他通信。

讨 厌 他每月都给你寄生活费? 小 惠 嗯 。

讨 厌 他是你什么人?

小 惠 他是曾经领养过我的那个老师的远房侄儿。 讨 厌 干嘛，不去看看他。

小 惠 他有空我没空，我有空，他没空，总碰不到一块。 讨 厌 有他的照片吗?

小 惠 有。(掏出照片给讨厌看) 讨 厌 挺棒的小伙嘛!

小 怡 讨厌，臭流氓到底来不来，我肚子都饿死了。 讨 厌 要不，咱们先吃吧。走，小惠陪我端火锅去。

〔两人下场。

〔小怡独自打着桌球。一个人悄悄地上，他右手缠着

绷带，很明显他是臭流氓。他走到她的身后。 **臭流氓** 擦红球左面1/3处。

〔小怡依言射球，果然进了。

小 怡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转身发现浑身是绷带的臭流

氓)怎么回事?

**臭流氓** 回来时跌了一跤。

**小** **怡** 别骗我了，挨打了?(臭流氓默认了)为什么? **臭流氓** 唉，臭流氓碰见老流氓了。小惠他们呢?

小 怡 弄菜呢。那丫头好像爱上你冒充的那侄儿。你还要 瞒她多久?

**臭流氓** 等她毕业再说哟，她不是还有几个月就毕业了吗? 〔小惠和讨厌端菜进来了。

小 惠 出什么事了? **臭流氓** 摔了一跤。

**讨** **厌** 被谁打的?

**臭流氓** 我不是说了摔了一跤。 讨 厌 被谁打的?

**臭流氓** (有点火)我说了是摔的，不是打的。他妈的! 〔所有的人都不说话。静场。

小 怡 (为了缓和气氛)我肚子饿死了，吃饭吧。 〔四个人默默无声的吃饭。

小 怡 (缓和气氛)讨厌，最近画了些什么? 讨 厌‘女娲。

小 怡 画好了吗?

讨 厌 画好了，自己又不满意。于是，把它们全烧了。 小 怡 那多可惜呀。

讨 厌 我可不愿给自己留下败笔。 小 惠 臭流氓，你到底做什么生意?

臭流氓 (故作轻松)什么都作，大蒜呀，丝袜呀，什么能赚钱 就做什么!噢，(开玩笑地)我还作贩卖人口的生意， 你可要小心哇。哈哈。

〔可众人都笑不起来，臭流氓独自笑得有些难堪。半

天没人说话，大家又吃了起来。 讨 厌 你到底做什么生意?

**臭流氓** (故作轻松)什么赚钱做什么。 讨 厌 到底做什么?你可别胡来。

**臭流氓** (有点火)行了，你别来烦我了。 讨 厌 不行，今天我非问个明白。

**臭流氓** (火了)我做毒品、贩卖黄金、拐卖人口，你满意了吧。

噢，对了，我还被通缉了，我是个在逃犯满意了吧。 **讨** **厌** 你让我恶心。

臭流氓 你真清高，可你用我的钱的时候，怎么不恶心?啊?! (发现自己伤了好朋友的心)噢，对不起，我不是故意 的 。

讨 厌 那些钱我会还你的。

〔讨厌起身往外走。臭流氓上前去拦他。

**臭流氓** 对不起，别生我的气。…… 讨 厌 (打断他)我会还你的。

**臭流氓** (被激怒了)好，你现在就还我。 一分钱不能少。 讨 厌 以后我有了钱会还你的。

**臭流氓** 去他妈的以后，我现在就要你还，还啊，还啊，你这个 自命清高的蹩脚画匠。

讨 厌 (伤了他的心)你这个混蛋。

〔讨厌给了臭流氓一拳。臭流氓不甘示弱冲上去和 讨厌扭打在一块。

〔小怡小惠吓坏。两人上前劝架。 小 惠 求求你们别打了。

〔讨厌和臭流氓相互一推，臭流氓摔在了桌球台上， 〔讨厌则撞翻了满桌的饭菜。

小 怡 你们这是干什么,啊，逞能，你们真能呀，居然忍心打 自己的朋友，你们算什么男人?打呀，再打呀，怎么

不打了?! 〔静场。

〔突然，臭流氓大笑起来，讨厌也笑了起来，但这笑中 丝毫品不出一丝笑意来。

臭流氓 讨厌，我这就告诉你们，我是做什么的。 讨 厌 你不想说就别说了。

臭流氓 不，我要告诉你们。(停顿)其实，我哪会做什么生意

呀，讨厌，你知道我从小就没什么数学头脑，怎么会 作生意呢。前些年，舅舅开了个桌球室，我经常去 玩，久而久之，打球也打出一些小名气来。有几个老

板见我打得不错，就雇我做他们的“枪手”。 **小** **惠** 什么叫枪手?

臭流氓 就是替他们赌博。那些老板们经常找些人来打桌球 赌钱，我就是他们的赌具。他们雇我每月都会给我 固定“工资”,赢一场还会得到额外的“奖金”。他们 的赌注都很大，每次都万把块钱，所以我的“奖金”也 不少。这两年自己有了点积蓄，不愿作赌具了，想自 己单独干一把，前些天，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温州老 板，于是，带了钱去和他们赌。哼，那几局我打得不 错，把他们赢了个稀里花拉。可在付钱的时候，冲进 了一帮人，不仅抢了我的钱，还把我打成这个样子。 事后才知道，这都是那个温州老板安排好了的，唉，

有什么办法呢，在别人的地盘上，只能认倒霉吧。 小 惠 为什么不去告他们。

**臭流氓** 告了又有什么用呢，这是赌博，公安局才不管呢，谁

让他去赌，抢了认活该吧。 **小** **惠** 以后别干了。

臭流氓 想干也不行了，哪，他们把我的右手拇指给扭断了， 医生说就算医好了也再不能握球棒了。以后我再也 没有生财的本事了。哼，你们的臭流氓变成了一个 穷光蛋了。

**讨** **厌** 你干嘛不早告诉我。

**臭流氓** 让你为我担心干嘛，何况这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讨** **厌** (走上前)对不起。

**臭流氓** 行了，不提他了。嘿，大家这么严肃干什么,开心一

点，咱们这是过年呀，让霉运都停在去年吧。

小 怡 就是，开心点。来，讨厌，咱们收拾一下东西。

〔众人收拾满地的饭菜。

小 怡 走，讨厌帮我洗碗。(小惠也要去)小惠，你就别来 了，陪陪可怜的臭流氓吧。

〔小怡和讨厌下场。台上就剩下小惠和臭流氓两人。

两人默默无语。 小 惠 还痛吗?

臭流氓 痛，不过亲一下就不痛了。 小 惠 去你的。

〔两人又不作声了。

**臭流氓** 小惠。 小 惠 嗯 ?

臭流氓 算了，算了。

小 惠 什么事，你说呀。 **臭流氓** 我想，我想……

小 惠 想什么?

**臭流氓** 想亲你一下。

〔小惠先是很窘。犹豫了一下，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臭流氓深情地吻她。

**臭流氓** 小惠。 **小** **惠** 嗯 ?

**臭流氓** 毕业嫁给我吗?

〔小惠先是一愣，缓缓地摇摇头。 **臭流氓** 为什么?

〔小惠仍然摇头。 **臭流氓** 有男朋友啦?

〔小惠先摇头，然后又点了点头。

**臭流氓** (自嘲)是呀，我这种人也不配做你老公的。臭流氓

一个。

小 惠 别这么说，其实我和他还没见过呢。 **臭流氓** 他是谁?

小 惠 我那老师的侄子。

〔臭流氓一愣，欲言又止。 臭流氓 不……不可能。

小 惠 为什么。

臭流氓 他不值得你爱，他是个梦幻，他……总之，你和他不 可能。

小 惠 可我爱他。

臭流氓 可你连他是什么人都不知道，也许他不如你想得那 么好，也许他是个坏人……

小 惠 不许你说他的坏话。 臭流氓 可 … …

小 惠 (误以为他吃醋)别生气，我也很喜欢你，可对他我却

是另一种喜欢。(停顿)对不起。 **臭流氓** 你知道嘛，他就是……

〔小怡和讨厌进来了，打断了臭流氓的话。

讨 厌 哈，你们两人说情话说得挺开心的，我和小怡做牛做

马。(发现他俩有些不对)怎么啦? **臭流氓** 没什么。

小 怡 (缓和气氛)嘿，我有个好节目，想不想听听? 小 惠 什么好节目?

小 怡 听讨厌说调音室又新买来了个挂钟，咱们把它搬下

来听钟声，好不好。 众 人 行呀。

小 怡 臭流氓咱们搬钟去，你们两人负责点蜡烛。

讨 厌 好咧。

〔讨厌和小惠点蜡烛。小惠让讨厌去把所有灯关了 〔小怡和臭流氓进了调音室。

小 怡 你和小惠怎么啦? **臭流氓** 给你说对了。

**小** **怡** 什么?

**臭流氓** 她居然爱上了我冒充的那个侄子。(停了一下)刚才

想说，可给你们搅掉了。现在又不想说了。

小 怡 我真搞不懂，你干嘛要去编个侄子出来，直接每月给

她钱，给她帮助不也行吗?搞得这么累，真是何苦 呢 。

**臭流氓** 你也知道这丫头倔得很，我怕我给她钱伤了她的自 尊，她不会要的。所以才……

〔小惠他们均已准备就绪，把灯全关了，厅里只剩下 一片烛光。

**小** **惠** 你们俩快点下来时间快到了。 **小** **怡** 就来。

〔两人拆挂钟。

**小** **怡** 你还要装那个冤大头侄子装多久? **臭流氓** 等她毕业再说吧。

小 怡 你呀!

〔楼下小惠、讨厌又在催了。 **臭流氓** 催魂呢，来了。

〔两人抱了钟下来。

〔众人七嘴八舌吵成一片。 讨 厌 快把钟调好。

臭流氓 调好了。

小 惠 快点快点。

小 怡 十……九……

众 人 八 … … 七……六……五 … … 四 … … 三 … … 二 … … 一



〔众人把蜡烛全吹灭了。黑暗一片。 众 人 零。噢，万岁。

〔可钟没响，黑暗中。 小 惠 怎么不响呀?

小怡，讨厌点上蜡烛去看看。 〔讨厌点上蜡烛。

讨 厌 他妈的，这破钟，老掉牙了。 〔外面传来爆竹声，欢呼声。

**臭流氓** 操，真扫兴。(他给了这个钟一拳)

〔结果，钟却不识时务响起来了，众人你看我我看你， 灯光渐暗。那首忧伤的萨克斯曲又缥缈地响了起 来。

**第** **三** **场**

**时** **间** 一九八九年元旦的前一天。

**地** **点** 同前，只不过已改修成卡拉OK 厅了。

〔场内一片漆黑，萨克斯管曲渐渐减弱，传来当时的 流行歌曲，《只要你过得比我好》的伴奏带的伴奏乐。 灯光渐亮。小惠和臭流氓在唱卡拉OK。

讨 厌 小惠，小怡是怎么说的? 小 惠 她说她一会儿就来。

〔三人默默无语地傻坐着，厅内单调地回荡着那首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的伴奏乐。半晌，讨厌才开腔。 讨 厌 是真的?

〔小惠点点头。众人又无话可说了。依旧回荡着那 首伴奏曲。

讨 厌 臭流氓，别唱了，挺烦人的。

**臭流氓** (起身把伴奏曲给关了，见众人依旧无语)那么我再 吹一曲?

〔讨厌作出厌烦的表情。

讨 厌 饶了我吧!我还想多活几年。

臭流氓 难道这么美妙的曲子会使你们减阳寿呀?真没艺术 细胞，庸俗。

〔这时，小怡抱了一堆礼物走了进来。

小 怡 对不起，迟到了，抱歉抱歉。不过你们看我给你们每 人买了件礼物。(掏礼物)小惠，这是给你的，那是给 你的，臭流氓，接着呀。(她又掏出一盒漂亮的蜡笔) 给你的，讨厌。

讨 厌 你把我当小孩呀，好赖我都快三张的人了。 小 怡 可我是你奶奶呀。

〔众人都笑了起来。

小 怡 我还有好东西呢!瞧—— 臭流氓 嗬，大香槟。

讨 厌 你简直是圣诞老奶奶。

〔众人开香槟，高呼万岁斟酒干杯。

小 怡 听说你混得不错呀，讨厌。噢，对了我昨天还看了报 纸上写你的文章。简直把你写成了一个有志青年， 哈、哈、就你这样还有志青年呢，我肚子都笑痛了，哈 哈，笑死我了。

讨 厌 你也知道那帮记者都是骗吃骗喝骗读者的，别信。 小 怡 你什么时候改画国画了?

讨 厌 油画画不好就改呗，再说画女娲，油画总不是味。

〔众人又没话说了。各自喝酒。 讨 厌 (对小怡)是真的?

小 怡 (一愣，故作轻松)是啦。 讨 厌 几号的飞机?

小 怡 后 天 的 。

讨 厌 就这么飞啦?

小 怡 对，后天我就“嗖”得飞了，那儿可正是夏天呢。噢， 想到天天都只能吃面包我就头痛，喂，到时寄点米

呀，臭豆腐什么的过来。

讨 厌 ( 笑了)没听说往澳大利亚寄大米的，你呀，戏太过 了 。

**臭** **流** **氓** 唉，明年的元旦咱们就凑不到一块了。

〔众人又默默无语。

讨 厌 这叫作美籍华人取华籍美人呀。

小 怡 别糟踏我了。 讨 厌 这 叫 … …

〔突然他又看不见了。 小 怡 怎 么 啦 ?

讨 厌 我看不见了。

小 怡 (欲上前扶又停住了)哈，又想骗我上当，没门，看不 见活该。

**臭流氓** (赶紧扶住他)好点了吗?

讨 厌 (一会儿，他又复明)行了，没事了。

〔小怡、小惠这才明白他不是装的。 小 怡 你干嘛骗我们，你——活该。

〔小怡虽然嘴上说活该，但还是上前帮他轻揉太阳 穴 。

**臭** **流** **氓** 你也不是一次两次了，该到医院去彻底检查一 下。 讨 厌 没事，是贫血，吃好睡好没事了。

小 怡 你呀，逞什么强。

讨 厌 (笑了笑，对臭流氓)让我单独和小怡呆一会行吗?

**臭** **流** **氓** 我也想和小惠单独呆 一会，真巧。(对小惠)对音乐 有兴趣嘛?

小 惠(装成第 一次相处的样子)噢。 臭流氓 那么走啊。

〔小惠和臭流氓上了调音室。厅内只剩下讨厌和小 怡。两人沉默了一会儿。

讨 厌 不回来了?

小 怡 再也不回这个穷地方了! 讨 厌 那么我们再也见不着了。

小怡 总有机会再见的，我会回国来看你们的。

讨 厌 不会有机会了。(停顿)你那个丈夫会说汉语嘛?

小 怡 不会，只会说广东话。普通话讲得比英语还难懂。

他小时候在香港长大的，也是移民。

讨 厌 他长得怎么样。(小怡作了个鬼脸)明白了，看来很 英 俊 。

小怡你饶了我吧!我觉得嫁给他比上老山前线更需要勇 气。

讨 厌 那你们平时怎么交流呢? 小 怡 用英语呀。

讨 厌 真有趣呀，两个女娲的后代居然用英语交流。不爱 他?

小 怡 我和他在一起时，经常戴墨镜。这样和他谈话时，我 可以闭上眼睛把他想像成一个美男子。

讨 厌 (笑了笑)你这又何苦呢? 小 怡 为了离开这穷地方。

讨 厌 你就这么恨这块地方，难道这地方没有一点值得留 恋的吗?

小 怡 我不恨它，我爱它，可它太穷了。再加上我是个不安 份的人，这里不适合我。(停顿)你没想过出去?

讨 厌 没有。

小 怡 为什么?

讨 厌 也许我有爱国主义精神吧。(笑笑)其实，我是不想 放弃我的专业，再说外国人是不懂女娲的，我出去又 · 能干什么?

小 怡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告诉你一个故事，我外公是法 国留学生，是学医的，博士生，拿手术刀的，可是他是 靠做裁缝活养大我妈妈的。

讨 厌 我相信我的选择。 〔两人不语。

〔另一演区——调音室里，小惠和臭流氓。

**臭流氓** 想通了没有? 小 惠 没 有 。

臭流氓 一年了还没想通? 小 惠 我忘不了他。

臭流氓 可他就是我，我就是他，他是我编出来的。

小 惠 可我总觉得他是存在的。他永远不是你，我永远没 法把你们俩合成一个人。

**臭流氓** 你把我搞糊涂了，他是我搞出来的人呀。你……不 能再试试?

小 惠 一年前，当你和小怡告诉我时，我就试着把你们合成 一个人，我试了一年了，不行。

臭流氓 那再试试。 小 惠 不行了。

臭流氓 那我等你想通了再 …… 小 惠 不……别等了，没用的。 臭流氓 (坚决的)我要等你。

小 惠 别 — —

**臭流氓** 我要!

小 惠 我要结婚了!

〔臭流氓愣住了，转过身去，踢了一脚墙，骂了一声 “操”。

小 惠 对不起!

〔臭流氓按响了调音台的按扭， 一首快乐的舞曲响了 起来。

〔另一演区，小怡和讨厌。 小 怡 送我一幅画吧，留个纪念! 讨 厌 行。画什么?

小 怡 就画女娲吧! 讨 厌 行 。

小 怡 什么时候给我? 讨 厌 你带不走它! 小 怡 怎么?

讨 厌 我要画一幅大的女娲给你。

小 怡 那倒不用，小一点的“女娲”也行。

讨 厌 不，女娲你是带不走的，只有中国才有。

小 怡 好，那我一定会回来看你的“女娲”的，你可一定要

画，别骗我。(伸出小手指要拉勾) 讨 厌 一定。

〔两人像孩子似地拉勾，两人都开心的笑笑。开始喝 酒。

讨 厌 知道嘛，我很喜欢你，别忘了我。 小 怡 也别忘了我。还有小心身体。

讨 厌 谢谢。

小 怡 跳个舞吧。不过，我只会跳两步。 讨 厌 我不敢。

小 怡 为什么?

讨 厌 怕再挨耳光。

小怡你倒挺会记仇。来吧。

〔她把讨厌拉了起来，两人开始跳舞。 小 怡 今后有什么打算?

讨 厌 我呀，要讨个外国老婆，不能光让我们女同胞们受 苦、冒险呀!

小 怡 你倒挺有骑士风度。

〔两人跳了起来，越靠越近，接起吻来。与此同时调 音室，小惠和臭流氓。

**臭流氓** 他是谁?

小 惠 同事，我们学校的一个体育老师。

**臭流氓** 体育老师?你怎么嫁一个体育老师? 小 惠 我总觉得他像照片上的那个人……

**臭流氓** 太妙了! 小 惠 ……

臭流氓 (以下这段话臭流氓装得很高兴的样子，但越说越不 自信越无力)恭喜呀，可别忘了请我吃酒席呀，到时 我来做男候相怎么样?怎么嫌我老了一点?没事， 别人问几岁我就说我才十八，只不过少年老成罢了， 哈……(笑到后来自己也笑不起来了，停顿)我嫉妒 那人!

小 惠 (走上前)对不起。

〔小惠踮起脚吻了他一下，臭流氓紧紧地抱住小惠。

〔楼下的讨厌、小怡停下舞步。 讨 厌 来吧，钟声快响了。

〔小惠和臭流氓相视一笑，下楼来了。

〔众人七手八脚摆好坐住，添好香槟，打开电视，听钟 声。新年的钟声敲声了，众人黯然干杯饮酒。

讨 厌 明年可就剩下咱们三个了。

小 惠 明年我不想来了，我要结婚了。

〔静场。小怡站了起来。 小 怡 那么为最后一次干杯。 众 人 干杯。为最后一次，干。

〔小惠、小怡忍不住抽泣起来，臭流氓低垂着头。

〔讨厌打开卡拉OK,深情地唱起《只要你过得比我 好 》 。

〔臭流氓被感染，跟着唱起来 ……

〔小怡、小惠被感染，也加入一起高唱。 〔歌声如泣如诉，互相祝愿，互相激励：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过得比我好，

什么事都难不倒，

所有快乐在你身边围绕。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过得比我好，

什么事都难不倒，

一直到老 ……

〔歌声中，灯光渐暗。

**第** **四** **场**

**时** **间** 一九九一年元旦的前一天。

**地** **点** 同前，只不过此处贴了很多封条。 一堵墙被 一块布 蒙着。

〔依旧是那首忧伤的萨克斯曲。灯光渐亮，臭流氓在 那吹萨克斯管。显然技术比二年前提高了不少。 一 曲吹终，有人鼓掌，臭流氓回头一看是小惠，她已经 怀孕了。

**臭流氓** 什么时候来的?

小 惠 有一会了，技术有提高嘛。 **臭流氓** 谢谢。坐呀。

〔小惠坐下。 **臭流氓** 几个月了?

小 惠 五个月了。

臭流氓 手续办好了? 小 惠 办好了。

**臭流氓** 我真搞不懂现代女人干嘛要离婚。是有外遇了?

小 惠 不是。也许是感情不合吧，其实我好不明白干嘛要 离婚。

**臭流氓** 你呀，你呀，有时真弄不明白你做了些什么?

**小** **惠** 弄不明白就不弄呗。

**臭流氓** 你呀，将来怎么办，想过没有，难道就让孩子没有父 亲?

小 惠 没就没呗，我不是一个人这么长起来的?

**臭流氓** 你呀，简直是头倔驴。那么以后我做孩子的教父? 小 惠 你又不信教。

**臭流氓** 那么我明天就去参加教会。

小 惠 你呀，还没变样。怎么样，这二年过得还好吗?结婚

了? **臭流氓** 结了。

小 惠 嫂子怎样，什么时候带来看看。

**臭流氓** 别，她呀属“三星”牌老婆的范畴。 **小** **惠** 什么?

**臭流氓** 看着恶心，对我关心，出门在外放心。 **小** **惠** 你呀真没良心。

**臭流氓** 你呢?

小 惠 (笑笑，停顿)这几天我在想如果当初我嫁给你会怎 么样呢?

**臭流氓** 是呀，怎么样呢? 小 惠 我不知道。

**臭流氓** 我也不知道。

小 惠 也许没有如果。 臭流氓 也许。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

小 惠 这儿怎么回事?到处是封条。

臭流氓 舅舅经济上出了点问题，被抓起来了，所以卡拉OK 厅也被查封了。

小 惠 是嘛。

臭流氓 嗯。哎，她几点钟来? 小 惠 马上就来。

臭流氓 见到她了?

小 惠 没有，通过几次电话。

臭流氓 她知道讨厌的事吗?

小 惠 不知道。我不忍心告诉她。 臭流氓 可早晚是要知道的。

小 惠 ;是呀。讨厌给她画的画画好了嘛? 臭流氓 画好了。

小 惠 在哪儿?

臭流氓 就是那堵墙。 小 惠 我想看看。

臭流氓 等她来了一起看吧。

小 惠 好吧。(停顿)画得很棒是嘛? 臭流氓 很棒。

〔有人很响地敲门，一听便知道是小怡来了。 小 怡 快开门呀，冷死我了，快点。

〔小惠去开门，小怡出现在我们面前，她胖了很多，普

通话也差了很多。她看见小惠高兴地和她拥抱。

小 怡 小惠，想死我了。电话里叫你来玩，你硬是不肯，摆

架子呀?哗，怀孕了，有Baby了，闹出人命来了。 (看见臭流氓，冲上去与他拥抱)臭流氓，想我吗?你 老了很多。我变了没有?是不是胖了很多?

**臭流氓** 我不敢告诉你实话。

小 怡 (笑了起来)其实我也知道自己胖得不行了，那肚子 上这圈肉就象套了个救生圈。

〔众人坐下。

小 惠 怎么这么晚才来?

小 怡 去澡堂洗了个澡。

小 惠 宾馆不是有卫生间吗?

小 怡 有二年没泡澡堂了，重温故梦嘛。 小 惠 你呀，天生的劳碌命。

小 怡 我现在可是洋人，这次洗澡可真叫作正宗的“涮羊 肉 ” 了 。

**臭流氓** 过得怎么样?

**小** **怡** 你看看我身上的膘就知道怎么样了。像我这样的都 能混出来，我劝你们能出去就出去，别老窝在这个穷

地方，人都会变得更“fool”。 小 惠 你现在是满嘴的英语嘛。

小 怡 别骂我了。喂，讨厌呢，死到哪里去了?(见两人不 说话，误解了)一定是躲在哪个角落里了，喂，讨厌快 给我死出来，再不出来你奶奶可要揪你耳朵了。(见 没反应)讨厌呢?

**臭流氓** 他死了。

小 怡 怎么死的。

**臭流氓** 自杀的。他脑子里长了块肿瘤，压迫视网神经，双目 失明了。你知道失明对一个画家意味什么,在他失 明后的一个月，他自杀了。他死得很从容，给你、给 我、给小惠每人留一封信，字写得很端正，真不容易， 他是花了很长时间才写完的。他是吸了煤气死的， 据说这样死者的气色很好。

〔小怡愣了半天，想掩饰自己的情绪，从包里掏出 一 包烟来，她的心乱极了，以致于抖烟的时候把所有的

烟都抖了出来，她匆匆捡起一支，点上，可手抖得厉 害，怎么也打不着火，臭流氓掏出打火机给她点上。 她猛吸几口，想稳定一下自己的情绪。

小怡(笑骂)讨厌这混蛋真不像话，不等我回来就去死，真

不够朋友，他还欠我一幅画。(突然哭了起来) **臭流氓** 别难过了。

小 怡 其实他早就知道再也见不到我了，上次他说过再也 没机会见面了，当时我不明白，现在才知道，在国外 我拼命地挣钱、挣钱、挣钱，就是想回来给他办个画 展。他干嘛不早告诉我。(抽泣)

**臭流氓** 告诉你又有什么用呢?难道你会留下?

**小** **怡** (一愣)不知道，如果他说，也许我会的。

**臭流氓** 可我们一生就是如果构成的，命里注定没有如果的! 〔众人都不响了。

**臭流氓** 他给你画的女娲像已经画好了。

**小** **怡** 在哪儿?

**臭流氓** 就是那堵墙上。

**小** **怡** 快把布拿下来，我要看看。

**臭流氓** 等敲了钟声再看吧，有点仪式感。这是他最后的作 品，可以说是凝结了他一生的心血。

小 怡 是不是画得很棒很棒? **臭流氓** 很棒。

小 怡 我有点等不及了。

**臭流氓** 可你已经等了两年了，再等一会儿吧。(停顿)噢，对 了，这是他给你的信。

小 怡 (接过信)让我一个人呆一会儿，好吗? 臭流氓 行 。

〔小惠和臭流氓进了调音室。厅里只剩下小怡一个 人。一束追光打在讨厌经常坐的位置上，小怡看着 这束光，仿佛又看见了讨厌，传来讨厌的画外音。

**画外音** 小怡，真对不起我要先走一步了，真希望能再看看 你，哪怕再挨一记耳光也好。嘻，嘻，小时候听奶奶 说人死后要去捡回他一生的脚印，我想我的脚印中 留下在这个舞厅的，是我最值得留恋的，有时想，以 后你捡脚印可要比我辛苦的多，要从澳大利亚捡到 中国，对不起，我不是咒你死。噢，对了，给你画的女 娲像已经画好了，我很满意，希望你能欢喜它。说实 在的，当听到医生说我只能活半年的时候，我急坏 了，怕来不及完成给你的这幅画。我拼命地画呀，画 呀，真累啊……小怡，别把我看成个懦夫好吗?你是 知道的，我多爱这个世界啊!只是与其拖着等死，还 不如坦然地给自己打上一个句号。况且，我的女娲 已经完成了，我再也没有什么可画的了，该是我休息 的时候了……最后我只想轻轻地问一声，跳个舞好 吗?

〔调音室又传来那首优美的舞曲。

小怡成啦，你奶奶豁出老命来陪你跳舞。

〔讨厌的那束光离开了座位，照着小怡的那束光也离 开了座位，两束光和着节奏起舞，小怡看着这两束光 不由地痴了。

〔调音室里，小惠和臭流氓。 小 惠 臭流氓。

**臭流氓** 嗯 。

小 惠 以后多来看看我。

〔臭流氓缓缓地摇摇头。 **小** **惠** 怎么?

**臭流氓** 不，我也要走了。 小 惠 去哪儿?

**臭流氓** 南方，深圳，珠海，海南岛…… 小 惠 你去了干什么呢?

**臭流氓** 干什么都行，这年头机会有的是。 小 惠 不回来了?

**臭流氓** 不，一定会回的。 **小** **惠** 那么祝你好运。 **臭流氓** 也祝你。

〔外面新年钟声敲响了。 小 惠 新年愉快。

**臭流氓** 新年愉快。起吧，去看那幅画吧。(小惠点了点头)

〔两人下了调音室，见小怡一人呆呆地坐在那儿。 **臭流氓** (走上前去，轻轻地)走吧，去看那幅女娲像去。

小 怡(如同在梦中被唤醒)嗯?噢，好吧。

〔众人来到那堵墙前，臭流氓拉下了幕布，出人意料 的是这堵墙上的画画的实在太糟，以至于使人看不 懂画的是什么。

小 怡 这是怎么回事?

**臭流氓** 他画这幅画的时候，眼睛经常失明，所以他只能凭着 心中的印象去作画，所以画成了这个样子。

〔众人默默无语，半晌小怡似乎悟出了什么,后退了 几步，眯着眼看这幅画。空中响起讨厌的歌声《只要 你过得比我好》。

小 怡 这是我看到的最好的女娲像。

**小** **惠** **我也是。** **臭流氓** **最好的!**

〔灯光渐暗，漆黑中兀自响着那首歌曲，不一会儿外 面的爆竹声，欢呼声响面了一片。

——新的一年又来了。

——**全** **剧** **终**

**阮** **玲** **玉** **(多场次悲剧)**



刘锦云

刘锦云，男，54岁，河北省雄县人。一级编剧，现任北京 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主要戏剧作品有：《女人行》(与人合 作)、《狗儿爷涅槃》、《背碑人》,《乡村轶事》等。

**献给**

同喜同悲 同台同路人

她生过天花，倘若因此而落下一张麻脸，也许她能 安度一生而尽享天年，却没有。

**—** **—** **作者**

故事发生在二、三十年代中国最大的城市中。 剧中人物

阮玲玉 阮 母 张四达 张 母 唐文山 杨若云 阎素梅 蒲 团 马大哥 张 梦 露 骆 慧 珠 孙 嫂

黄一坤 穆大师(天培)红孩儿(小玉)

1

〔空荡荡一穹窿，不知顶有多高，不知边有多阔。从 天窗射下一束淡黄色的日光，或明或暗地照亮贴在 高壁上的曾名噪一时的影片海报：《火烧红莲寺》、 《渔光曲》、《人生》、《新女性》、《再会吧，上海》 ……至 此，人们可悟出这是一个因年代久远而被人忘却并 有待拆尽的影史上的遗留物。正是。此为旧时摄影 棚。

〔光启。声启，噪杂的人声里突出卖报声：“看报，看 报，电影名星服毒自尽!”“……电影名星阮玲玉桃色 新闻!”渐至形成一个声音：“阮玲玉，阮玲玉，阮玲玉 ……"声音由隐入显，入隐。

〔灯光照亮坐在轮椅上的披着铁灰色斗篷沉思着的 穆大师(天培)和全身皆红的红孩儿(小玉)。

**红孩儿** 你是大师吗?

**穆大师** 大家都那么叫我。就像人家都那么叫你——红孩

儿 !

**红孩儿** 那是因为我穿一身红。我喜欢穿一身红。你呢，为 什么 ……

**穆大师** 那是因为我岁数大。我不喜欢岁数大，也大了。

**红孩儿** 她死了吗? **穆大师** 死了。

红孩儿你——

**穆大师** 我多活了几十年。

红孩儿 (看四周)好高好大的房子!这是她的家吗?

穆大师 对，这是她的家，她的世界。她在这里哭过，笑过，爱 过，恨过，生过，死过……

**红孩儿** (在地上发现了什么)哈，这就是她的脚印吗?这么 美的脚印，该是多么美的人!

**穆大师** 那是她的脚印，正是她的脚印!那时候，她总是每天 第一个进入这座大棚。有一天，刚刚做好的水门汀 地面，还没有干透，她一脚踏过，就留下了这个脚印。 那天，她穿的是深灰底酱紫花的绣鞋。就要拆了，连 这个脚印也没有了。太老了，这个棚。

**红孩儿** 大师爷爷，讲讲她，讲讲她吧!因为 ……

**穆大师** 因为我也太老了，是不是?怕我死了以后，再没人讲 了，是不是?

**红孩儿** (理所当然地)对呀!

**穆大师** 为了你真诚的回答，讲。推着我，走回到那个年代去



**红孩儿** 我也去?

**穆大师** 当然，你是她的女儿呀!

**红孩儿** (仰望高高的穹窿，俯看那个美丽的脚印，深情呼唤) 妈妈，妈妈……

2

〔重叠着一个遥远的声音：妈妈，妈妈……

〔张府。府中的女佣阮母；玲玉，初中二年级的学生。 母女二人清白自守的小屋。

〔玲玉着一件洁白旗袍，时在妙龄，黑发及耳，面若春 花，喊着“妈妈”跑进屋来，扑在阮母怀中。阮母鬓间 已见银丝。

阮玲玉 妈妈，昨天晚上学校的恳亲会，你为什么不去?

阮 母 (慈爱平和地)你看看妈妈这身打扮，怎么进得了你 们那学堂的大门哟!人啥时候都不该忘了自己的身 份 。

**阮玲玉** 学校的大门，就只该让他们坐汽车的进吗?论身份，

我是崇德女校的学生，妈也是学生家长呀!

阮 母 (抚慰女儿)阿玉是好学生，妈是好学生家长，不去也 高兴。阿玉，昨天会上你唱歌了吗?

阮玲玉 唱了，唱了一首《慈母曲》。我唱着歌，想着你，眼睛 在台下使劲找，找不到你，我哭了，听我唱歌的别人 的妈妈也哭了 ……

阮 母 (噙着泪)昨天晚上妈伺候张家太太打牌，怎么能离 得开呢?可是，耳根子边上真好像听见你在唱呢，有

两次张太太喊我，都没有听见。

阮玲玉 妈，现在我就来唱给你听 — (额头抵着妈妈的下 巴，深情地唱)

额前凭添了许多皱纹， 两鬓染上层层白霜，

衰老过早降临在您身上。 只有您对儿女的一片深情， 仍如大海一样深广。

啊，母亲，

我怎样能才报答您? 啊，母亲，

你的恩情我永生难忘! 〔张母悄悄走进。

张 母 ((讥讽地)阮小姐的歌唱得好动听啊!

阮 母 (恐惶地)太太，别见怪，是我不知好歹，让她唱的，打 扰了太太。阿玉，快向太太道歉!

**阮玲玉** 张太太，对不起!

**张** **母** (打量着)几时不见，阿玉成了金枝玉叶啦!怪不得 我那不成材的儿子这些日子嘴里总阿玉阿玉的—— 阮妈，来我这里几年了?

阮 母 多亏太太收留，阮妈带小女进府八年了。

张 母 当初你死了男人，吃住没有着落，怀里的孩子瘦得像 要死的猫儿——阮小姐，对不起!这些年，主家待你 不薄吧?

**阮** **母** 阮妈到死不忘太太的恩典!

张 母 好一个不忘恩典!(作色)我问你，为什么要偷我的 钱?

阮 母 (如雷轰顶)啊……没有，没有，太太的钱，我没见着! 张 母 太太所有的钱当然你想见也见不着，我问的是放在

梳头匣边上的那二十块光洋哪去了?早晚可是你伺 候我梳头的!

**阮** **母** 求太太再想想，不要一时记错了。这些年，我可是本 本分分靠我的人工过活 ……

张 母 靠人工，一个老妈子能供女儿进洋学堂?我这才明 白——

**阮玲玉** (忍不住)张太太，说话可要讲良心!

张 母 阮大小姐，这话该对着你作贼的娘去讲!穷人要讲 良心，世界早就不这样啦!你娘要不把钱交出来，我 就告到你学堂去……

阮 母(猛然跪下)我认，我认，太太的钱是我偷的，是我偷 的 !

**张** **母** 快交出来!

阮 母 我花了，买了吃的，我嘴馋，我嘴馋……(抽打自己的 嘴巴)

**阮玲玉** (惊恐地)妈妈，不，不是你……

〔杨若云、阎素梅进来。

**杨若云** 玲玉，找到你这里可真不容易哟!(见状)这是……

**张** **母** 二位是阮小姐的同学?——快看看你们这位好同学 的 ……

阮 母 (仍跪着，掩饰地)不，不干阮小姐的事——我是张府 的佣人!

**阮玲玉** (果决地)妈妈，请起来!

**阎素梅** (疑惑地)阿玉，你说过的，伯母早去世了呀! **阮玲玉** 我对不起妈妈 …… (伏在阮母身上)

**阮** **母** **张** **母**

**阮玲玉**

**张四达**

**张** **母** **张四达**

张 母

**张四达**

**杨若云** **阎素梅** **阮玲玉** **阮** **母**

**杨若云**

**阎素梅** **阮** **母** **阎素梅**

是我教她撒谎，在学堂里那么说的。

(恶狠狠地)让你的好同学看看，母女两个都撒谎，都 是贼!

你血口喷人! 〔张四达进来。

(轻轻地)妈，那二十块光洋是我拿的。 (一惊)是你?不对!

妈，就是我嘛!昨天晚上，你在牌桌上忙得不可开 交，我急等钱用，就把那钱拿走了- 这是你包钱的 手帕。

(语塞)怎么会是你，不可能是你，就不是你……(对 阮母恶狠狠)你给我滚蛋，立刻滚蛋!我不愿意再看 见你!(对阮玲玉)还有你!充什么阔小姐 …… (对 儿子)四达，少在这个地方呆着，走!(去了)

(十分歉意地)阮妈，玲玉，委屈你们了!(又彬彬有 礼地)二位小姐，对不起!(去了)

(同时行礼)伯母!

妈，这是我的好同学杨若云、阎素梅。

杨小姐，阎小姐，让你们见笑。像我们这样的人家， 本不该叫孩子上学，阿玉的心气儿高啊……回到学 堂，千万不要对人讲，让玲玉抬不起头。

(抱不平)伯母，穷人也是人，比富人干净得多。— 看那个母老虎!

那位少爷人还不错。

二位小姐，请坐!我去给你们买点心——

伯母，别客气，我们坐坐就走。伯母昨晚没去，阿玉

的歌唱得可美啦，老师夸赞她有演艺天才。 **杨若云** 阿玉，今天我们是来给你送好消息来的。 **阮玲玉** (伤神地)我还能有好消息?

**杨若云** (拿出报纸)电影厂的招生广告：大导演蒲团先生要 为他新拍片子招一名小媳妇。论条件，阿玉你准行 ——那可就是大明星啦!

**阮** **母** 不，再苦再难，也不能让我的孩子去干那个! **杨若云** 伯母，为什么?

阮 母 老话说，天下三般丑：剃头、做戏、吹鼓手。张家干不 成了，我到别处去当佣人，再下贱就下贱我一个，还 要让阿玉进学堂。

杨若云 伯母，你们广东人的脑筋应该是开通的，好多洋货、 洋玩意儿都是从贵乡过来的，当今大明星胡蝶小姐 就是你们广东人呢。素梅，你说呢?

阎素梅 按理说，女人也是人，生来是和男人一样的，当然也 有当明星的权利。不过，从眼见耳闻知道，演艺界那 是口大染缸，我想，阿玉若是一朵梅花，就不要去，因 为那里红、黄、蓝、白、黑都有，去了会被染上的，若是

一块铁，去也不要紧的，出来还是一块铁。 **杨若云** 素梅小姐的话像诗一样。

**阎素梅** 阿玉，别人的话不过是开开心窍，最后还得你做主。 **阮玲玉**我 还要上什么学呢，误会，天大的误会……

〔张四达面带难色，迟疑地进来。

**张四达** 阮妈，阿玉，太太的脾气简直没有办法，我死说活说 劝不拢，还是要你们离开这里，最迟不过明天。

**杨若云** (见机)阿玉，多难的事也能搪过去，我们先去了，报 考的事你再想想，伯母，保重!

**阎素梅** (爱莫能助地)阿玉，能不去当明星就不去当明星，再 见!

**阮玲玉** (含泪点头)嗯。

**阮** **母** 杨小姐，阎小姐，走好。

〔杨若云、阎素梅依依而去。

**阮玲玉** ( 忿忿地)最迟不过明天——妈妈，走，咱们现在就 走!

**张四达** 阮妈，有什么地方可投奔吗?

**阮玲玉** 四少爷，不劳你费心，死也不死在你们张家! **阮** **母** 阿玉!四少爷，原谅她不会讲话。

**张四达** 阮小姐，现在不是讲气话的时候。阮妈，你老是看着 我长大的，如果肯信得过我，我有个地方你母女可以 安身。

阮 母 四少爷肯帮忙，那可太好了!

张四达 房子虽不宽敞，清静倒很清静，原是我上学时候住

的，后来一直闲着，钥匙在我手上。 阮 母 在什么地方?

张四达 邢家桥鸿庆坊134号。

3

〔红孩儿推着穆大师。

**红孩儿** 她，还是个小不点儿呢!

**穆大师** 比你大一点儿的小不点儿。脚下还没有她的路。 **红孩儿** 有脚就有路。

**穆大师** 说得好。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像我，有路，却不能走 了。命运的陷阱，岁月的砒霜，时时盯在她的身旁

**红孩儿** 躲得过吗?

**穆大师** 很难。可怕的东西到来的时候，常化作 一 片鲜花和 温馨 ……

4

〔鸿庆坊134号，阮氏母女暂栖之所。 〔阮玲玉和张四达。

**阮玲玉** 这么说，太太那二十块光洋不是你拿去了?

**张四达** 我哪里见什么光洋哟!再说那天晚上我根本就没在 家——你知道我去什么地方了?

**阮玲玉** 我怎么知道。 **张四达** 和你在一起。 **阮玲玉** 和我?

**张四达** 去参加崇德女校的恳亲会。只不过是你在台上，我 在台下，你唱歌，我听歌。

**阮玲玉** 那天我两只眼睛只顾寻找阿妈，没有发现四少爷



**张四达** (纠正她)要改叫—— **阮玲玉** (顺其意)张先生!

**张四达** 对。我父亲是贵校校董，他正病着，我拿着请束去 了，为的就是……

**阮玲玉** (没理会他的话)你，为什么要代我们母女承担罪名 呢?

**张四达** 看见阮妈，(改口)哦，看见伯母跪在地上，我的心都

碎了!还有你，哭得像个泪人……

**阮玲玉** (极为感动地)还给我们这么好的房子住着，还拿钱 接济我们。(一笑)那天我真不该拿话顶撞你——

张四达 (学着)“死也不死在张家!”阿玉，我若不说怕你永远 也想不到，太太根本没丢什么光洋，那是骗人的鬼画 符!

**阮玲玉** 你说什么?太太没有丢钱?那为什么要——

**张四达** 你要我说吗?不，我要说出来，是对你的唐突…… **阮玲玉** 要你说，为什 —

**张四达** 就因为——你长得漂亮，太太看出来我喜欢你! **阮玲玉** 不——

**张四达** 不什么?是你不漂亮?是我不该喜欢你?是太太不 该把我们拆散?

**阮玲玉** 不，阿妈说你是救苦救难的菩萨!

**张四达** 不是菩萨，我是男人，有血有肉的男人!阿玉，我爱 你!千万别误会，我不是乘你在危难之时……我真 心实意地爱你!刚来我家的时候，你六岁，我十岁， 你身高一分，我心里的爱长一分，你人长成了，我的 爱也长成了。收下我，让我作你身边驯服的羔羊吧! 阿玉 …… (双膝跪下)

阮玲玉 (不知所措)四少爷，不，张先生……

张四达 (打开一个锦盒，举着)这是给你的，听伯母说，是你 最喜欢的——

阮玲玉 (为另一种感情所驱使，眼前一亮)耳环，红宝石的? (动情地)四岁那年，爸爸临去世的时候，因为没有给 我买一副这样的耳环，久久地闭不上眼睛……

〔阮玲玉接过耳环。张四达站起身来。四目相对，张

将阮搂在怀中。阮已如驯服的羔羊。 〔红孩儿推穆大师过场，默默地。

**阮玲玉** (慢慢抬起头来，望着已相许的那人)我是你的人了



**张四达** 是我的人。

**阮玲玉** 你的什么人?

**张四达** 我的 … … 心上人。

**阮玲玉** (摇摇头)这不明不白、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什么时 候是个尽头!

〔阮母出现在他们面前。 阮 母 结婚吧，你们。

张四达 (无可奈何地)妈妈，还不行!太太不会答应我娶一 个曾在家里作过下人的女儿。眼下倒是一个绝好的 机会。趁我父亲去世发丧，(说着，哀伤地将一条黑 纱戴在左臂上，给阮玲玉也戴上一条)按照咱广东人 的风俗，阿玉以儿媳的身份前往吊孝，灵堂作花堂， 促成太太认下这门亲事。

**阮玲玉** (不敢相信地)这样，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作你的合 法妻子?

**张四达** 对，合法妻子。

**阮玲玉** 再也不是挂名夫妻?

**张四达** 再也不是了。我要把你供养在家里，要你做镶金裹 玉的阔太太。

**阮玲玉** 不，我要做事。

**张四达** 做什么事?

**阮玲玉** 投考电影公司，先做艺人，后当明星。

**张四达** (情急)天下三样丑：剃头、唱戏、吹鼓手!你知道不

知道?我不让你去吃这碗开口饭。别忘了， 一个女 人最要紧的是名声!

**阮** **母** 阿玉，四达的话你要听。

**阮玲玉** 名声，从小我就爱自己的名声。可是外面传言，住在 鸿庆坊里的是张家四少爷的拼头。不，我要自立!

张四达 好了，好了，别耍孩子脾气，快梳洗打扮起来，随丈夫

去给公爹吊寿 ……

阮 母 菩萨保佑，这就好了!

5

〔阮玲玉披麻戴孝，匍匐灵堂。

**阮玲玉** (号淘)爸爸，爸爸呀!你怎么就撒手去了，不管妈 妈，不管我呀!撇下我和妈妈，在这个冷冰冰的人世 上，遭人白眼，受人欺凌，活不能活，死不能死，眼前 一片黑忽忽，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啊!爸爸，我的操劳 一世、累断筋骨的爸爸，女儿的苦楚你看得见吗?女

儿的声音你听得到吗?爸爸呀 …… 〔张四达在一旁顿足。

**张四达** 要哭我爸爸!不要哭你爸爸! 〔张母恶煞般出现在面前。

张 母 哪儿来的闲花野草到这儿来充富贵牡丹?平时躲在 外面不敢出头的那些小婆子、野饼头，什么骚货烂 货，如今趁老爷一死都冒出来，想干什么?争名位? 分遗产?想当张家的少奶奶?万难!休想!下三烂 的女儿，张家灵堂里不稀罕你那几个眼泪疙瘩!什 么东西?呸呸!

6

〔阮玲玉已脱去孝服，着红衣裙；仍匍匐在地。

阮玲玉 (对空诉说)人们啊，世界呀，当羽毛刚刚丰满的孔雀 第一次开屏，半羞涩半恐惧地展现自己美丽的时候， 多像一个少女第一次悄悄地向着人世敞开自己的心 扉!她们当中，哪一个的心灵里没有一方神圣的祭 坛?哪一个不把自己视作一朵洁白浑圆初绽的花? 当她向这个人世献出一切的时候，她也理应得到一 切……腥臊的人世，不公平的天地，我把什么都给了 人家，可连一个堂堂正正却又平平常常的女人都作 不成，作一个侍奉人、伺候人、给人家又当牛马又生 儿女的妻子都不可得，苦哇，苦哇……

〔她在一束光里放声痛哭，似乎声调嫌高，时间嫌长



〔灯光大亮。蒲团导演大步走上。

蒲 团 (极其兴奋地)阮小姐，祝贺你，你被录取了!这部片 子演的是一个一辈子守活寡的妻子，刚才你自己的 感觉，也许是你找来的感觉，总之是非常准确，要的 就是这个。要拍的戏的名字就叫《挂名夫妻》。

**阮玲玉** (睁大眼睛)《挂名夫妻》?就叫这个名字?

**蒲** **团** 对，就是这个名字，怎么?

**阮玲玉** (深深点头)没什么,我是说，我能演好!

**蒲** **团** 预祝你继续成功。现在就来实拍一场戏- 马大 哥，请!

〔马大哥扮成新郎馆，上，与全身大红的阮玲玉正好 相配。

〔蒲团给马、阮说戏。

蒲 团 这场戏，规定情景是你们两个入洞房。记住：你不认 识她，你也不认识他……你见了她，爱得要死，你见 了他，怕得要命……此时此刻，你一心想得到她，而 阮小姐你，不，你演的这个小媳妇，还一心想着自己 过去的情人，千方百计，要保住自己，不失身给他 ……懂了吗?

**马大哥** 这点儿事还能不懂?可是蒲导演，我说什么呀?

**蒲** **团** 胡涂!咱们这是默片，无声电影，不管说什么,演像 了就行。(关照场上，并指挥照明及摄影)注意：开麦 啦!

〔场上，在蒲导演的指挥下，新郎追着新娘。直把新

娘追到屋角床边 — **蒲** **团** (指挥)新郎跪下!

〔马大哥及时跪地。

**蒲** **团** 新郎求新娘，说话!说呀 ……

**马大哥** (跪着，不知说什么好，终于)……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 …

〔新娘急转身，来个背对镜头。双肩抽搐，不知是哭 是笑 ……

蒲 团 (喊)死道扑!很成功——今天就拍到这里。

**马大哥** (热情地递过茶杯)阮小姐，请用茶! **阮玲玉** 谢谢!

蒲 团 来，阮小姐，认识一下。在下蒲团，就是(两手比一个 大大的圆形)“蒲团”——摆在佛爷前头的垫子，供施 主下跪和和尚们打坐用的，老方丈得道升天，涅槃的 时候，就坐在我的身上。哦，这位“新郎”——人称亲 爱的马大哥，本厂里里外外前前后后的总管。

**马大哥** 杂役。

**阮玲玉** (行礼)马大哥!

**马大哥** 不敢!

**蒲** **团** (喊)喂，诸位小姐，请过来，和新来的阮小姐见个面! 〔年龄比阮玲玉还显小的骆慧珠跑来。

**骆慧珠** 阮小姐，你演得真好，那眼泪刷刷地流哟!

**阮玲玉** 好什么,我那是在考试呀!

**骆慧珠** 看第一眼，我就喜欢你。阮姐姐，收下我这个妹妹行 吗?我姓骆，叫骆慧珠。

〔此时，张梦露——漂亮之极，大模大样对人不理不

睬地穿场走过——

**阮玲玉** (怯怯地)这位是——?

**马大哥** (略显神秘地)往后你会认识她!

7

〔穆大师坐轮椅，红孩儿推着走来。

**穆大师** 她终于走进这个门来。

**红孩儿** (重复)她终于走进这个门来。 **穆大师** 是天堂?还是地狱?

**红孩儿** (重复)是天堂?还是地狱?——你是大师，还问人 家 。

**穆大师** 因为我是大师，所以我才问人家。

〔大海的波涛声，由弱渐强，至很强。

**穆大师** 该我上场了! **红孩儿** 我呢?

**穆大师** 你还要等 一等!

〔穆大师从轮椅上走下。红孩儿推轮椅而去。

8

〔穆大师已随轮椅甩去斗篷；顿显年轻潇洒的穆天培 的模样。

**穆天培** (喊)阮小姐，阮小姐，快看大海!

〔涛声阵阵，波光闪闪，此处是探身于海的崖头。

〔阮玲玉上，她容光焕发，衣着尚朴素，但已是明星的 打扮。

**阮玲玉** 穆先生，你又忘了，应该叫我 **穆天培** 阿阮!

**阮玲玉** (答应)哎!

**穆天培** 大海，看见大海了!大海总是以它神秘莫测而又变 化无穷的面孔迎接每一个光顾它的人。看见它，不 由你不想起雄浑，深沉，爱与恨，生与死……

**阮玲玉** 穆先生，听你说的，真像做诗一样，我想得可简单啦! **穆天培** 你 想 —

**阮玲玉** 大海可真大!

**穆天培** 不简单：伟大与渺小……

**阮玲玉** 又是诗!难怪人家叫你演员诗人。这回到普陀山来

拍景，穆先生又该写一本了? **穆天培** 对，就写这脚下：舍生岩!

**阮玲玉** 真有人在这里舍生——自杀? **穆天培** 古往今来，怕是有不少人了。

**阮玲玉** (背诵)“自杀是多么吸引人!我这一生时常想到自 杀，但总有个什么东西把我往回拉!”

**穆天培** 大艺术家邓肯的话你背得好熟!这首“舍生岩”的诗 就归你阿阮写了!

**阮玲玉** 要我写，怕一辈子也写不成。 〔 马大哥上 。

**马大哥** 穆先生，导演请您去一下。

**穆天培** 阿阮，我去了。 **阮玲玉** 请 。

**马大哥** 阮小姐，这回要请您委屈一下了，找了两家小店，条

件都不很好。来这普陀山拜佛的人太多了!

**阮玲玉** 马大哥，别在意，大家能住得，我就能住得。

**马大哥** 不能那么说，您现在是大明星了呀，总该像点样子! **阮玲玉** 什么明星哟，还是随和些好!

**马大哥** 阮小姐，听我的，您还真不能太随和，在这个圈子里， 说起来都是做艺的，吃饭凭的是本事，可就有那号 人，能耐不大，架子不小，端得足足的，工夫长了，好 像就真有能耐了，其实狗屁!归总一句话，没本事端 着也没用，有本事不端着点还真不成，眼下世面上吃 这个。哟，我把大事给忘了——这是您让我给您请 来的菩萨像，(把尺余高的金色塑像郑重地递在阮的 手上),阮小姐不是要在舍身岩上拜菩萨吗?

**阮玲玉** (虔诚地)是拜菩萨，也是请菩萨。把舍身岩上的菩

萨请回家去。(把神像安置在高处)

马大哥 (把已点燃的三柱香递过)阮小姐，香!

**阮玲玉** 谢谢!

〔阮玲玉欲把香插入石缝中，却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

地 方 。

〔穿一身白西服的唐文山，适时走上，将一只古朴而

精美的铜香炉置于地上。 **唐文山** 阮小姐，香炉，请用!

**阮玲玉** (稍作凝视)谢谢!(插香跪拜)

〔唐文山恭伺一旁，待阮拜毕，唐招一招手，便有一卖 花女郎走上，唐选一束红玫瑰——

**唐文山** 阮小姐艺色双绝，对神明又如此虔诚，唐某人深表钦 佩!

**阮玲玉** (惶惑地)此位是—— **唐文山** 鄙人唐文山。

**马大哥** 阮小姐不认识?这位就是鼎鼎大名的茶业大王唐文 山先生，不仅在本埠，远在美国日本东南亚，都有唐 先生的公司。

**唐文山** 马大哥快不要说这些俗人俗事。(递上鲜花)阮小

姐，请接受一个影迷的敬意!

**阮玲玉** (稍作犹豫，接过鲜花)谢谢唐先生。

**唐文山** 阮小姐不必客气!影迷、球迷为他的崇拜者效劳，历 来都是舍出什么也在所不惜。此地有文山的一个小 茶店，尽地主之谊原本理所当然。马大哥，我要打你 的屁股——

**马大哥** 唐先生，我怎么对不住您?

**唐文山** 也可以说是对不住我——你为什么把阮小姐安排住 在那臭气薰天的鸡毛小店里?消息传出去，满普陀 山下的阮小姐的崇拜者们会把你吃了的!

**马大哥** (脸一红)说到家，都是为了省几个钱 ……

**唐文山** 你省你的钱吧，我已经给阮小姐安排了一个稍微像 样一点的住处，请阮小姐包涵!

**阮玲玉** 唐先生，使不得—

**唐文山** 到了这普陀茶山下， 一切都听我茶大王的!阮小姐 请稍候，我去见见你们导演先生，把大家的住处也都 改善一下，不然马大哥要骂我势利眼了!

**马大哥** 我替诸位同仁谢谢唐先生!我带您找导演去。 **唐文山** 阮小姐，等下我再来接你，失陪!(随马大哥下)

〔海涛声，阮玲玉站在崖头上眺望大海。

〔张四达上，完全是一副事败理亏的样子，全然失却

了昔日“四少爷”的神采。 张四达 阿玉!

**阮玲玉** (意外地)四达，你怎么来了?

张四达 … … 出来这么多日子了，阿妈不放心，让我来看看。 再说，我也想你……

阮玲玉 真没道理!我好不容易托人给你找到那个影院经理 的事由，公务要紧，怎么好随便离开呢?(察看)你， 有事吧?

**张四达** 没事，没事……你能不能现在跟我回去?

**阮玲玉** 刚来此地，工作还没开始，怎么能回去?不，你一定 有事瞒着我，是不是阿妈她……

**张四达** 不是……你不回去也行，你身上有没有钱? **阮玲玉** 四达，到底是怎么回事?

**张四达** 怎么回事?问你自己吧!是你给我找的好差事，现

在让人家拿下了，还要我赔偿损失一千五百块! **阮玲玉** 为什么?

张四达 为什么?问你自己吧!就为你是明星，他们说我是 仗女人吃饭。我怕人家看不起，没办法，才包下一辆 汽车，上下班送送接接，可还是让人家看不起。既是 你们小看人，张四少爷也不是好惹的!这一来，你离

家的时候立的那条规矩，我……又犯了…… **阮玲玉** 你又去赌了?

**张四达** Yes! **阮玲玉** 输了?

**张四达** 你也知道，我赢的时候少。 **阮玲玉** 输多少?

**张四达** ……还好，一千五百块。 **阮玲玉** 你哪里来的这么多钱?

**张四达** ——卖电影票能没钱吗?

**阮玲玉** (不知说什么好)你……我……没钱给你还赌账! **张四达** (索性无赖到底)那就——我吃官司，你丢人!

**阮玲玉** ( 愈加无可奈何)四达，你怎么变成这样?

**张四达** 大明星，是你变了，才看着我变了。不过，明星再大， 也是我女人；就算我变得再不济，也是你的男人。给

钱吧，老婆!

**阮玲玉** 没有，有也不给。

**张四达** 钱还不上，人家可要登报! **阮玲玉** (一怔)登你的报?

**张四达** 人家不是冲我，知道我是老几呀，是冲你，大明星阮 玲玉!

〔 唐文山上 。

**唐文山** (兴冲冲)阮小姐!哦，你有客人……

阮玲玉 (掩饰地)哦……(对张)你去吧，回去吧，我给，很快

托人捎去，一定……(将张推送走了)

唐文山 早听说阮小姐从不摆明星架子，对人从上到下无不 交往；阮小姐，恕我直言，有些实在不像样的人不要 结交他们，免得丢失身份。像刚才这位，与这样的人 打交道，怎么可以呢?小瘪三!他，是谁?

**阮玲玉** (难以出口) ……一个乡亲!

**唐文山** (指山下)那座小楼就是阮小姐下榻的地方，请!

9

〔江边码头。时有江轮的马达声、汽笛声。间或有远 处传来的沉雷一样的炮声，夹杂数记枪声。

〔张四达提箱急匆匆上，后跟阮母。阮母怀抱玲玉的 养女小玉。

张四达 (抱怨)日本人的炮弹不长眼睛，逃难就是逃命，偏在

这个时候要个孩子，野种! 阮 母 不许你这么骂孩子!

张四达 我知道，这一阵子你老人家的行市也看涨，以前是用 这个口气跟我说话吗?说她不是野种?那她爹是 谁?妈是谁?不就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个丫头子 吗?

阮 母 孩子可怜见的。再说你和阿玉到现在还没个夫妻的 名分，也不敢生个孩子，收养一个女儿不正好吗?

张四达 好了，别说那陈年老账了!你老也不是不知道，家父 家母在世的时候，我敢吗?如今二老都去世了，且不 说要不要按咱广东人的规矩，守孝不得完婚，就说阿 玉的心思，难道你看不出来?(时有炮声隐隐)和张 某人结婚的事，早就不大上心啦!这可不是你们母 女夹着小包随我住鸿庆坊的时候了，那时候——还

说那时候干什么?反正这次去香港避难，不能带上 她!(指小玉)

阮 母 让你们带走我还舍不得呢，我们一老一小就留在这 里。谁知道这挨千刀的日本鬼子什么时候才能走 啊!你去迎一迎阿玉吧，她到医院去慰问伤兵还不 回来——

**张四达** 都什么时候了，还干这没用的!(下)

〔穆天培、杨若云、阎素梅同阮玲玉上。杨若云的左 臂裹着绷带。四人神情亢奋，唱着《大刀进行曲》: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十九路军的弟兄们，抗 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 "

**阮** **母** 阿玉，你可来了，四达还找你去了呢! **穆天培** 伯母，您好!

〔杨若云、阎素梅同阮母打招呼，并看阮母怀中的小 玉 。

**杨若云** 小玉乖乖，你妈妈要走了，好好跟阿婆!

**阮玲玉** 移先生，看到医院里的那些伤员，我都不想走了，还 想去为他们唱歌，表演，安慰他们，鼓舞他们。

**阎素梅** 阿阮，那你就不要去香港了，咱们也像若云一样，作 服务队员，去支持十九路军的弟兄!

**杨若云** 素梅，你也愿像我?让鬼子的枪弹在手臂上穿个洞 洞，想抱抱小玉都不能了。

**穆天培** (激动地)阿阮，能不能考虑先不走，我们一起拍几部 同仇敌忾的片子，鼓舞大家，也鼓舞自己!

阮玲玉 (为难地)穆先生，这次去香港，是唐先生花大力气设 法为我安排的——不好反悔的，说那里有一部好难 得的片子等着我去拍 ……

阮 母 穆先生，就让阿玉走吧，躲过这次大难就回来，往后

的日子长着呢! 〔 炮 声 。

**穆天培** (望着不远处逃难的人流)是啊，躲过一次大难—— 有这么多人争着上船!去吧，阿阮，我们等着你!

**杨若云** 阿阮，等你回来，说不定我就是一个合格的战地护士 长了。

**阮玲玉** 素梅，你呢?

**阎素梅** 我从小就胆小得很，本想躲到乡下姨妈家去，这回也 跟他们试试看吧!

〔唐文山上。

**唐文山** 阮小姐好威风啊，这么多人送行!二位小姐、穆先生 好!哦，穆先生在普陀山下做的片子我欣赏过了，真 是妙不可言，妙不可言!

**穆天培** (不失礼数地)唐先生谬奖，谢谢!阿阮， 一路平安! 伯母，再见!

〔阮玲玉抚摸杨若云的伤臂，和杨、阎依依惜别。穆 天培大步走下，杨若云和阎素梅也随之下。

阮玲玉 (松一口气，始介绍)唐先生，这是家母。阿妈，这是 唐先生。

阮 母 谢谢唐先生照顾小女。

唐文山 不敢!(递过一小包)伯母不能同行，实在遗憾。这 是孝敬你老的一块衣料，请笑纳!

阮 母 让唐先生破费，谢谢!

**阮玲玉** (笑吟吟地抱过小玉)我可不是向唐先生索要礼物 ——这是我女儿，还不会叫伯伯呢!

**唐文山** (显出一副惊奇的样子来)唔，你的女儿?我原以为

阮小姐，还是……

**阮玲玉** (笑吟吟)看来唐先生对人的观察，还不如对茶的观 察……

唐文山 (大笑)哈哈哈，阮小姐真会幽默!伯伯的礼物还总 是要补的哟。小大姐和我们一起走吗?

**阮玲玉** 不，把她留给阿妈照看。(稍顿)唐先生，我要带一个 人同行——

〔汽笛声声，一艘江轮驶过。张四达喘吁吁跑上。

张四达 阿玉，你让我好找!——(谦卑而另有矜持地)唐先

生，多谢你如此照顾我的内人! 唐文山 (做出吃惊的样子)这位 ……

阮玲玉 (坦然地)我的先生!

唐文山 (随机自如地)哦，在普陀山的时候…… 张四达 (如见故友)对一对!

唐文山 (小声)阮小姐，对不起! 阮玲玉 (默默以对) ……

〔转暗。默默中，阮玲玉将小玉递交阮母。阮母祝福 地一望，而后缓缓下。张在左，唐在右，阮居中，三人 下 。

〔穆天培出现在他们背后，望着他们。 〔红孩儿推空轮椅上。

红孩儿 (也望着，悄声)他们走了? **穆天培** (顺口而答)走了。

**红孩儿** 是天堂……是地狱…… **穆天培** 是历史。

**红孩儿** 大师—一

**穆天培** 现在还不是呢!

**红孩儿** **风凉，给您斗篷——**

**穆大师** **红孩儿，谢谢你!(坐上轮椅，披好斗篷，催促)该你** **上了!记住，你是小玉** **……**

10

**〔小玉扑入阮玲玉的怀中。**

小 玉 妈妈! **阮玲玉** 小玉!

小 玉 妈妈，你去了这么久。

**阮玲玉** 时间并不长，是你长得太快了!

**小** **玉** 你去了香港，去了杭州；还去了北平……

**阮玲玉** 北平城好大的雪呀!把整个世界盖得严严实实，分 不出哪是天上地下。好冷啊，多亏有阿婆给我买的

这件灰鼠皮大衣。 小 玉 妈妈去了紫禁城? 阮玲玉 去了。

小 玉 去了长城?

**阮玲玉** 没有。

小 玉 为什么?

阮玲玉 路途不便。还有，那时候人们还不那么热衷那个地

方。

小 玉 为什么?

阮玲玉一穆伯伯说的：是历史。

〔小玉宛如送妈妈离家一样，向阮玲玉挥挥手，又转

身去推穆大师的轮椅。

〔阮玲玉已进摄影棚。马大哥布置拍摄现场。骆慧 珠悲切切奔到阮玲玉面前。

**骆慧珠** 阿阮姐姐，多日不见，你更美丽了!可怜可怜我吧! 我不想活了 ……

**阮玲玉** (同情而又惊异地)为什么呀?

**骆慧珠** 那个不争气的，他死了!我们相好了三年，他们家执

意不肯答应，他就跳了他家门前的死水河。打捞上 来的时候，他满脸的水草……我抱着他的头，择净他 脸上的水草。我狠狠地打了他两个嘴巴——不争气 的东西!打完了，我要跟他去 ……

〔蒲团导演手拿“幕表”剧本，走过来说戏。

蒲 团 对不起!——骆小姐演的人物叫红玉。上来先是一 场情人相会的戏，演来活泼愉快，略带出几分滑稽。 无声片靠的是身段和眼神，你现在是等人，等候情 人，当那只花蝴蝶飞过来的时候，你就开始捕蝶，要 这样 …… (示范)

**骆慧珠** (对阮)无论如何这部片子也要拍完，蒲导演是好人，

不能给他找麻烦，等片子一完，我也就…… **阮玲玉** (小声，严厉地)好妹妹，不可以这样!

**蒲** **团** (看看骆，继续说)虽是无声片，做戏时也要笑出声 来，这才像真的。骆小姐，先走一遍，然后实拍。

〔骆慧珠仍在抽泣。

蒲 团 骆小姐!难道还要我央求你、安慰你吗?你那点点 伤心事，我知道，可是干我们这一行的，有哪个不是 台下哭，台上笑?来，擦擦眼泪，忍住哭，哄着别人笑 吧，小妹妹!

〔蒲团引骆慧珠入拍摄场地。

〔张四达悄然上，他已近蓬头垢面，愈加落魄。 **阮玲玉** 你?

**张四达** (涎着脸)阮小姐，阮大明星，可怜可怜你的先生吧! 给点钱，我去买药，治我的病!

阮玲玉 这些年，你跑的是赌场、当铺、大烟馆，我的钱也是凭 血汗挣来的，不再填你这无底洞。

张四达 (大声)一个犯了大烟瘾的人，那是什么事都干得出 的!我问你，今天的戏还想不想拍?

**阮玲玉** (默默地掏出钱来，放在张四达早已伸出的手上)去 吧!

张四达 (看看)就拿这两个小钱打发你的先生?张四少爷还 没到讨饭的份上呢!

〔阮玲玉默默摇头。张四达瞥见阮脱在一旁的灰鼠

皮大衣，一把抓起—— **张四达** 这就够了!

**阮玲玉** (情急，大喝)放下!这是阿妈攒钱给我买的……张 四达，你无赖!

**张四达** (火起)你个婊子!(啪， 一掌打在阮玲玉的脸上，夺 过大衣，下)

〔阮玲玉一阵晕眩，张目看着这个可怕的世界，求援

地 伸 出 双 手 —

**阮玲玉** 救救我……穆先生!

〔红孩推出穆大师。穆脱斗篷，下轮椅，走向阮玲玉



11

〔穆天培和阮玲玉在梦幻般的灯光中起舞。

**阮玲玉** ……上一次，就那么离开了你们，想起来心里很不安 宁 。

**穆天培** (诚恳地)说起来，倒也是件遗憾的事。人生难得遇 到血与火的洗磨，哪怕是一次!杨若云牺牲了……

**阮玲玉** 听说了，说是死得很壮烈。

**穆天培** (见阮不语)阿阮，在想什么?

**阮玲玉** 想我自己。小时候随阿妈逃难的时候，我背着很沉 重的包裹，走过几里路之后，当把包裹卸下的时候， 身子轻飘飘的，倒有些站立不稳了。在广东老家的 时候，也爬过山，猛然到了山顶，总觉得头晕目眩，深 怕一阵风来，把自己吹走……(声音愈低)就像我此 时此刻 。

穆天培 (并不完全理解地)就像跳这旋转的华尔兹一样，需 要一个默契的舞伴，是不是呢?(阮玲玉一声轻喟， 微微摇头，穆并未察觉，愈加激动)我想人生最重要 的还是事业，就像你所说的，从山脚爬到山顶不容 易，重要的是，还要继续攀登!阿阮，天培有一事相 求，企望承诺!

**阮玲玉** (微笑)看你，哪学的这些客套，总不会是让我陪你去 钓鱼、打猎吧?

穆天培 钓鱼、打猎、饮酒、搓牌之类，我就不找你啦!阿阮， 我不自量力编写了一个本子，想请你鼎力携助，担任 主演——论友情，我敢这样说，论造诣，你在山顶，我 还在山脚哟!

**阮玲玉** 快说，给我个什么角色? **穆天培** (欣喜地)你应允啦?

〔随着音乐，阮玲玉在穆天培的臂弯里忘情地旋转。

**阮玲玉** (感慨地)我演过妓女、尼姑、疯子、犯人，入狱过两

次，自杀过三次……这一次要派我演什么呢?

穆天培 我邀请蒲先生任导演，我们共同商量，想请你出演一 个不同以往的新的女性：一个作家、一个教师、一个 母亲、一个失败了的抗争者……

**阮玲玉** 结局呢?

**穆天培** 以生命维护自己的尊严。

**阮玲玉** 太好了，我也想改一改自己过去的戏路子。可是这 个新的女性该是个什么样子，我能演好吗?

**穆天培** 能!阿阮，你在艺术上很有股韧性。我演片中的一 个青年，借梨园行的话说，为你“挎刀”……

〔唐文山突然出现在他们的身旁，乐声戛然而止。 唐文山 (彬彬有礼地)穆先生，对不起!阮小姐，请——

〔乐声再起，阮玲玉随唐文山翩翩起舞。穆天培没有 一丝一毫的怅然，带着谈艺后的满足隐去。

唐文山 陪阮小姐进舞池，真有飘飘欲仙的感觉。

**阮玲玉** (一笑)那也是茶仙，不会是别的什么仙。唐先生，这 次美国之行还好吧?

唐文山 处理了一下公司方面的业务，顺路到“好莱坞”转了 一下，可谓眼界大开!当时就想，倘若阮小姐前来， 肯定获益匪浅。将来吧， 一定有机会!(又谨慎地补 充一句)我是说，凭阮小姐的名气哟!

**阮玲玉** 唐先生，快不要说了，名气可是个累赘!

**唐文山** (侃侃自如地)有了名气的人，譬如说阮小姐，不看重 名气；可没有名气的人，却是求之不得哟!譬如此 刻，我们的身后一定有不少人指指点点：那个和大明 星阮玲玉跳舞的人是谁?唐文山。看看，我唐文山 是被你照亮了的月亮!一句笑话。阮小姐，唐某带 回几件小礼品，不成敬意，好在来自大洋彼岸……

〔张四达突然出现，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

**张四达** (不失礼貌地)对不起!

**唐文山** (理所当然地退让)张先生，请!

**张四达** (指向一方)阿玉，穆先生在那里等你呢——唐先生， 鄙人邀请你跳舞，请!

〔张四达出人意外地攫着唐文山舞起来。阮玲玉惑 然，隐去。

**张四达** 唐先生，意外吗?

唐文山 一点也不，我早就料定会有这么个时刻。

张四达 摊开来说吧，你是茶大王，张某祖上也是……

唐文山 不谈祖上，只说眼前。多么自视珍贵的祖先牌位也 不能当货物抵押，吃爷喝爷的“二世祖”总有个尽数。 鄙人有过耳闻，张先生养马、养狗、养鸡、养蟋蟀，喜 养可不善养，为数不多的遗产早已搭进去了，只省下

一颗无价的明珠，可惜没有藏珍楼! 张四达 唐先生，你不要仗势欺人!

唐文山 不，我是仗义救人! **张四达** 怎么讲?

唐文山 女人谁不爱?漂亮走红的女明星谁不爱?可要看你 爱得起爱不起。捡回一个流落街头的女乞丐不难， 供养一个女明星可就不是件易事喽!张先生开始尝 到一点苦头了吧?她要汽车，要别墅，要价值连城的 首饰，可不要一个吊在裤带上的无赖男人!与其你 那么醋惺惺地防着她，守着她，仰脸望着她，看得见， 吃不着，还不如咬咬牙，松松手，舍了她，放了她。这 样，也救了你自己。张先生肯吗?我唐某人乐意出 面成全，保你不赔本!

**张四达** (不无报复地)唐先生对女明星真是热衷，前者就有 一位张 ……

**唐文山** (止住他)请张先生口下留德!——请用咖啡，边喝 边谈 …… (同张隐去)

〔阮玲玉、穆天培“旋转”过来。

**穆天培** ……是的，是的，艺术家就要死在艺术上。

**阮玲玉** 穆先生帮助我，我一定扮演好这个新的女性。 **穆天培** 祝你成功!

12

〔阮玲玉着睡衣，打电话。

阮玲玉 (对话筒) ……梁小姐，你好! ……打牌?对不起，实 在不能陪你们了!穆先生的片子刚刚开始，忙得很 呢!谢谢你，我不寂寞……是的，是的，通过律师，做 了分离手续，每月支付他一百元，花钱买个平安吧! 不，我不想在这里说他的坏话 … … 再会!(放下话 筒。为平息刚刚提及的不愉快的往事而引起的激

动，在房中来回走动) 〔孙嫂上，后随黄一坤。

孙 嫂 小姐，这位先生说是什么委员，怎么也拦不住， 一定 要见你。

**黄一坤** 阮小姐，如此冒昧，望多多原谅!鄙人黄一坤，在中 央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供职——(递过“派司”)

**阮玲玉** (没有去接，客气地)黄先生请坐，早听说有一位黄委

员。孙嫂，看茶! 〔孙嫂递茶后，下。

黄一坤 不敢。黄某本想到电影厂拜会阮小姐，考虑有些不 大方便，这才到府上来了。 一来是祝愿阮小姐取得 更大的名望，二来是想奉劝阮小姐，多拍些体面的、

漂亮的、软性的片子，朝着好菜坞大明星嘉宝的目标

努力。顶要紧的，就是不要多和那位姓穆的来往。 **阮玲玉** 穆先生有什么行为不端之处吗?

黄一坤 阮小姐不必细问，黄某也只知道这位穆天培先生对 当局有些过激的言词，而且自身也有一些不可谅恕 的流氓习气，于公于私于国于家，这种人都实实不可 多交。阮小姐是海内外知名的明星，敝委员会有责 任加以关照。

阮玲玉 对不起，我刚刚和这位不可谅恕的穆天培先生签下 拍片合同，往后势必天天见面，说不定还要耳鬓厮磨 呢，黄先生的关照，实难从命。孙嫂，送客!

**黄一坤** 阮小姐果是与众不同，痛快!大明星，祝您走运!免 送!

〔孙嫂送黄下。阮母上。 **阮** **母** 又是个什么委员?

**阮玲玉** 阿妈不必操心了，我一点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 我只相信穆先生是好人，说穆先生坏话的，准是坏

*人。*

**阮** **母** 穆先生人真是蛮好的，听说他经济上没有什么根底? **阮** **玲** **玉** 是啊，他生活过得很清苦。

**阮** **母** 他还没有成家?

**阮玲玉** 艺术上我看他是老师，可又看他是个长不大的孩子。

听说是没有成家。

**阮** **母** 人家可比你大几岁呢。 **阮玲玉** 小玉呢?

**阮** **母** 在弄堂里玩。(端详女儿)阿玉，这一阵可苦了你!

**阮玲玉** 阿妈，不是苦，是说不上来的烦恼。小时候，跟阿妈

去当铺当掉阿爸的破棉袄的时候，路边的洋房，大道 上跑的汽车，连看都不敢看；现在，洋房、汽车，该有 的都有了，给人家当佣人的人使上了佣人，这才明 白，人世上还有比挨饿挨冻更愁更烦的事呢!所以 才有人登上普陀山舍生岩一去不回……

阮 母 阿玉，年轻轻的可不许瞎想这个!现在姓张的那个 短命鬼总算不来纠缠了 … …

阮玲玉 阿妈，不说他，往后也不再说他，好吗?

**阮** **母** 你呢，往后就这么一个人了?

**阮玲玉** 我太累了!我想趁现在心里清静的时候，多拍几部 片子。穆先生这部片子倒是很精彩，我很喜欢。

〔孙嫂上，唐文山随上。

**孙** **嫂** 小姐，唐先生来了!

**唐文山** 伯母好!阮小姐好!

**阮玲玉** 唐先生请坐!

**阮** **母** 唐先生，坐下谈，我出去看看小玉。(同孙嫂下)

**唐文山** 阮小姐气色很好，真叫人为你高兴。

**阮玲玉** 可能是因为拍片顺利的缘故。唐先生近来好吧?

**唐文山** 无非还是那些常有的赔赔赚赚，不说也罢。近来，倒 是有一件事，很使我伤透脑筋，尤其令人不安的，是 这件事牵连到你阮小姐。今天唐某冒昧来访，也皆 因这件事。

**阮玲玉** (警觉地)什么事?

**唐文山** 阮小姐千万不要为此动气! 有人在小报上写了 文章，说阮小姐和唐某早在普陀山拍外景的时候就 有了同居关系，说阮小姐之所以和姓张的分手，就是 为了取得与唐某结合的权利。(递过一张小报)

阮玲玉 (看报)岂有此理!

唐文山 无耻之尤!这些小报和那些无聊的记者历来是如此 的。阮小姐不必和他们过分计较，气坏身子。

阮玲玉 不是生气，只觉得做个女艺人，活着真难，好像我们 都是不正经的人!所以在和张四达分手以后，我打 定主意过独身生活，可还是免不掉他们说三道四



唐文山 那也太过分了!不过，唐某也有过类似的念头。 阮玲玉 唐先生你也想独身?

唐文山 文山也是从极其可悲极其不幸中挣扎出来的哟!

阮玲玉 唐先生，出于好奇，可以问一下吗?听说过去你爱过

一个女明星? **唐文山** 有过。

**阮玲玉** 她是谁呀? 唐文山 我不愿说。 **阮玲玉** 请原谅。

**唐文山** 凡是和我交往过的人，过后不管好还是不好，我都不

愿说对人家有损的话。 **阮玲玉** 这是唐先生可贵之处。

**唐文山** 也未必就是个优点。只是这小报的事…… **阮玲玉** 我想发表个声明!

**唐文山** 呆傻!哦，对不起。阮小姐，我有个想法，说出来，行 不行，请你不要恼怒!

**阮玲玉** 有什么解救办法，唐先生，快请讲! **唐文山** 我们就真的结合了吧!

**阮玲玉** (吃惊地)你说什么?唐先生!

**唐文山** 我们就真的结合，以真对他假，也就把所有谰言压下

去了!说到这，还请阮小姐相信，文山由衷地爱慕阮 小姐许久许久了!原本想埋在心里，暗自想想也是 幸福的，今天倒是让这小报逼得表白出来了!阮小 姐，能答应我吗?

**阮玲玉** 唐先生，你是好人，可是……太突然了!

**唐文山** ( 坦诚地)阮小姐，文山只身一人，在中国茶界打开一

片天地，虽不敢称巨富，总也算……

**阮玲玉** (止住他)不，玲玉不是吃男人的女人!

**唐文山** 当然!当然!唐某只想表白，愿为所爱的人献上一 切……阮小姐，答应吧!

**阮玲玉** 不……哦，不……唐先生，容我想一想! **唐文山** 唐某告辞!(深情地望着，退去)

〔转暗。阮玲玉在沉吟，遐想。

〔有顷。电话铃声。阮接电话，话筒传出唐文山的声 音：阮小姐，答应吗?

**阮玲玉** (沉默有顷)你……来吧!

〔一只名唤娇丽的洁白的毛茸茸的小狗依偎在阮玲 玉的身边——

阮玲玉 (爱抚地将狗抱起)娇丽，我的乖乖 … 〔唐文山梦幻般出现 —

**唐文山** (缓缓地将阮连同阮抱着的小狗一同抱起)娇丽，我 的乖乖 ……

13

〔摄影棚。蒲团在给阮玲玉说戏。

蒲 团 一夜奴隶!为了她的孩子，她去做一夜的奴隶!她 是个知识妇女，教书的先生，写书的作家，总之都是 些倒霉的职业；她养不活自己，救不活孩子，她甘愿 去做一夜的奴隶，来挽救自己患重病孩子的生命!

阮玲玉 一夜奴隶，终生之耻!

**蒲** **团** 这就是母亲的伟大!那个肯出大价钱买她一夜的 人，恰好就是对她垂涎已久并曾对她进行骗婚而未 能到手的男人 ……

**阮玲玉** (急欲知下文)这次到手没有?

**蒲** **团** 当然到手了!

**阮玲玉** 可怕!

**蒲** **团** 就要这个可怕!就要她忍辱含垢，向一个所憎恶的 男人出卖自己的肉体——把真、善、美撕得碎而又 碎，向天下人昭示这不公平的人生!让那个坏蛋得

意于一时——“坏蛋”,你来! 〔穆天培应声上。

蒲 团 这就是那个要蹂躏你的坏蛋：他眼含邪恶，满脸油 光，把兽性的喘息和令人作呕的酒气喷在你的脸上，

而你，为了救活奄奄一息的女儿，服服贴贴地把自己 奉献给他 ……

**阮玲玉** (已经入戏，目光咄咄，逼视着“坏蛋”穆天培，猛然一 掌，狠狠捆在穆的脸上)不!(随之自己呆住)

**穆天培** (极兴奋地)阿阮，太好了!就要这个， 一掌打在坏蛋 的脸上!

**阮玲玉** (解释，不无欠意地)我是因为不能控制自己 …… **蒲** **团** (逼问穆)打完了呢?

穆天培 打完了再说，性格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让观众痛 快一下呢?本来大家就够憋屈的了，进电影院的时

候憋屈，出了电影院更憋屈，何苦呢? 蒲 团 如果是这样，她就不能救她的孩子了!

**穆天培** 不能为了孩子，太亏了母亲!人总该有起码的尊严。 **蒲** **团** ((继续追问)往后呢?

**穆天培** 往后——孩子死了，她失去了生的希望，服毒自杀。 **蒲** **团** 结局倒是一样。

**穆天培** 这样，她死之前没有受到任何污损，干干净净地来， 干干净净地去，多漂亮!

**蒲** **团** (掂着手中的脚本)你的本子上可不是这样。

**穆天培** 本子是人写的，改呀! **蒲** **团** 阿阮，你说呢?

阮玲玉 我就觉得我应该打他，不打他过不去。我想，人在干 一件事情的时候，有时候考虑后果，有时候就顾不了 那么许多。

蒲 团 既是作家和明星都觉得这样好，我老蒲随着。(对

阮)再来看，你打他——他呢?

阮玲玉 (入戏，设想着)他，追我到门口，抓住我，又重重一

推，我从楼梯滚下，摔在水门汀地上——穆先生，你 要重重地推，就像真的一样，因为……你是“坏蛋”。

穆天培 对，“我”的——坏蛋的压抑不住的兽性全部从这里 爆发出来——阿阮，你也要狠狠地打，比刚才再狠三 分!

蒲 团 好，看二位的情绪，这场戏就成功了大半，无须再

“走”一遍，现在就实拍。

〔舞台一侧灯光骤亮，三人向拍摄景区走去。随之听 到蒲团的喊声：“开麦啦!”以及听不清楚的断断续续 的对话声。

〔汽车声，停住。唐文山上，后跟女佣孙嫂，持衣盒。 孙 嫂 昨天听小姐说，今天要拍的戏叫“一夜奴隶”,我听这

名字挺新鲜，就记住了。不知道这会儿完了没有。

唐文山 孙嫂，我对你说过，不要在我面前提他们弄的那些破

破烂烂的东西! 孙 嫂 是。

〔蒲团闻声上。

、蒲 团 (笑容可掬地)恭喜唐先生，阮小姐这场“一夜奴隶” 的戏拍得逼真极了!只是刚刚从“楼梯”上滚下来的 时候，右膝盖磕破一点皮，不要紧的。

唐文山 (略显不悦地)你这个蒲团大仙，唐某总劝你不要弄 这些讨饭花子样的东西。你看人家好莱坞!蒲大 仙，你若能把我的阿玉成全为一个嘉宝，唐某重金相 酬 !

蒲 团 老蒲尽力而为。不过说到底，干我们导演行的是靠 明星吃饭，干明星的是靠你们这些捧角儿的吃饭 ——“你发财，我沾光，你吃饺子，我喝汤”嘛!

**唐文山** (颇得意地)满口胡言!

蒲 团 唐先生，听说又有一个大铺面开张? 唐文山 多 一个小店，多 一个累赘而已。

蒲 团 听说还要趁此吉日吉时，和我们的台柱阮小姐完婚? 唐文山 自然少不了你蒲大仙的喜酒喝哟!

蒲 团 蒲某虽僭称酒仙，其实并不贪杯，倒是想在大施主的 兴头上，为我们苦巴巴干电影的同行们化缘一点柴 米，唐老板料无推辞吧?

**唐文山** 自打普陀山下开始，唐某可为贵公司填进不少喽! 蒲 团 多多益善，阿弥陀佛!

〔阮玲玉已换上晚宴衣饰，随孙嫂上。 **阮玲玉** 文山，又是什么应酬?

唐文山 看看，老大不高兴的样子!告诉你，香港的俞先生到 了!那年在香港，人家在酒席上认你作干女儿的哟， 这接风宴上少得了你吗?你说该去不该去?

**阮玲玉** (转作欣然)蒲导演，向您请个假吧!

蒲 团 不敢，戏已然拍完，请便!(兴犹未尽地)阮小姐，刚 刚“一夜奴隶”的表演太出色了!

唐文山 大仙，不要再提你那“一夜奴隶”好不好? 〔穆天培兴冲冲上。

穆天培 阿阮，明天早晨在江边拍外景，不要误了太阳初升的 时刻!

**阮玲玉** 误不了，请穆先生放心!

**唐文山** (点点头)再会!(挽阮玲玉离开) 〔蒲团、穆天培下。

〔从唐、阮的对面，张梦露痴痴走来。唐文山不易察 觉地一惊。张凝视唐、阮有顷，下。

阮玲玉 这位姓张，一个失宠的明星，听说曾被一个阔绰的先

生爱过，现在疯癫了…… 唐文山 (不屑地)败兴!

〔传来张梦露的疹人的笑声。

14

〔穆大师、红孩儿。

**红孩儿** 那天是什么日子? **穆大师** 你妈妈的婚礼。

**红孩儿** 我去了吗? **穆大师** 没有。

**红孩儿** 为什么?——哦，我明白了，怕人家说“拖油瓶”。大 师去了吗?

**穆大师** (稍沉吟)没有。

**红孩儿** 你为什么不去?你为什么不去 ……

**15**

〔唐家的客厅。

〔黄一坤、蒲团前后上。黄挎照相机。

**蒲** **团** 黄委员，怎么背上匣子啦? **黄一坤** 黄某辞去委员，当上记者了。

**蒲** **团** 委员当记者，这不是往下溜吗?人往高处走啊!

**黄一坤** 我的蒲大仙，冲你这句话，你就永远只能当个导演! (指相机)这是匣子，照相匣子，这里头装的是什么? 舆论!知道什么是舆论?舆论就是舌头!匣子一 背，人送雅号，无冕之王!我当委员，可以审查你的

电影；我当记者，可以评判你的电影。 **蒲** **团** 合着黄先生生来就是为了对付我的?

**黄一坤** 玩笑话!(凑过来)这位唐先生不愧是一代人杰，大

茶庄开业，小娘们儿上床，人生不过如此吧!

蒲 团 (动真感情)苦了我们的玲玉!

**黄一坤** (不同意地)哎，前台争做戏，出人头地，后台寻靠山，

意满心足——人生亦不过如此吧! 蒲 团 我说黄委员，哦，记者，嘴上留德吧!

黄一坤 (张开嘴)啊……舌头! 蒲 团 大厅喝酒去!

**黄一坤** 请!(二人下)

〔阮玲玉、唐文山着结婚礼服，嘻笑着上。

**唐文山** 阿玉，你真是小孩子，等客人一走，就是咱两人的天 地，你非要丢下客人，把我拉到这里来。有什么悄悄 话儿，夫人请讲!

**阮玲玉** (幸福地)文山，爱我吗?

**唐文山** (以手抚胸)我的每一声心跳，都是爱，爱，爱……(拥 阮入怀)

**阮玲玉** 我要让你为我干 一 件事— **唐文山** 说 。

**阮玲玉** 这也许是俗气，也许是迷信，可是我愿意…… **唐文山** 快说吧!

**阮玲玉** 我要你和我一同跪下，拜一拜菩萨! **唐文山** (放声大笑)哈哈哈……

**阮玲玉** 嘘，(悄声地)别吓跑了爱神!(虔诚低语)那年在普 陀山，我请回了菩萨，也认识了你!

唐文山 (遵从地)好，好，这就开始跪拜? **阮玲玉** 等一等，你去拿一束鲜花来!

**唐文山** 什么花?

**阮玲玉** 玫瑰花，要红的!— — 笨 ! **唐文山** 我是欢喜胡涂了!(下)

〔张四达上，着结婚礼服，举一束红玫瑰。

〔阮玲玉跪向菩萨，默默祷告着。张四达跪在她的一 侧 。

阮玲玉 玫瑰花；我要红的。

张四达 大喜大庆，自然是红的。

阮玲玉 (察觉，大惊)张四达，是你?

张四达 明媒正娶，这可是你我盼望多年的了!

阮玲玉 无赖，我和你早就脱离关系，你滚!不然我要报警! 张四达 报警?好啊，这个体面的婚礼上，三教九流，就差巡

警和法官了，我的太太!

阮玲玉 四少爷，张先生，我求求你，离开这儿吧! 〔唐文山举玫瑰上，见状怔住。

张四达 可以，拿钱来!

阮 玲 玉( 隐忍地)要多少? 张四达 六千。

〔阮玲玉瞥见唐文山。

阮玲玉 (平静地)文山，开给他一张六千元的支票。

唐文山 (阴鸷地冷笑)一张六千元的支票?我早就怀疑你们 旧情不断，拉拉扯扯，万没想到，拉扯到我的婚礼上 来了!我唐某人视金钱如粪土，可也不会拿一分一 厘去还怀中女人的旧情债，心甘情愿地买一顶绿帽 子戴在自己的头上!

〔黄一坤迳直闯入，翻本执笔，直奔唐文山。

黄一坤 呵，此时此刻，唐先生的心情自然是十分激动。什么 如花似玉，金屋藏娇之类，如此一般感受就不要说 了，请唐先生谈谈如下感受，即娶一个走红的明星， 不仅可以使唐经理的名声顿增百倍，就连那新摘的 黄山毛尖、君山细蕊也因玲玉夫人的润泽而增价三 分……(回头猛见张四达)哟，怎么这还有一位新郎? 哦，张先生，张四少爷，你的名声、风光可远在唐先生 之先噢!(转念一想)好!一个新娘，两个新郎，有价 值———先给三位来张合影，阮小姐，笑一笑……

唐文山 (忍无可忍，揪住张四达)走，到前厅去，我要当众揭

破你这个冒牌货!

张四达 (大笑)哈，哈，哈……

唐文山 (猛然回身，抓起菩萨像，摔碎在地上)去你的虔诚!



〔唐、张二人扭下。黄一坤如获至宝，举照相机，随 下 。

〔阮玲玉木然不知所措地拾捡着菩萨像残片。

〔张梦露穿着同阮玲玉一模一样的新娘礼服上。 **阮玲玉** (始惊骇，复平静)张小姐，你——-到别处疯去吧! **张梦露** 阮妹妹，祝贺你的好日子!

**阮玲玉** (似哭似笑地)我的好日子 ……

**张梦露** 原谅我来，原谅我穿这身衣服来。我是为唤醒你，为 报复他。听说过我被一个男人骗过吗?

**阮玲玉** 听姐妹们说过。由那，你才疯的，哦，对不起! **张梦露** 听说过，你的唐先生甩过一个女明星吗?

**阮玲玉** 他说是被人 ……

**张梦露** 我就是那个被甩的女人，疯女人。逼我疯而又不能

不疯的，就是你的新郎馆唐先生! **阮玲玉** (仍不情愿地)不 ……

**张梦露** 我还没有说完——他广东老家还有一个原配的老 婆!

**阮玲玉** (痴痴地)张家姐姐，你说，你在骗我，你在骗我!

**张梦露** 靠了茶庄，他寻到明星，靠了明星，他办了大茶庄。

人家叫他明星老板，叫我、叫你——茶叶明星!(疯 笑)嘿嘿嘿 ……

**阮玲玉** (亦笑着)多么好听，多么水灵灵的名字——茶叶明 星!

张梦露 (呼叫)来，拿酒来!(侍者端酒上，供酒复下。张自 持一杯，一杯递阮)为你，为我，为了所有的茶叶明 星、绸缎明星、商业明星、政治明星、高尚明星、卑下

明星、屎明星、尿明星们……(饮泣)干杯! **阮玲玉** 干杯!

**张梦露** (大笑)哈哈哈 … …

**阮玲玉** (亦大笑)哈哈哈 ……

〔唐文山、张四达象斗罢疲伤的困兽，摇晃着，哼笑 着，走上。四人相视无言。乐声骤起。唐文山缓缓 走向阮玲玉，唐邀阮，阮欣然，二人起舞。同样地，张 梦露邀张四达，二人起舞。舞步皆悠然醉然。蒲团、 黄一坤及众人走上，围观。乐停舞止。

**阮玲玉** (仪态凛凛地)拿酒来!

〔侍者端酒来，在场者每人自取一杯；众人皆举杯期 待着——

〔阮玲玉巡视着，而后款款走向张四达 —

阮玲玉 (对张，深情地)我爱过你，那是少女的纯情的爱呀， 想一想，都像这杯中的酒，令人陶醉 …… (深深地摇 头)去吧!(饮酒，又取一杯，走向唐文山)和你，那是 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纠缠，是前世的善缘?是后世 的孽根?是秋千上的游戏?是梯架上的攀登?(摇 摇头，浅浅一笑)去吧!(饮酒，又取一杯，走向蒲团) 蒲导演，大善人!要不是你，偷天换日，来几分欺骗， 那些幸又不幸的人们还怎么活下去?为你的好心， 为你的骗术，干杯!(饮酒，又取一杯，走向黄一坤) 黄记者，这个世界上一点儿也少不了你，为你的舌 头，干杯!(饮酒。寻找着)小玉!来，“拖油瓶”也要

把你拖来，今天这个日子怎么能少了我的后辈人呢? 〔阮玲玉拖来了小玉。

小 玉 妈妈，我长大也要学你，演戏有多好啊!

**阮玲玉** 是啊，倘有来世，妈妈还要做艺人，哄着人们开心。 可是妈妈不许你做!

小 玉 为什么?

**阮玲玉** 我下地狱，你上天堂。(忽然想起)穆先生呢，穆先生 为什么没来?(大声喊)穆先生!穆先生!哦，穆先 生 …… (她奔跑着追去)

〔效果声大作：先是卖报声 ——“看报味，看报味，阮 玲玉桃色新闻味!”“看报味，看报味，阮玲玉与人通 奸味”“看报味，看报味，奸夫唐文山，张四达控告 味!”“大明星阮玲玉等候开庭审判味!”声音渐化做 风声、雨声，人们的嘻嘻声、哈哈声、如雷的窃窃私语 声，声音像一张网，将奔跑着的阮玲玉网住……

阮玲玉 穆先生，我不再寻呼你!还是那句话，艺术上我尊你 为兄长，可是，(真情地一笑)在我的眼中，你永远是 一个天真的大儿童!你，也不必寻呼我，因为，(惨 笑)我是名声狼藉的被告 … … 我是被告?不!在这 个叫作人间的地方，我生活了二十五年，检点我的所 作所为， 一丝一毫，无愧于心，我应该是原告，原告! 〔红孩儿推穆大师，出现在一侧。

红孩儿 你为什么不向她伸出双手，或是敞开胸怀，眼巴巴地 看着她坠入死亡的深渊?你却活着!

穆大师 我活着 …… (向着空瞑低声呼叫)阿阮，我经受你余 下的风风雨雨五十年!

阮玲玉 好心的影迷们，你们爱着的阿阮去了!我睡在黑暗

的胶片上，躺在冰冷的盒子里，日后每当在幕布上重 现的时候，那总是对你们的祝福!哦，亲爱的马大哥



〔马大哥出现在另 一侧，脸上仍是可掬的谦卑的笑 容。

阮玲玉 谢谢你，为了医治我的失眠症，把做道具用的三瓶安 眠药送给了我，让我有了自己的归宿 …… (隐去)

马大哥 (诚挚地表白)我可不是凶手!(沉痛地将手一挥)开 吊 ——

**16**

〔众人抬阮玲玉的银白色的铜棺，缓缓上。哀乐低 回，幡带飘飘。棺之两侧竖一副对联：

是非太无凭百犬吠声杀弱者

舆论别有在万人空巷看明星 横 幅 ：

艺人阮玲玉之丧

〔抬棺者中有：蒲团、马大哥、穆天培 …… 〔 抬棺引进 。

〔一向穿红的红孩儿，亦即小玉，此时周身严严地披 裹白纱，白纱长拖于地，迎面拦棺，倒地跪拜，形同 “ 路 祭 ”。

**小** **玉** **( 哭嚎)妈妈——**

〔空中响着一个声音：我下地狱，你上天堂!…… 〔台之一侧，有一张空空的轮椅。

**——剧终**

**风月无边**

刘锦云



刘锦云，男，1938年生于河北雄县。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 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一级编剧，代表作有《狗儿爷 涅槃》、《阮玲玉》等。

人 物

李 渔(笠翁、十郎、谪凡)

蒲松龄 袁 姨 铁笛子

*雪* *儿* *霁* *儿*

坠 儿 秋 儿 一 灯 吴士举 许恩师 尤先生 柏先生

李 犟 大公子 二公子 送信人

**时** **间：**清顺治、康熙年间。 **地** **点** **：**江南。

**第** **一** **幕**

〔丝竹声、锣鼓声、号子声 …… 〔 号 子 ：

划嘞嘞嘞，划嘞嘞嘞， 江上漂来大戏台。

唱戏的疯哎看戏的傻， 编戏的呆呀呆!

唱罢 一 代代， 代代唱不衰， 唱不衰 … …

〔同时幕启。 一 只扎彩的大木船停靠在江岸。可见 船头也可见内舱。水声、光波映衬。

〔一灯和尚内做戏腔：“好一派江景也!”继而上，袈 裟、拂尘，一副僧人模样。

一 灯(口念)锵，锵，锵 … … (停住，做关云长捋髯动作)铁 笛子，快吹呀，我这儿要起唱儿啦!

〔铁笛子执笛上，后随蒲松龄。 **铁笛子** 大法师，您这是哪出儿啊?

**一** **灯** 关老爷《单刀赴会》呀，像不像? **铁笛子** 您这还缺个周仓哪!

**一** **灯** 老蒲，来，委屈您，扮个周仓。

**铁笛子** 人家松龄先生，就会坐在聊斋里，拿笔写他的鬼狐 传，拿不了这青龙偃月刀。

蒲松龄 他这哪是关公啊，整个儿一法海。和尚，你不是说笠 翁备下美酒，约你我来赏花吗?不去岸上看那满山 的杜鹃，这船上有什么奇花异朵呀?

一 灯 嘿嘿，只怕在你那数十本聊斋里还找不着呢!

〔李渔在说戏，侧身走着，引雪儿、霁儿上，二小女着 简便戏装，雪儿扮女，霁儿扮男。

李 渔 走!嗒，嗒，嗒……好，铁笛子，托着走— 雪 儿 (唱)“我和他誓和盟早共修—— ”

霁 儿 (唱)“我和他甘和苦曾并守—— ”

雪 儿(唱)“我和他当众吃尽交杯酒—— ” 霁 儿 (唱)“我和他对众抛残赘婿球…… ” 一 灯 (喝彩)好!

李 渔 一灯法师，蒲大仙，烦劳二位仙耳，听听我的村调。

哎呀，大法师，你可不该白天来哟! 一 灯 (认真地)怎么?

李 渔 晚上来呀，(指其光头)李渔省点五只蜡烛! 一 灯 又 拿 我 开 心 。

蒲松龄 笠翁兄，方才就是大作《比目鱼》吧?

李 渔 是拙作。二位，先等等……(继续说戏)要紧的是，心 要掉在戏里头，戏文里那个唱戏的女孩，怎么说的?

雪 儿 (背诵)“爹娘生下我，我的五行八字注定我是个女戏 子，天把我交给了戏，地把我许给了戏，所以一日也 离不得戏场，离了戏场就要生灾作难。”

**李** **渔** 离了戏场，就要生灾作难，说的就是咱作戏的人。

《比目鱼》这个戏，就说的是你(指雪儿)刘藐姑一生 下来就与戏结缘，随父母沿江唱戏，你(指霁儿)扮的 谭楚玉，一个十八岁的流浪男儿，落脚入了这个戏 班。因爱戏，谭楚玉爱上了刘藐姑，刘藐姑爱上了谭 楚玉。二人台上戏合，台下心合，心合戏更合，戏合 心更合。到头来，为抗邪恶，刘藐姑沉江入水，谭楚 玉入水救人……两个人再也没上来，双双化作一对 比目鱼。再说唱法，吐字是第一要紧，有口无声，那 是哑巴；有声无字，叫人闷煞；有口有声又有字，赏于 心悦于耳，叫人陶醉煞。再记住，先是人随箫笛，后 是箫笛随人，这叫金蝉脱壳。你们先随着笛子爷爷， 然后呢……

雪 儿 然后再甩了笛子爷爷。 **铁笛子** 这就对喽!

李 渔 好，喘口气，歇一歇。(介绍)老蒲，这个叫雪儿，这个 叫霁儿。

〔雪儿，霁儿拥向蒲松龄。

雪 儿 我们早就知道您，鬼狐先生!

霁 儿 先生，不能白看我们的戏，赏个有趣儿的故事听听 吧!

李 渔 你笔下那些故事，我给她们讲过。 蒲松龄 爱听吗?

雪 儿 爱听又不爱听。

蒲松龄 为什么爱又不爱?

雪儿 那故事让人心动，就爱听呗!想想那些小女子一个 个那么俊美，相比之下，我们都成了木头人，心里好 堵哎!可是那些小女子，末了儿都化作一阵清风去

了，反不如我们这些木头人，一个一个还都在着。

蒲松龄 哎呀呀，不得了!笠翁兄，看来松龄之所以每每于夜

阑人静之时，剪烛焚香，秉笔挥毫，苦苦请来我那多 情的狐仙小翠、牡丹仙子和爱笑的婴宁，也许就是因 为眼前缺少这既可人意，又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 的妞妞 ……

一 灯 怎么样，蒲大仙，不虚此行吧? 蒲松龄 噢 ?

一 灯 赏 花 呀 !

蒲松龄 噢噢 … … 果然娇美!上次来没有见过，想必是新近

所得，不知“名花”产自何地呀? 李 渔 考考你的眼力。

蒲松龄 (端详二女子)看形态和眉眼，总象是关中女子。

李 渔 好你个聊斋先生，真是红粉阵中人，一言中的。上次 去陇中，过潼关，一位老爷素知兄弟有这么一点点嗜

好，就以二女相赠。 蒲松龄 说说“名花”的妙处。

李 渔 蒲先生叫我夸你们呢!最难得，两个小尤物对音律 无师自通。早上给的曲子，晚上便能粉墨登场。单 说那一口冷硬的关中语，一夜之间，就变成细弱温柔 的吴语。

蒲松龄 (诡昵地)还有呢?

李 渔 这，自然还多有妙不可言之处，最叫人……

蒲松龄 打住吧，再说下去，一灯法师的全部修炼就前功尽弃

了 。

雪 儿 (羞涩)大人 ……

李 渔 嘿，一不居官，二不为宦，我是谁的大人!铁笛子，带

她们去后舱，把另外几支曲子再练一练。 **铁笛子** 是，老爷。

李 渔 又老爷啦!

〔铁笛子、雪儿、霁儿下。袁姨同时上，用托盘端着酒 具 。

袁 姨 十郎!

李 渔 叫这我爱听。

袁 姨 叫着爱听，说着就不爱听了——钱，找来没有?二位 见笑了，好在都不是外人。

李 渔 (来兴致)今儿这事儿巧了。咱李渔这辈子最怕的 事，是迎面遇见官儿，想啊，面对面碰上了，怎么办? 上前一步，有阿谀奉承之嫌，后退半步，有简慢不恭 之罪，干脆，回家坐着。可日子久了呢，还得去见一 见，讨点，要点啊!最好遇见一个大方的。今天遇见 的这位，说大方不大方，说小气不小气，出手给了20 两白银，末了儿还饶了一句，说这原本是预备给春香 院里的一个姐儿翠袖添香的钱。

袁 姨 噢，原本是给窑姐儿的!十郎，这钱你也接下了?

李 渔 哟，老太婆还满贞节的!这钱买不得柴米?买不得

绸布?买不得油盐酱醋茶?大不了把我李渔当成个 青楼……男子吧?银票收好，可要留出“买命钱”来 哟 !

蒲松龄 买命，买什么命?

袁 姨 买螃蟹。这位嗜螃蟹如命，把买蟹的钱叫做“买命 钱”,还说不吃螃蟹写不出字来。留下，给你留下。 这一点点，只怕顾头顾不了脚哦!

李 渔 几日以后，有个堂会，点名要看咱的新戏《比目鱼》,

听说那位老大人手松得很哩，一定能多给你带些赏 钱回来。

袁 姨 (叹气)唉!

李渔莫愁莫愁，只要大门敞得开，总有施主送钱来。

一 灯 我念经，你唱戏，彼此彼此，不过是我比你多了这么 一个物件——(取出一只钵)

袁 姨 (爽快地)好啦，酒总是有的，难得一聚，你们先小酌 几杯，我再侍弄几个菜去。(下)

李 渔 哈，钵!我李渔四处卖唱，八方讨要，缺的就是这么 一个家伙呀!法师有没有多余的，送李渔一个。

一 灯 和尚送人以钵，这可是犯禁的事。再者，赠你一钵， 说不定就要夺走我的大片施主。

李 渔 此言差矣。你化缘，我化缘，你缘非我缘，皆因你寻 一静，我寻一动，那行善的施主，把吃斋念佛给了你， 把吃喝玩乐留给了我。你我同行不同路啊!来来 来，喝酒——(三人同饮)

一灯方家方家，出言不空。喝酒—

蒲松龄 (饮酒)方才，那小女子的妙处还没有说尽哟……

李 渔 大仙，你是又要搜集一篇聊斋吧?这次终于舍下你

的狐姐姐，鬼妹妹，来江南一游，真是难得。

蒲松龄 老天赐缘，又看戏又赏花，足矣!仁兄，兄弟在扬州 托人带的条幅，收到了吗?

李 渔 收到了。你听，(背诵)“幅少情长，一行逗起泪千行。 写到情酣笺不够，捱咒，短命薛涛生束就。”文好，字 也好，大家气象。

一 灯 贫僧也有幸玩赏过。松龄先生， 一灯也化缘你一幅 字吧!

蒲松龄 老前辈，你也来逗弄我。松龄还要讨教，老前辈大半 生急流勇进，怎么忽地就出家了呢?

一灯 一 言难尽，不说也罢! 一灯 — — 以往的俗名就不再 提了吧——曾是大明朝的进士，做过崇祯爷的钦点 命官，惜乎大明江山不永，闯王攻进北京，咱换下大 明朝服，吃起了闯爷大顺朝的奉禄，吴三桂老儿献 关，引来了顺治爷，区区又穿马蹄袖，戴红缨帽，为一 位大清国的小吏。可算得上变化多端吧?大概也为 士林所不齿吧?袈裟一披，从有入无，有则常变，无 则永无……打住，在您二位面前，我就不卖弄有啊无 的这点小见识了。

蒲松龄 大法师，不必说得这么玄而又玄，其实呢，你与我等 相比，不过是多一绺头发和少一绺头发而已。噢，笠 翁兄，当年大清国初立，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 时候，你老兄剪头发的故事，堪称士林一绝，至今还 在大江南北流传呢!

李 渔 嗨，无非说我不像嘉定、扬州的勇士，那么忠烈悲壮， 那么可歌可泣，从而定我一个麻木不仁和玩世不恭 的罪名，对不对?

蒲松龄 仁兄过谦，岂是这几个字了得!

一 灯 贫僧也有耳闻，再听听你松龄先生说说笠翁剪发的 故 事 。

蒲松龄 说是，一群族中人，聚集在家庙前，头上的散发乌黑， 手中的剪刀雪亮，肤发受之父母啊，岂能随意损得， 先闻一人哭声嘤嘤，瞬间众人嚎声一片 ……嗯?众 里寻他，不见了李渔先生。千呼万唤，先生始出现于 众人面前。你道他甚等模样?乖乖，只见他头上前

后左右密匝匝插满了黄灿灿的菊花，手里还提一篮 装得满满的菊花朵儿；口里喊着：插花吧，插个满头， 过了今日，没了头发，想插就插不成了!哈哈，笠翁 兄，真是作戏的高手啊。

李 渔一人生在世，总有些个非做不可的事，既然可以笑着

做，为什么非要哭着去做呢? 蒲松龄 堪称千古一绝!

李 渔 非也，千古一绝的是他，刚刚故去的金圣叹先生。

蒲 松 龄 就是那个批《水浒》,批《西厢》,批六才子书的金圣叹

先生?得的是什么疑难不治之症? 一 灯 唉，冤哉枉哉，被官家砍了头。

蒲松龄 怎么回事?

李 渔 听说是一伙无能造反的秀才，又无法排遣胸中的愤 懑，聚集在一起，去哭什么劳什子宗庙，糊里糊涂地 落了个惊扰先帝陵寝之罪，牵连多人被杀，圣叹先生 便在其内。

蒲松龄 就刑时，这位大贤定有惊人之举吧?

李 渔 叫你说着，却又绝决出人意外。那日，刑场设在一黄 土坡前，时辰到，斩官下令，刀斧手手起刀落，圣叹先 生人头落地……据在场人言，那颗人头在地上滚了

两滚，竟又开口说话——

蒲松龄 等等，必是说：好快的刀!

李 渔 正是这句。先生何以知晓?

蒲松龄 若不是这句，他便不是圣叹先生。

李 渔 占尽风流? 蒲松龄 占尽风流。

一 灯 小小时辰，松龄先生又获两篇聊斋，不过，太沉重了，

说点轻快的吧!

〔那边传来雪儿、霁儿铃儿般的笑声。 **蒲松龄** 轻快的，在那边呢……

〔三人举杯。灯转。

〔笑声中，霁儿追逐着雪儿。

霁 儿 (做戏腔)娘子慢走，为官人的来也!

雪 儿 去，丫头家家的不害臊，总这么官人官人的，你知道 怎么作官人?

霁 儿 就像戏里那么作呀!别忘了，八出戏里你可都是我 的老婆，我可都是你的老公。我霁儿前世修来的福

分，能娶上你雪儿这么个俏美人儿! 雪 儿 呸!再胡心，我把你推到水里去!

霁 儿 哎呀，好姐姐，我是旱鸭子，下不得水!我不是你官 人，是你妹妹，还不行吗?

雪 儿 说来，也怪咱们大人，他偏叫你演个哥儿，叫我演个 妹儿，一朝定下来，就是几年不变，总这么你是官人，

我是娘子的，也该调换一下了。

霁 儿 真要调换一下，怕你还不习惯呢!

雪 儿 也许是吧。这些年来，咱们台下论姐妹，台上称夫 妻，好像还真有了那么点揪人心肝的情分呢!

霁 儿 呸，鬼丫头，别来打马虎眼，你那点揪人心肝的情分， 可不在我身上喲 ……

雪 儿 叫你嚼舌头，你说我的情分在谁身上? 霁 儿 在呀、在那边喝酒呢 ……

〔雪儿追霁儿，灯转。

〔袁姨忙着手中活计，对铁笛子说。

袁 姨 情分，情分，这小蹄子，她倒成美不够儿了!也难怪，

这一茬一茬的女娃儿，我见多了，是凡像她这样的， 都通性灵，上台都招人儿，十郎也都掏心掏肝地喜 爱。

**铁笛子** 这雪儿，不是潼关太守老爷送的吗?

**袁** **姨** 对呀，来的时候刚十三，细胳膊细腿细脖子，就是一 个字儿，白!十郎从上看到下，说了一句话：脚好看。

(悄声)他呀，有邪癖，就喜欢看脚…… **铁笛子** (狎谑地)袁姐姐可算得知根知底儿! **袁** **姨** 呸!

**铁笛子** 咱铁笛子可没那一好!

**袁** **姨**你呀，一辈子就抱着你的笛子吧!要说人家大娘子 真是菩萨心肠，眼瞅十郎跟前守着这么一群，白天黑 夜，耳鬓厮磨，也不在意。嗨，嘴说不在意，我看女人 都一样，这不带着大公子、二公子回杭州了，图心静 呗!可把这么个大家撂给了我。

**铁笛子** 大娘子一去，你老人家不就是当朝一品了吗?

**袁** **姨** 皇上姥姥也得有钱!开门五件事，离钱走不了道儿。 这伙小蹄子，光知道吃、穿、花……还有他，白天黑夜

地缠着守着，也不在意自家的身子骨儿，哼! 铁笛子 姐姐，你吃醋了吧?

袁 姨 老东西，说说就没正形儿!

铁笛子 (神秘地)你们可是有过……对不对?

袁 姨 (不在乎地)有是有过，可那是二十年前的事啦，你知

道眼时下十郎他叫我什么? **铁笛子** 不是叫姐姐吗?

袁 姨 (动情)不，他……叫我妈。那大概是他最烦闷的时 候。难哪，一家几十口，常年价在外头漂，净见些个

不愿意见的人，说些个不愿意说的话，卖唱讨口饭 吃，吃饱了，再去卖唱，图什么呢……(抹泪)

铁笛子 (不知怎样安慰才好)他袁姨，你……怎么不嫁人呢? 袁 姨 (爽快地)我嫁你吧!要我吗?

**铁笛子** 要不起!我就趁一根笛子，还满身都是眼儿，漏气。 〔 灯 转 。

〔三人还在饮酒。

一 灯 《比目鱼》,好!那戏文，我是在佛堂里，就着灯儿，伴 着罄儿，哭着笑着，一口气读完的。

**蒲松龄** 笠翁兄，这船头上做戏场，可算得江南水乡一景啊， 在我的齐鲁老家难得一见。

李 渔 仁弟留下来， 一定要看一看惟我江南才有的梨园胜 景。暮色将临，渔火渐次升起，大小船只停泊在这江 湾处，围着我们这作戏的大船，宛如众星捧月。等四 下里黑起来，我们这里灯光骤亮，开戏了。唱到情浓 处，曲声相伴涛声，平添无穷韵味。

蒲松龄 可惜老蒲近日就要返回山东，下次专门来访， 一定要 看李家班船头上的《比目鱼》。

李 渔 二位一言为定? 一 灯 一言为定!

〔此时，有一只小船出现在大船旁，高宅送信人站在 小船上。

送信人 敢问，这是李家船吗?

〔铁笛子、袁姨、雪儿、霁儿先后闻声上。 铁笛子 是李家船，你是谁?

送信人 我是高宅吩咐来的，哪位是李班主? 李 渔 我是李渔。

送信人 李班主，幸会!不多打扰，长话短说，敝宅有事，家主 吩咐，请李家班过宅帮衬，这是帖子—-(递一白色 纸张，铁笛子隔船接过)

**铁笛子** 不是唱堂会吗?怎么送这报丧帖呀?

**送信人** 家主吩咐，请李家班过宅，不是唱堂会，是帮补哭丧。 **一** **灯** 哭丧?消灾念经，应该是我的差事呀!怎么 ……

**蒲松龄** (作色)岂有此理!这是堂堂的李家班，此差恕不应 承，留着那“丧”,自家去哭吧!

**李** **渔** 慢来慢来，请问这趟哭丧的差事赏银多少? **送信人** 120两，这是银票。

李 渔 好大方的主家，够三个堂会的进项。笛子叔，接银 票。(铁笛子迟疑)班主发话，快接银票!(铁笛子接 过)袁姨，这下够咱开销一阵子了吧?记住，可要留 出“买命钱”哦!

〔袁姨默默接过银票，抹泪。

**送信人** 家主吩咐，要八男八女，陪灵哭嚎，三天六个时辰。

李 渔 哈哈，活儿不算累。雪儿、霁儿，到时候你们都能哭

出来吧?(见二人已在饮泣)快收住眼泪，不能白白 流掉，这可是能换银子的哟!

**送信人** 家主吩咐，请李班主……

李 渔 还有什么吩咐?要我李渔披麻戴孝?

送信人 不敢。家主一向倾慕李班主过人文才，请李班主为 升仙的太老夫人写一篇碑文，(递过)这是老人家的 生辰本事。家主恳请，碑文尽可写得华彩一些，笔润 另付。

李 渔 知道了，明朝寅时一定送到。

送信人 久闻班主高才，眼见为实。告辞!(下)

一 灯贫僧随李家班 一 同前往，化缘多少统归班主。

**蒲松龄** (高声)大才子李渔，为人哭灵，可算得天下第一哭! 李 渔 (一笑)只要哭得好 ……

〔 幕 落 。

**第** **二** **幕**

〔船上的“堂会”戏正在进行。作戏在船头，其声可 闻，所见为舱中。

〔清谈客尤先生、柏先生搀扶着许恩师由作戏现场进 入舱中小憩。许恩师须发皆白，边走边说。

**许恩师** 记得吧，那个灯谜怎么说来着?

**尤先生** 唔，远看高楼广 — **许恩师** (接)近看大户人家—— **尤先生** 出来穿红挂绿——

**许恩师** 进去男女混杂!对。这灯谜说的就是这戏班唱戏。 远看那戏台，可不是高楼广厦嘛，近看那台上陈设， 可不是大户人家嘛，出来了，一个个穿红挂绿，进去

了，男女混杂一片!想想看，够多么贴题。 **柏先生** 贴题，贴题。老大人，请这边坐。

**许恩师** (称赞)戏是真好!瞅那小人儿，眉是眉，眼儿是眼 儿，一个儿赛一个儿，那小嘴儿一张，(学唱)咿……

甜，脆，唱者有此二字足矣。喝酒吧! **尤先生** 老大人，请，酒已齐备多时了。

**许恩师** (四下看看)就这么喝?连个穿红挂绿的都没有?还 不如回衙呢，寡，太寡!

**柏先生** (会意地)老大人，这是戏船，不是花船。

**许恩师** 老夫依稀记得，某先生有云：花乃戏也，戏乃花也，难 以解孰戏孰花也!

**尤先生** 老大人，我们自带名花上船——(向外拍拍手)

〔内应声：来喽!随后，秋儿、坠儿由小船登上大船， 进入舱内，二小女熟练地围坐在许恩师两侧。

许恩师 (左右看看，拈须笑笑)二位先生方才说老夫是顾曲 行家，算不得哟，是戏迷，老戏迷。年轻的时候，为看 戏，我追过码头，名为追戏，实为追人。老夫如实招 供，女戏子的猩红腰带，我存着好几根呢!这话，四 十年前招供，人家说是荒唐，二十年前招供，自己羞 羞答答，而今如许年华，方觉一吐为快。(对左右二

小女)几岁了? 坠 儿 十四。

秋 儿 十三。

**许恩师** 妙，小花两朵。

**柏先生** 老尤，快给老大人把盏吧!(取一只小小绣花鞋，将 一只酒杯置于绣花鞋内，托出)

**许恩师** (兴味盎然)小小绣花鞋，内置酒杯一盏，此名金莲 杯 。

**尤先生** 请大人享用!

**许恩师** 雅兴，雅兴，二位倒真是帮衬的行家里手。(对左右) 妞儿，何方人士?

坠 儿 回大人，小女家住太行山下。

许恩师 (指指小鞋，赞赏地)不错，小足如锥，指的就是你们 那个地方 ……

**柏先生** 趁大人兴致，当场脱鞋验证验证，叫我们也开开眼，

如何?

**许恩师** (笑笑)免了吧!哎，怎么不见堂会的主人，我的门生 吴士举呢?

**尤先生** 吴大人正在向戏班的李班主问话。

**许恩师** 就是那个诗词歌赋都能来上一点的李渔? 〔灯转。吴士举拉李渔走来。

**李** **渔** 吴年兄，你就让我再听完这支曲子行不行?这几折

戏，今天是她们第一次彩唱。

**吴士举** 不是你自己编的吗，还没听够?

李 渔 年兄，这滋味可是你当官的永远体会不着!故事是 你编的，文词是你写的，而今在台上活起来了，在娃 儿们的口中唱出来了，啧啧，心里头那美，拿你这个 县官我也不换哦!

吴士举 你这番得意的话，留到酒桌上，当着老恩师的面再说 吧!老恩师还在舱中等着呢。

李 渔 啥恩师，刚才你不是说领我去参见许大人吗，怎么又 老恩师了呢?

吴士举 你还不知道，许大人就是当年主考你我弟兄的老恩 师呀!对了，当年你那“五经童子”的美名就是由老 恩师为你取定传扬的呀，快去拜见。

李 渔 (大惊失色)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 〔舱中演区。

许恩师 耳闻，这位班主德行有亏，然耶?否耶?

**尤先生** (大为不满地)岂止是有亏，简直是下九流!他也配 当文人?他那也叫文章?不过是津津乐道几段房中 术，还有什么酒后不能行乐呀，新婚之夜不宜过度 呀，如此而已……

〔舱口演区。

**李** **渔** 他们正当恩师的面“夸赞”我呢!

吴士举 你这“五经童子”,怎么又当班主了呢?

李 渔 也许是命吧，也许是脾气，就这两样儿，一旦定了，就

都难改变。 〔舱中演区。

尤先生 唔，还有许多奇思妙想呢!合欢树如何才能长得茂 盛?李先生说，要用男女一同洗澡的水来浇灌，若将 水隔上一夜再浇，效果尤佳，还说他屡试不爽。还 有，杏树不结果怎么办?李先生说，将处女的裙带系 在树上，明年一准结出又香又艳的红杏来 ……

**柏先生** 讲下去，多么逗人遐思的好文章啊! **尤先生** 无聊至极!

**柏先生** 悠悠百岁，不做无聊之事，何以遣有生之年哟!

**尤先生** 更有甚者，有人问：李先生，酒色财气，最好者何也? 李先生高声朗答：好色!

**柏先生** 废话!你不好?无非是他敢明说，你不敢。 许恩师 (问左右)妞儿，叫什么名字?

坠 儿 坠儿，扇坠儿的坠儿。 秋 儿 秋儿，秋天的秋儿。

许恩师 有什么急扯白脸的?一个戏班的班主，胡诌就胡诌， 原非良家子弟。

尤先生 禀老大人，他还有狂言呢!他说现而今，能有几个人 记得大唐朝的宰相，但妇孺皆知他们本家李太白先 生，狂不狂?刚才还说，三百年后，今天在座的，能被 人记起的，怕只有一个李笠翁先生。照这意思，连老 大人也不在他话下了，这还了得!

许恩师 (愤由中来)他狂!他牛!也罢，我们这些凡夫俗子 们占尽了荣华富贵，剩下的都赏给他们吧，让李班主 和他的戏子们，心里也平一平。净顾絮叨了，吴士举 呢 ?

**尤先生** (喊)吴大人!

〔舱口演区。 李 渔 在叫你。

吴士举 哪是叫我呀，是要我引见你班主。老人家看堂会，每 到这个时候，几杯老酒下怀，总要女伶人在他面前清 唱两段，还要班主或说或唱，来上一段，逗他一乐，再

由他赏钱，才算收场。 李 渔 他会认出我的 ……

〔这时候，船头上的戏散了，雪儿、霁儿已卸去头面， 尚穿彩装，来到舱口，铁笛子同上。

李 渔 (如获救星)快去，随吴大人到舱中叩见老大人。 铁笛子 老爷，你不去?

李 渔 不用你多嘴。(急下)

〔吴士举带雪儿等入舱中。

雪 儿

(跪拜)给老大人叩头。 霁 儿

**许恩师** (喜悦地)起来，起来!刚才问过，你们两个， 一个是 大雪纷纷的雪儿，一个是雪后天晴的霁儿，原本是双 花并蒂，却扮成了金童玉女，又是一对难分难舍的

“比目鱼”。这《比目鱼》的戏文是你们班主编的? 雪 儿 是。

**许恩师** 你们班主还编过什么戏呀?

雪 儿 回大人话，我家班主还编过《风筝误》、《怜香伴》、《玉

搔头》、《巧团圆》、《蜃中楼》、《意中缘》、《凰求凤》、 《奈何天》,还有一部无所不能、无所不会的书，正在 写着。

**许恩师** 叫什么名字? **雪** **儿**《闲情偶寄》。

**许恩师** 真是个巧嘴八哥儿!好了，把李班主请出来，现抓

彩，现编词儿，来上一段解闷的，老夫要亲眼看看他 才高几斗。士举，叫班主!

吴士举 (无奈地)请李班主——

〔内喊：李班主上场!有顷， 一灯上。 一 灯 (施礼)为老大人祈福求寿!

许恩师 ( 开心地)我喊班主，来了个和尚。 一灯，由大明入大 清，我们都剃了半个头，惟有你剃了个囫圄个儿的， 断了“后顾之忧”,今儿你又来出什么“么蛾子”?

一 灯 禀大人，开心解闷的，我给您带来了。铁笛子，吹起 来，李班主，请——

〔笛子声中，李渔带面具上，时而对场上人，时而对观 众，边说边舞。

李 渔 我作戏文不卖愁， 一人不笑是我忧，诸位都成弥勒 佛，我把秃笔顺手丢。谢宽厚仁慈的主家，谢心诚意 诚的看客，先受我一拜!

**许恩师** 难怪，班主就是个巧嘴八哥儿!是一个有才的班主。

李 渔 堪笑李渔无才，只好与戏结缘；堪喜李渔有才，才能

与戏结缘。李渔若有才，自去做高官，齐家治国平天 下；自去为富贾，修桥补路造浮屠。李渔若无才，那 数十篇戏文出自何人?想让人哭就哭，想让人笑就 笑，说忠则万世旌表，说奸则皆曰可杀，当今时下，除

却笠翁先生，谁还作得?

许恩师 (有意逗他)插起来门来作皇上，狂气不小啊!

李 渔 皇上，你作得，我也作得；你作一世皇上是皇上，我作 一晚皇上也是皇上。不信么?三寸竹管在我手，横 笛竖箫伴我口，想做官，顷刻荣华富贵；思逍遥，转瞬 田野山林；想当才子，即为李白、杜甫；想娶佳人，可 配西施、貂婵；想成仙得道，眼前即是蓬莱、西天……

许恩师 班主，你比大学者李卓吾先生怎样?

李 渔 自愧弗如。我没有卓吾先生那腔烈烈豪情，没有他 在通州监狱里写下“七十老翁何所求”的诗句以后用 剃刀割断喉管的壮举!我，好死不如赖活着。区区 一李渔，数十年笔耕不辍，携家庭小班奔走巡演不 息，只为人间添一点点哭不断肝肠、笑不破肚皮的小 景致而已。

许恩师 好班主，说到此处，该露一露你的庐山真面目了吧?

**李** **渔** (稍作迟疑后，边取面具边说)戴着假面吐真言，露出 真颜讲假话，世人皆如此，李渔所不为。(叩拜)门生 李谪凡拜见恩师!

**许恩师** (不解)李谪凡?(细细端详，愣住)吴士举，他到底是 谁?

**吴士举** 回禀恩师，他是我的年兄，李谪凡。

**许恩师** (吃惊)怎么,你是当年的“五经童子”? 李 渔 正是门生。

许恩师 (使劲摇头)非也，非也!(回忆)那是崇祯八年，在婺 州的春及堂，老夫测试诸考童对五经的见识，有金华 李谪凡者， 一举夺魁。我刻印了他的考卷。还有人 将他的诗句刻在了竹子上，我还记得两句呢：“樽前

有酒年方好，眉上无愁昼始长”。活脱脱一美少年! 可惜呀，这位五经童子，在赴杭州应试的途中，被强 盗害死了。

**李** **渔** 禀恩师，门生未曾死。应试途中，遭遇强盗是真，但

幸免遇难。至于应试嘛，也就落榜了。 许恩师 这么说，“五经童子”未曾死?

李 渔门生未曾死。

许恩师 你就是李谪凡? 李 渔 正是门生。

**许恩师** (陡然变色)呸!如此苟活，分明现世!落第举子，比 比皆是，哪个像你?作个农夫，去躬耕田亩好不好? 作个冬烘先生，去教教村童识得“三百千”好不好? 搬一张方桌摆在街头，为贩夫走卒去代写写平安家 信好不好?谁叫你作倡优，当戏子，和这些小旦坤伶 混迹一处?斯文安在，纲常何存?天地君亲师，统统 被你辱没尽矣!

李 渔 恩师暂息雷霆，容门生请教。方才恩师看门生拙作 《比目鱼》的时候，嘴角笑吟吟，额头汗津津，好一个 超等戏迷，老人家看戏的兴犹未尽，怎么转脸就骂起 作戏人来呢?

**许恩师** 愚顽不化。听着!戏，赏得，作不得。即如嫖娼一 事，嫖者风雅，娼者下贱，如此而已。不过，今日赏钱 照付。吴士举，代老夫赏班主银票!

〔此时，李渔被坠儿、秋儿的容貌体态吸引住，已忘其 所在。

**李** **渔** (招呼)二位小大姐，过来!(二小女走过)叫什么名 字?

坠 儿 玉扇坠的坠儿。 秋 儿 秋天的秋儿。

李 渔 愿意随我走江湖，吃碗开口饭吗? 坠 儿 求之不得!

秋 儿 我也愿意。

李 渔 (高声)回禀老大人，赏银不要，求大人把这两个唱戏 的苗子赏给李家班吧!

**许恩师** (果决地)不，堂会佣资照付，两个小妞儿奉送。这一 行也不能绝了种不是!

李 渔 谢大人恩典。

许恩师 士举，传我的话，左右三州五府十八县，大小码头，一 律不许接纳李家班作场唱戏。违者严办!

**吴士举** 是 。

**李** **渔** 敢问大人，这是为何?

**许恩师** 免得你在老夫的辖区内招摇过市，扬言是我的门生， 坏了老夫半世的清名。

〔李渔如泥塑般呆住，其他人也僵在那里。

一 灯 哟，怎么都成我们佛殿里的泥胎了?(捅捅李渔)喂， 不值得这样!瞧，这家伙，我送你了- (举一钵递

过)

〔 幕 落 。

**第** **三** **幕**

〔船行在江上。

〔船头，雪儿、秋儿向前瞭望。

雪 儿 秋儿，快看，船快到九江了。江风好大呀!(迎风喊) 长江，我想变一条“比目鱼”!……

秋 儿 雪姐姐，“比目鱼”可是两条啊!(看水中)姐姐看，比 目鱼，成对的……比目鱼，你跟着我们干什么?你想 到台上来唱戏呀?那个姓许的老头儿，不许我们唱

.

〔坠儿慌张上。

坠 儿 雪姐姐，不好了! 雪 儿 出什么事?

坠 儿 大人把自己关在后舱里，一会儿哭，一会儿笑 ……

雪 儿 (笑)好啊，他呀……他像他自己说的，好比是女人在 生孩子，他是在写戏。

坠 儿 写戏?(终于明白)噢，写戏就是装疯卖傻呀? 秋 儿 好啊，唱戏的疯，看戏的傻，编戏的……

〔霁儿哭啼啼上。

霁 儿 姐妹们，我对不起你们! 坠 儿 霁儿姐姐，你怎么啦?

霁 儿 (难以出口)我，我想离开这里，去唱戏…… 雪 儿 (忍着)去哪里唱戏?有人来挖你?

霁 儿 (点头)嗯。 雪 儿 谁家?

霁 儿 马家班。许我持头牌，改唱旦角，和你一样，红遍江 南……

雪 儿 你答应了? 霁 儿 (点头) … …

雪儿(情急)霁儿，霁儿，咱们白白姐妹一场啊，眼下这么 点难事你都忍不住。你知道吗?大人又在为我们编 新戏呢!

霁 儿 我去求大人，跪下求他。

雪 儿 你不能去打搅他，他正在用心思。

霁 儿 我去求大人，我对大人说，无父无母的霁儿，就是想 活得好一点点儿……

〔灯转。后舱里，李渔正玩赏着一只红红的熟蟹，沉 吟。

李 渔 (忽而怒不可遏)螃蟹，横行不法的螃蟹!(举起来想 摔掉，又舍不得……继而怒指案头)……阙里侯，享 尽荣华的阙里侯，诚然，你有的我不曾有，切记住，我 有的你也不曾有!你有几个肮脏钱，不，文人不说 钱，文人管钱叫“阿堵”——你有几个肮脏“阿堵”,干 尽了世上肮脏事，睡够三妻四妾，玩遍了花巷青楼， 欲壑难填，又寻一个嘴巴光光的小小娈童，说什么九 女……不如一男，丑，丑死!我写他蚕豆脑袋莲疮 腿，他娘生下他来就没屁眼儿!可这……不如一男， 令阙里侯神魂颠倒的一男 ……是个什么味道?打

住!不然李渔就是不折不扣的阙里侯了!好，就写 他个到头来人财两空，冻饿而亡!……许恩师，呸， 许老头，你就象这螃蟹，不不，一 日之师，终身之父。 我治不了你，我编派一个皇上来治你。许老头听着， 你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你一言兴邦，一 言丧邦，你凭什么不让李家班唱戏?这，这也太直白 了点儿!(摇头)换戏，来点儿咱戏里总也离不了的 风花雪月。……好一个毛稚子，你买静子为奴，念其 十三岁，尚幼，不忍破其身 惭愧，渔也不如你。 静子年长，你却病了，等你好了，静子死了。可怜静 子，以处子之身入门，又以处子之身辞世……哎呀， 李渔!你怎么净想些个平平庸庸、浑浑噩噩、不痛不 痒的玩意儿?一辈子就憋不出个杜丽娘、 一辈子就 憋不出个崔莺莺?一辈子就憋不出个……林黛玉? (旁白)编戏的闹混了，这时候曹雪芹还没出生呢! 不过，这种事儿时下常有。嘿嘿，神有神道，鬼有鬼 道，黄鼠狼钻水沟- 各走一道!要都成了他们，世 间就没了李渔。 — — 喝酒!本家太白先生酒助诗 兴，文思如涌……(变色)可是最叫我恼恨的，还是这 个阙里侯，不，这个不叫我们唱戏的许老头儿。不叫 唱戏，还要我李渔干什么?(啪，一掌拍在桌子上，不 觉又托起螃蟹)哈，好肥的蟹哟!

〔霁儿上，雪儿跟上。 霁 儿大人。(跪下)

**李** **渔** 霁儿，你怎么了?有什么话，起来说。 **霁** **儿** (依然跪地)我 ……

雪 儿 霁儿要离开咱这里，去投马家班。

李 渔 (一惊)在这里，待烦了?住腻了?不喜欢你们总在 口中叫的我这个大人了?还是跟雪儿闹别扭了?

霁 儿 都不是，大人……霁儿想去那里唱戏，想唱戏。 〔袁姨、铁笛子、坠儿、秋儿上。

袁 姨 (伤心气恼地)丧良心的白眼儿狼，进李家班的时候， 你们牙还没长齐，把着手掰着嘴地领你们学、教你们 唱，翅膀刚硬，就要飞呀!

**铁笛子** 背主的奴才，就该乱棍打死!

霁 儿 大人，你不放我，我就不走……

李 渔 没有饭吃，肠子要打茧，没有戏唱，嗓子要长结。霁

儿想走，还有谁想走，说。

秋 儿 我可不走，一出戏还没学呢! 坠 儿 你先少说两句!

**铁笛子** 崇祯年大乱的时候，跟随咱老爷躲进大山，三天不见 水米，我没叫过难。一部传奇，唱上一天一夜，我一 根笛子吹它一天一夜，血水顺着笛管淌下来，我没叫 过苦。今生今世我跟定了李家班，轰也轰不走。

李 渔 那是因为你离开我就没法儿活，她离开我活得更好， 你是快要落架的黄瓜，她是刚刚扭嘴的鲜桃。

袁 姨 霁儿，你是程太守转赠李家的，父母为你立过卖身文 书，想走可没那么轻巧。

李 渔 (似触到痛处)小女子，起来吧!我也有一张卖身文 书，那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正捏在那个姓许的大人 手上，掐扁捏圆都任凭于他!我放你走。是去搭马

家班? 霁 儿 是 。

李 渔 那马班主我认识，是个野心勃勃的家伙，口吐狂言，

要唱遍江南无敌手呢。(关切地)到那边去，是拿咱 们当角儿伺候?

霁 儿 马班主说，让我改唱旦角，许挂头牌。 袁 姨 瞧瞧，整个儿一个见利忘义!

李 渔 ：好啊，这一下就和雪儿姐姐同行当了。雪儿，快去把 你的行头挑两件给她，留个念想儿。

霁 儿 大人，霁儿忘不了您的恩德，我还要唱《比目鱼》、《奈 何天》,为您扬名。那边的马班主也喜爱您的戏，说 您的戏一本一本都叫座儿。

李 渔 袁姨，给她做点好吃的，噢，连这个螃蟹也给她，吃完 再走。

霁 儿 大人，不用了，来接我的船，就在前边等着我呢。

李 渔 霁儿，记住，走到哪里都不要忘了你是李渔调教过的 徒儿，去吧!

霁 儿 霁儿忘不了 ……(再跪拜，下) 〔雪儿、坠儿、秋儿送下。

李 渔 (怅然地)走一个也好，少一张嘴吃饭，是吧，袁姨。

铁师傅，拿笛子 — 铁笛子 怎么着，吊吊嗓子? 李 渔 戏瘾犯了。

铁笛子 老段子?

李 渔 老段子，《单刀会》。袁姨，坐住了，听听十郎的嗓子

比二十年前如何? 〔铁笛子吹笛。

李 渔 ( 唱 )〔新水令〕大江东去浪千叠，引着这数十人，驾着 这小舟一叶。又不比九重龙凤阙，可正是千丈虎狼 穴。大丈夫心别 ……

**袁** **姨** ( 一缕柔情涌上，给他抹去额头汗水)你呀，悠着点儿 吧!

**铁笛子** (有所悟的)我给您打茶去，饮饮场。(下)

**李** **渔** (口中念念)大丈夫心别……家中大娘子有信来吗? **袁** **姨** 没有。

李 渔 大娘子不在，这个家还有我，全靠你呀!姐姐 ……

袁 姨 十郎，你今天这是怎么了?不就是走了一个黄毛丫 头吗?

李 渔 不，她们又小又嫩，羽毛不齐。我这心里空落落的， 挨不到天地……姐姐，你疼疼我，疼疼我吧!(紧握 其手，欲施亲近)姐姐，姐姐……

袁 姨 (推拒，又不失温存地)十郎，快醒醒吧，你!十多年 没见你涎着脸的样子了，看不惯……行啦，我是你

妈!(轻抚一下他的脸颊) 〔雪儿上。

雪 儿 大人，袁姨。

袁 姨 (又转而酸酸地)来了 ……说吧，吃什么?

李 渔 ((忽又神采飞扬地)吃笋，当然要吃笋。笋者，集清 淡、洁净、芳香、松脆于一身，任肥肉、嫩猪无与堪比； 再吃个萝卜，俗话曰，吃萝卜如蜜，打嗝如屁。然生 吃则臭，熟吃则不臭。这就像有的人，初见面似乎是 个小人，深交以后，原来是个君子……

袁 姨 (稳稳重重地)我看这会儿也不空落落了。我给你做 去，一定把你的萝卜小人，煮成萝卜君子。(下)

李 渔 (端详雪儿)刚刚哭过?

雪 儿 姐妹一场，能不伤心吗?我俩哭，连带得那两个小的 也跟着哭。

李 渔 看你脸上，想必好一场胭脂雨哟!瞧，横一道，竖一

道，快擦一擦。(递手巾给她) 雪 儿 (擦过，嫣然一笑)好了吗?

李 渔 取 一 支笔过来。(雪儿自托盘中取墨笔)不，要 一 支 眉笔。(雪儿迟疑地取来眉笔)来，我给你画眉。学 着，往后这样画——(雪儿不情愿地仰面让他画，他 边画边说)画眉，先看鬓，鬓长，则眉短，鬓短，则眉 长，所谓眉峰入鬓。你看，你的眉有一点点平，眉的 传神处在弯曲，所谓眉如远山，眉如新月，其实是稍 有山形月意而已，要真的画个远山、涂个新月出来， 岂不是拿我雪儿的脸当成宣纸了吗?这就好，这就 好……怎么,你哭了?煞人风景，叫人败兴!

雪 儿 (推开李渔)大人，十郎，你不该这样，在我这个小女 子的脸上，留不下千古诗文。

李 渔 戏都不叫唱，写下了诗文又有什么用处?

雪 儿 我也不明白，反正我不愿意人家说你，听人家说你，

我心里不好过。

**李** **渔** 人家都说我什么?

雪 儿 人家说你呀，天大的才学，都生生乱来了! 李 渔 人家没说，我是怎么乱来的呢?

雪 儿 (凌厉地)乱看啦，乱说啦，乱想啦…… 〔李渔抚其颊。

雪 儿 乱摸啦!

李 渔(狠狠地)小东西，你比大娘子，比袁姨还厉害。

雪 儿 (半娇半嗔地)我要是真厉害，就像霁儿一样，坐上一

只小船，顺江流走了。 李 渔 你为什么不走?

雪 儿 (爽快地)舍不得十郎!

李 渔 我这里有什么呢?钱粮上，一家人吃了上顿愁下顿； 一张老脸上，像江南的水田一样，画满了沟沟汉汊。

有一点点才学吧，还像人家说的，都乱来了。 雪 儿 单有一样东西，你没有说。

李 渔 是什么?

雪 儿 在一个物件里盛着。 李 渔 在什么地方?

雪 儿 (一指)那只钵里。 李 渔 (看看)空的呀!

雪 儿 一灯法师用它去做什么? 李 渔 化缘啊!

雪 儿 就是缘……哈，十郎也有才学不够的时候! 李 渔 (一下抱过她)好雪儿!

〔二人拥抱，伏在床上 ……

〔袁姨端托盘，送汤饭来，见状止步，并轻轻放下帘 笼。

〔灯暗。有顷，铁笛子引大公子、二公子上。此时李 渔正在用膳，雪儿伺在一旁。两公子皆穿孝服。

**铁笛子** 老爷，不好了，大娘子过世了! 〔两位公子跪定。众人皆上。

**二公子** 爹爹，我娘 … …

李 渔 你母患的什么病症?

**大公子** 腹中疼痛，一夜暴亡。母亲临终的时候，有话让孩儿

捎给爹爹。

李 渔 你母说什么?

大公子 母亲说：一不要奔丧，二不要举哀，三不要李家班停

止唱戏 ……

二公子娘还说，让爹爹保重，不要过分伤心 …… 众 人 (呼叫)大娘子……

〔 众人下 。

李 渔 (揽其二子自语)这一天过的……放走一个人，唱了 一段戏，温了一个旧情，画了两道眉毛，死了一个老 婆，剩下两个孩童……儿子，回家，给你娘上坟去。

〔 幕 落 。

**第** **四** **幕**

〔李渔来到自家坟地，四下探寻。

李 渔 (自语)有人说我太轻狂，就因为我轻狂，做事不机 密、不检点，连累得我们李家坟上连青草都不长…… (四下看)其实，这不长得挺欢势吗?不过是说几句 实话，干几件想干的事，不藏着，不掖着，心里头舒坦 了，拉倒。(对坟头)祖宗们，不会因为我，叫你们在 阴间里见了熟人抬不起头来吧?(寻找着)噢，那里 埋着的是我的做大官的叔祖，自称李青天，他那墓碑 最高，碑文最长，密密麻麻的字，像烧饼上的芝麻，直 说得死者功与天齐。生前，百姓怕他，当面送一块 匾：明镜高悬。暗地里口碑：天高三尺，骂他刮地皮 刮得厉害。噢，他那坟上的青草倒是长得不多。(指 另一坟)嘿，这是我的堂兄，小时候净欺负我，我不记 恨你，死了死了，一死全了。(指又一坟)那是我的出 了五服的大伯，自幼吃军饷，直熬得当上了吴三桂的 随从，吴老贼给清兵让关的时候，是他给开的城门， 瞧，他那坟头上的青草倒是茂密得很。啊!这新坟 里埋的是我的徐氏老妻，共度人生风雨四十年!(惊 异地)啊，这新坟新土上，密匝匝长出一层嫩草来，无

疑预示着来日蒿草的繁茂，所致者笃定是老妻的阴

功，断然不是李渔的阳德…… 〔李犟背竹篓上。

李 犟 谪凡!不认识了，我是你叔李犟。

李 渔 犟叔公，哈哈，你老人家身板儿还硬朗?

李犟 硬朗，还能扳倒一 头水牛!瞧，你也长出小胡子来

了。我这给你送来了鲜笋、萝卜。(从篓中取出) 李 渔 老人家知道我好这口儿?

李 犟 从小就钻园子扒我的萝卜、笋，能不知道?这还有自 醅的新酒、酱山鸡，守着你媳妇的坟，爷儿俩喝一盅。

李 渔 李渔谢谢叔公。

李 犟 鲤鱼?你不叫谪凡，叫鲤鱼了?就是那个跳龙门的 鲤鱼?

李 渔 跳了一次，没跳过去，就不跳了。 李 犟 (取笑)改游小河沟儿了?

李 渔 游不好，瞎游吧!叔公，喝酒。

李 犟 侄子，趁酒兴叔公在你面前充个大，说你一句。知道 吗，有人说你闲话了，都传到你叔公耳朵里了。叔公 不信，我说你们瞎编排，我那侄子，呱呱叫的“五经童 子”,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犟叔看什么都走不了眼，

别说看人，就是看牛…… 〔雪儿、坠儿说笑着，上。

雪 儿 哎呀，我的大人，有这么好的地方，还去游什么山，逛 什么水呀?各色野花漫山遍野，小蜜蜂成群地飞，坠 儿说，醉得她像喝了酒一样 …… (见李犟叔)老爷爷， 看模样，您就像画儿里画的那个砍柴的樵夫似的，坠 儿你看像不像?

坠 儿 (端详)象，象，就是斗笠戴歪了点儿 …… (过去为他 扶正)

李 犟 (有点眼花缭乱)她们是哪里来的?

李 渔 都是咱李家班唱戏的坤伶，就是女戏子，怕我心里 闷，陪我来了。

李 犟 (无端警觉)白天晚上都在这儿?

雪 儿 (笑)老人家，人最闷的时候不就是晚上吗?

坠 儿 白天还有您老人家前来说话饮酒，晚上可就我们仨 啦，夜风呼呼的，好疹人呐!

〔李犟叔把李渔扯到一边。

李 犟 谪凡哪，在大奶奶坟上，这么着……合适吗?

李 渔 (有意打岔)不瞒您说，我合适了，可她们两个不合适 了，不约而同全得了打摆子病，说来也巧，她俩都是 每天发病一次，发病先后只差半个时辰，这个火烧火 燎，那个冷成一团……

雪 儿 我们躺在一张草榻上，大人还拿我们开心，说他是火 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

李 犟 (指斥李渔)谪凡，不能这样，这样好不了!

坠 儿 (不觉地)好了，是杭州城里来了一位郎中，只用两剂 药，我先好了，雪姐姐跟着好了。

李 渔 叔公，她们陪我来，是想就手把戏熟一熟。二位小大 姐，就把“投江”那段戏走给叔公看看。叔公，您净看 我们在台上唱了，还没见过我们在台下唱呢!您饮 酒，看戏。

雪 儿 火人，原本是霁儿的那段戏，坠儿走得溜溜(读四声) 的了。

坠 儿 还不是多亏雪姐姐教我。

李 渔 好，走戏。叔公，您饮酒。

雪 儿 (边说边走)我在这里骂完了贪财的坏人，奔向船头， 假作“跳江”——

坠 儿 (边说边走)我一看心上人“跳江”了 ……跟着去救 她，也奔向船头，也假作“跳江”——

李 犟 (看不过)合着都是假的呀!守着江水，干嘛不真跳 啊，难怪人家说，你们唱戏的净玩儿假!

李 渔 哎呀!犟叔，侄儿谢谢您老人家!(鞠了一大躬) 李 犟 ( 不 解 ) 这 … …

李 渔 侄儿顿开茅塞呀!我们干嘛不真跳呢?我们既在船 头作戏，就该来它个真“跳江”啊，雪儿，你水性怎么 样?

雪 儿 大人好健忘，那天夜间在江里游水，你老人家只顾仰 面看天上的星星，一个浪头打来，可是我把你拖上船 来的哟!

李 渔 坠儿，你的水性能成?

坠 儿 大人也忘了，那天不是我从船头跳下去，抓上一条鲤 鱼来?(忙改口)哎呀，不是“李渔”……是那个活的 鲤鱼!

李 渔 (笑)这个李渔也不曾死呀!噢噢，你们是一对小鱼 鹰啊!咱这“一招儿鲜”,足以折服天下人。好宝贝 ……(一时高兴，忘情地把二女揽在怀里，并左右各 吻一下)

李 犟 (再不忍睹)告辞，你们的戏，我看够了!(气哼哼下) 李 渔 犟叔……

雪 儿 这孤老头子，活该孤死!

坠 儿 雪姐姐，有咱真跳水这一招儿，足可以和他马家班唱

对台了。大人说过，“一招儿鲜，吃遍天”啊!

雪 儿 这半年，那姓许的老头儿不许咱们唱戏，马家班都唱 疯 了 。

坠儿 他们没脸，也唱咱家的《比目鱼》,那霁儿和雪姐姐一 样，也扮的是刘藐姑。(忽然想起)那霁儿不会跳水 吧?

雪 儿 (笑)她呀，旱鸭子，见水就晕。 坠 儿 那呀，马家班输定了。

李 渔 还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许可咱们唱戏哟! 〔一差人引吴士举上。

差 人 吴大人到! 吴士举 笠翁兄!

李 渔 哎呀，吴年兄，久违了!你这新任府台大人出行，怎 么如此轻装简从，车马轿夫呢?

吴士举 到李家坟茔谒见笠翁先生，焉敢骑马乘轿。噢，这两 位小大姐，我见过的。

李 渔 (指引)我的当家正旦雪儿，你认得的。噢，坠儿，记 得吧，这位吴大人可是你的“娘家人”呢!

坠 儿 我的“娘家人”是许老大人，(学着)小足如锥，说的就 是你们那个地方，哈哈……

**李** **渔** 顽皮!

**吴士举** 年兄，兄弟正要告诉你。你我的老恩师许大人，告老 还乡了。

雪 儿 谢天谢地!

坠 儿 哈哈，他到底熬不过咱们!

吴士举 兄弟特来向仁兄发布告示，在下官的辖区内，大大小

小的码头上，李家班可以放心大胆地唱戏了。

李 渔 (强忍着欣喜)不好，老恩师刚刚卸任，就人走茶凉?

吴士举 既然是茶，时间久了，总归要凉的哟!听说年兄为祭 奠嫂夫人，结庐祖坟，兄弟就急忙赶来了。

李 渔 对对，老恩师那条禁令，还是你给我招来的呀! 吴士举 所以，解铃还须系铃人哪!

李 渔 (极其认真地)李家班终于能够唱戏了。雪儿，坠儿， 随班主叩拜青天大老爷——(三人跪地)说：谢青天 大老爷恩准我们唱戏!

三 人 (高声)谢青天大老爷恩准我们唱戏!

吴士举 笠翁兄，大才子，你不是要活活折杀小弟吗?快快请 起!依兄弟愚见，年兄已在这里结庐有日，于嫂夫人 已属礼数周全。眼下正是乡里各色庙会纷纷开场的 时光，沉寂多时的李家班，赶快适时开箱吧!

李 渔 年兄大恩如天，愧煞李渔无以为报。兄弟冒昧，还有

一事相托。 吴士举 年兄请讲。

李 渔 兄弟考虑再三，打定主意，想将两个犬子托在年兄门 下，以年兄之德才，教化他们成人，企望不要推辞。

吴士举 不让他们子承父业?

李 渔 年兄不会是讥笑我吧?四处流徙，漂泊卖唱——其 父，无业。

吴士举 年兄过虑，士举诚惶诚恐，受此谬托，一定尽心尽力， 力举二位虎子成才。

李渔 李渔以埋在这家坟里的先人和将要埋在这里的后人 的名义，深感年兄大德，只愧无以为报。

吴士举 兄弟不图你别的报偿，只求一件，我死之后，求你给 我写一篇碑铭。哎。你可不要像给别人写的那样，

把吴某人天上地下地乱吹一通哦!

李 渔 揭我的老底儿!那不是为了挣点买螃蟹的钱吗?对 你吴年兄，一定是功过分明，绝不溢美，临末写上要

紧的一句—— 吴士举 什么?

李 渔 当官也不容易!哎，黄泉路上，安知孰先孰后，要是 我先死去呢?

吴士举 我来给你书写碑文，临末也写上要紧的一句—— 李 渔 什么?

吴士举 唱戏不是美差!

〔二人执手，相视而笑。

**〔** **幕** **落** **。**

**第** **五** **幕**

〔江湾处，夜色沉沉，渔火簇簇。风声、水声、锣鼓丝 竹声。李家班、马家班的对台戏就要开场。

〔李家班船舱内，亦即“后台”。袁姨在跪拜梨园行里 的“老郎神”。

袁 姨 (祷告)老郎神，老郎神，你老人家也姓李，原本是大 唐朝的天子，偏好唱戏；你们本家李十郎，也好唱戏， 你何唱戏可没误了当皇上，他好喝戏可把什么都误 下了……说乱了!今儿是马家、李家唱对台，他马家 班不说理，挖走了我们角儿还不算，外带没羞没臊没 脸皮，也唱我们家的《比目鱼》,你唱也白唱瞎唱，你 没我们家的“一招儿鲜”。老郎神您问啥叫“一招儿 鲜”,那里唱着唱着，唱到一个地方儿，真往大江里跳 哎，悬哎!您可得保佑哎，别忘了，您也姓那赵钱孙 李的李哎 …… (翻来覆去地祷告着)

〔蒲松龄与一灯上，蒲松龄提一篓螃蟹。 蒲松龄 袁姐姐!

袁 姨 蒲先生，大法师，你们可来了!

蒲松龄 瞧，“八脚将军”,那个嗜蟹如命的家伙呢?

袁 姨 舱里躲着呢，说今天晚上你们要不来呀，这场戏，他

不敢看。

**一** **灯** **为什么?**

袁 姨 您想啊，对台戏， 一头是雪儿， 一头是霁儿，同唱《比 目鱼》,同唱一个刘藐姑，又都是他把着手、掰着嘴教 出来的，无论谁败在谁手里头，都是往他心上捅刀子 呀 !

一 灯 人活着，就是自己跟自己较劲。我那俩徒弟念经，从

来分不出好坏，我也不去分那个。 蒲松龄 谁比得了你，和尚。

〔锣鼓响，继而有两种锣鼓声音交织着 ……

袁 姨 (骤然紧张)打开台“通(读四声)鼓”了，听，那是马家 班的锣鼓——狂啥呀，有能耐自己编一个，别唱我们 十郎的《比目鱼》;有能耐自己养一个，别抢我们的霁 儿 … … (两下里锣鼓交织传来，又转身对神龛)老郎

神啊 … … 〔李渔上。

李 渔 二位仁兄，果不爽约，听，就要开戏啦! 一 灯 走，先到后舱喝两盅去，给你壮壮胆!

李 渔 · 笑话，干了一辈子戏了，我怕什么,我怕什么?

袁 姨 就是，怕什么,咱什么都不怕!瞧，有“命”了，我这就 给你们煮上，下酒。

李 渔 (欲下，转身对袁姨)要紧的是汤， 一定要给雪儿把汤 喝足，戏中间要喝够三碗。记住，先把乌鸡煮烂，放 笋片，放“裙边”不要放葱姜，先大火，后文火……

袁 姨 知道了，知道了! 〔锣鼓声。

李 渔 好你个马家班……

一 灯 走，喝酒去。

〔三人执手。

蒲松龄 (低声)仁兄，你的手在发抖!有人说，班主看对台 戏，不死蜕层皮，好象是真的。

李 渔 我要进你的聊斋了吧! 〔三人下。

袁 姨 (自语)十郎今儿这是怎么了?(提蟹下) 〔雪儿上。

雪 儿 (背诵那一段)“爹娘生下我，我的五行八字注定我是 个女戏子，天把我交给了戏，地把我许给了戏，所以 一日也离不得戏场，离了戏场就要生灾作难。”(瞥一 眼神龛)老郎神，别那么看着我，今儿有风有浪，正好 给我雪儿这施展的当口儿。站在船头，唱够说够，往 江里一跳，单凭这“一招儿鲜”,就告诉世人，作我十 郎的戏，就该这么作!……哎哟，老郎神，原谅小女 子刚才口出狂言，求求你，大唐天子李隆基，李大爷，

保佑雪儿唱个十全十美吧! 〔袁姨端托盘上。

袁 姨 雪儿，快，趁还没开戏先把这碗汤喝下去。 雪 儿 (关切地)他喝了吗?

袁 姨 (明白是谁)人家说了，你是唱戏的，他是看戏的，这 会儿，唱的比看的当紧，叫你先喝。喝吧，闺女，袁姨 也不会亏待他。

雪 儿 (神往地)袁姨，可天底下的男人，是不是他最好?他 那么老，老得像个爷爷；又那么小，小得象个孩子。 他那么明白，比谁都明白；又那么糊涂，真的，不是装 的，比我还糊涂。这个十郎，噢，大人……

袁 姨 (心有所触)叫他十郎吧，十郎，十郎，这么叫，心里滋 味不一样 ……

雪 儿 (扑在袁姨怀里)袁姨……我知道，你跟他好，你也知 道，他跟我好，你一点不嫉恨，还护着他，护着我，好 袁姨，妈妈……我从小就没有妈妈，是个小可怜，(不 服气地)小可怜儿怎么着，能唱大戏!

袁 姨 别撒娇了，小可怜儿，擦擦脸，画画眉，就要开场了。 雪 儿 听说蒲先生来看戏了，我可得好好唱，有时候我的想

法可傻了，总想变成他那聊斋里的人该有多好，傻死 了 ! ( 欲 走 )

袁 姨 哎，汤!

雪 儿 (两口饮下)袁姨!(亲袁姨一口，下) 〔 李 渔 上 。

李 渔 ( 看着雪儿的背影)看着她们，这心里就觉得…… 袁 姨 心疼是不是?

李 渔 不……是说不出的滋味，就像是心上长出一层细茸 茸鲜嫩的小草来……一下子变得血脉流得快，文思 涌得快，脚步跑得快……你说，会不会也死得快?

袁 姨 (气恼)你呀，说说就不着调!外边的人都知道有个 堂堂李渔，可谁知道你会是这样。

李 渔 这不就是当着你吗?在袁姐姐面前，我从来是一丝 不挂!

袁 姨 你最好还是穿上点儿，省得着凉。 〔 铁 笛 子 上 。

铁笛子 (打喷嚏)阿嚏!今儿晚上这风，就是凉!可你说邪 不邪，天这么凉，看戏的人兴头儿高着呢，还没到掌 灯的时候，大小船只就把咱们的船围了个风雨不透，

都嚷着要看“一招儿鲜”。“一招儿鲜”,还有人喊成 “一勺鲜”,当着咱们袁姐姐给熬“鲜鱼汤”呢!

**袁** **姨** 不是鲜鱼汤，是乌鸡汤。

铁笛子 噢，是乌鸡汤……什么呀，净打岔!我都忘干什么来 了，老爷，大仙和法师要驾一条小船去看戏，邀您也 同 去 。

袁 姨 快去吧，省得一个人想看又不敢看，不看又惦着看。 带上这螃蟹，刚蒸得，还有酒，看着，喝着，吃着，戏唱 好唱赖的，别忒走心。唉，不干什么不遭什么罪!

李 渔 我光喝酒，不看戏，行了吧?(摇摇头，下) 袁 姨 笛子，过来，我给你留着碗汤呢!

铁笛子 还是姐姐疼我!

袁 姨 去你个老东西的!

〔灯转。李渔、蒲松龄、一灯，在小船上，吃酒、看戏。

李 渔 风急浪大，小船摇得厉害，二位大黑天地赶来，真是 捧场啊!

一 灯 黑天我来，你不正好省点五只蜡烛吗?

李 渔 喝你的酒吧，花和尚，这会儿我没心思拿你开心。

一 灯 我有心思拿你开心哪!咱把这小船就停在离你李家 班和他马家班谁家也不远、谁家也不近的地方，同看 你两个徒弟唱你同一出戏里的同一个人儿，边上陪 着的又是编戏的老馆，又是班主，这真是个乐子!

蒲松龄 是啊，你看，两个台口，两个场面，一模一样；再看两 个娃儿，同样的身段，同样的节拍，一招一式，两两较 量，壮哉!李班主，你看怎样啊?

李 渔 (目不转睛地看着)活脱脱应了一句俏皮话：八戒啃 猪蹄儿—

蒲松龄 怎么讲?

李 渔 自残骨肉!

一灯此时此刻，班主的心情如何呢?

李 渔 还是一句俏皮话：拉屎攥拳头—— 一 灯 怎么讲?

李 渔 暗使劲!

一 灯 大雅近俗!

蒲松龄 内行看门道，班主也教我们品评品评。

李 渔 ……你看霁儿，到底是唱过正生，看那水袖，幅度大， 亮得开，可又不如雪儿身段婀娜。你听，雪儿善走高 音，俏丽挺拔；霁儿善唱低调，沉稳厚实……

〔一阵风浪。 一 灯 好 大 的 江 风 !

〔喝彩声。

李 渔 好雪儿，一个卧鱼儿，下得轻飘，起得利索，得了满堂 彩，噢，该是“满江彩”!二位，一人一个螃蟹，吃着，

喝着。 一 灯 你 呢 ?

李 渔 我搭一个小划子，上大船，今天风浪大，再去嘱咐她 们几句。

蒲松龄 (发现什么)奇怪，怎么这会儿船都调过头来，拥向你 李家班了?

李 渔 (面有得色)不奇怪，戏迷们都知道，下面快到投江跳 水“一招儿鲜”了。大仙喝酒吧!

〔灯转。李渔在舱内，雪儿进来。 雷 儿 十郎，我没给你丢脸吧!

李 渔 (抓住她的手)好雪儿，我的好雪儿……咱李家班就

要获胜啦!咱家的霁儿也没能救活那该死的老马。 你摸，这心跳得咚咚的!

雪 儿 十郎，十郎，你听着嘛，你放心，船头跳水，我一定会 跳得高高的、飘飘的……我又瞎想啊，要是我跳，你 也跳，咱俩真的化做一对比目鱼……

李 渔 再让人家打捞上来，变成人?

雪 儿 干嘛打捞啊，就是鱼嘛，老在水里头，游来游去；省得 人家说，他是大班主，她是小戏子，都是鱼，一样，多 好 !

李 渔 好，好，都是鱼……(端详地)看看，眉毛又没画好，拿 笔来……(接过笔，为她画眉)这叫蛾眉，知道为什么

叫蛾眉吗? 雪 儿 知道 … … 李 渔 别说话!

雪 儿 让说又不叫说 ……

李 渔 你一动就画不成了。其实古时候，男人也修妆画眉。 屈原就画眉，而且画的是蛾眉，楚怀王喜欢他，招来 了楚国宫女的嫉妒，“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逐谓余 以善淫”……

雪 儿 (着急)十郎，快，该我出场了!

李 渔 浑 话 ， 修不好妆怎么上场。袁姨，汤—— 〔袁姨端托盘上。

雪 儿 (小声)就要跳水了，跟你说会子话，你还叫人来 …… 李 渔 (极专注地画着)袁姨等等，就要好了——

〔戏场上乐声大作。可见坠儿扮男装，在起舞演唱。 一旁是在吹笛子的铁笛子。

坠 儿 (在舞中，低声叫)雪儿上场!

**铁笛子** (低声作答)在画眉，在画眉……

〔一灯、蒲松龄象是也来急着催场。

蒲松龄 笠翁这个张敞画眉，怎么没完没了啦?

一灯“比目鱼”上路，能不细描细画、尽善尽美地修饰? 蒲松龄 就象我送我的狐仙飞升那样?

一 灯 嘘，天机……

〔李渔还要继续画下去。

雪 儿 (再也不能等了，起身)十郎，我去了! 袁 姨 (举碗)汤!

雪 几(回头)回来再喝……

〔乐声骤起，戏场上。雪儿起舞，坠儿相伴。

雪 儿 (唱)心痛苦，难分诉，终朝望你偕夫妇。谁想今朝， 拆散中途……(念白，深情地)身为女伶人，合如风前

烛，今生难遂愿，来世偕夫妇…… 〔雪儿戛然停住，乐声亦停住。

**铁笛子** (口念)嗒，嗒，嗒……(着急地)雪儿，快喊：郎君，喊 郎君哪 ……

雪儿(忽地高喊)十郎 — —

〔继而，雪儿作“壮别舞”,水袖长长，舞，舞，舞作一 团，直到场上一片空瞑。

〔“龙套”数人，空手做划船动作，下。李渔上，缓缓做 划船动作。

、 李 渔 (低唤)雪儿，雪儿……不在了，不在了……她不在 了!

蒲松龄 (走近李渔)一曲《比目鱼》,雪儿千古称绝。 李 渔 她，不在了。

蒲松龄 她在。

**李** **渔** **在，在哪里?**

蒲松龄 (托一木匣)在聊斋。

〔一灯举出一钵，李渔接过钵来，举向蒲松龄，蒲松龄

将木匣放在钵内。 〔同时，号子声起：

划嘞嘞嘞，划嘞嘞嘞， 江上漂来大戏台。

唱戏的疯哎看戏的傻， 编戏的呆呀呆!

唱罢一代代， 代代唱不衰， 唱不衰 …… 〔幕徐合。

〔剧终。

**十五桩离婚案的调查剖析**



**刘树纲**

主要角色

路野萍 女，29岁，大学应届毕业生，正在搞社会调 查。

罗 南 男，30岁，法院公务员，回城知青，业余作

者。

盼秋女，24岁，农民，专业养鸡户，罗南在乡下的 妻子。

萧寒 女，45岁，法院民庭副庭长，很有感情的执 法者。

李小典 女，23岁，幼儿园临时工，从小不点儿就被 人抱养。

白茹君 女，50岁，有文化有身分的女人，正在申请 与死人复婚。

郑毛毛 男，20岁，小车司机，白茹君的儿子。 特殊角色

男 人本剧叙述者，潇洒而有风度，将分别扮演

青年男27岁， 一个正闹离婚的时髦青年。

中年男40岁，小干部，大约过去是风云人物。

老年男60岁，可能是某单位值更员，老实巴交。 刘三喜29岁，被新媳妇挤兑得够呛的工人。

柳亦鸣36岁，精干而执拗的知识分子。 纠察员45岁，对违章者毫不通融的人。

儿子25岁，潇洒的青年，罗南、盼秋幻觉中的人。

女 人 本剧叙述者，热情而有活力，将分别扮演

青年女25岁， 一个本分但很执拗的妻子。

中年女35岁，朴素但很漂亮，要求解脱痛苦婚姻。 老年女57岁，市民，能说会道，在法庭不怯场。

张翠兰26岁， 一个时髦又挺俗气的新媳妇，可能是 售货员。

郑芸芸34岁，娴静善良的妻子，知识分子。 小 贩46岁，老油条，大概是个二道贩子。

儿媳24岁，漂亮的姑娘，罗南、盼秋幻觉中的人。 群众角色

一个民警，两个审判员，三、四个过路人(还可以串演 书记员、陪审员之类的角色)。

在观众们络绎入场，并基本就座的这段时间里， 他们看到的舞台上——置景工人正在最后拼搭、检 查布景；幻光工人正在调试灯具；道具员正在摆设、 分发小道具；化妆师正在为演员修妆，而扮演剧中人 (罗南、路野萍、萧寒、李小典、白茹君、郑毛毛、盼秋) 的演员，则分别在酝酿情绪，默戏，并不时检视一下 布置好的环境，试走一下地位，或清一下嗓子，咿呀 试声或两三人切磋几句台词。当扮演审判员、书记 员的演员们夹着案卷走进一、二、三、四小法庭坐下， 将写有审判员、书记员字样的标牌竖立在法台上时， 舞台工作人员退去，有戏的演员留在台上，开始半进 入角色的状态，按各自的行动准备着——总之，是强 烈的剧场演出的氛围，使观众习惯于冷静地看戏、思 考，接受本剧的演出样式。

〔潇洒而有风度、充满活力、热情洋溢的一对男女演 员走到台前，向观众鞠躬致意。

男 各位观众!现在，《十五桩离婚案的调查剖析》就要 开始。欢迎大家来法院旁听……啊，不，不，不!欢 迎诸位光临我们剧院观看演出!

女 本剧的作者和导演委托我们主持今天的演出，并向 诸位介绍、叙述他们编排的这个剧本故事，和你们一 起进行调查、剖析。因为在你们身边，生活就象一部 有声有色的戏剧在进行着。

**男**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事，**

你们都有自己的家庭、儿女 …… 女 (向男示意) … …

男 ( 恍然)啊，对对!许多青年朋友不在此列，他们正处 在恋受阶段，或者即将进入这个神圣的领域 …… (向 台下寻觅，指点)喏，那一对儿，那一对儿，——他们 显然正处于热恋之中。

女 不管什么情况，人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希望 获得真挚的爱情、美满的婚姻、幸福的家庭!

**男** 可是，严峻的生活现实告诉我们，婚姻并不都是美妙 的爱情交响曲!家庭，这个社会的细胞里，却往往蕴 含着各自的欢乐和痛苦，甜蜜和悲愁；既有热烈畅朗 的美好回忆，也有酸涩凄冷的难言之隐 ……

〔与此同时，台上的演员们已经进入规定情境。 〔当代繁华都市所特有的音响喧腾起来。

〔审判员坐在法台前翻阅案卷，书记员展开文书纸， 准备开庭 ……

女 (接着男的叙述)今天舞台上发生的事，如果与生活 中谁的实际经历有某些相似之处，那纯属偶然的巧 合，请不必介意!

男 因为离婚并不是每个家庭、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事。 就是要离婚的人，也并不把进法院看作很光彩的事 儿，甚至由于某些原因还有点那个……那个——忌 讳!所以，我们也试行一种承包责任制，今晚凡是来 离婚的夫妻，不管老少，统统由我们俩承包了!

女 (纠正，解释地)就是说，统统由我们俩来演给大家 看。

男 免得有人对号入座，胡乱猜疑!

〔罗南手持卷宗，出来呼叫当事人姓名。

女 看!就要开庭了，法院里一天的工作开始了!

罗 南 (呼叫)顾文林、陶玉珍，来了没有? 男 (忙答)来啦，来啦，在这儿!

〔男女简单扮妆，进入角色(一对青年夫妻)。 **审判员** 请你们到第一法庭来!

〔二人随审判员进入第一法庭。

〔三十岁左右的罗南在清扫楼道，他面目清瘫，不时 用深邃的眼光观察周围的人。

〔路野萍衣着入时而得体，披肩发，颇有风韵，将近三 十岁了，可是颀长的身材仍充满了活力。她背着一 个大红帆布挎包，手持一个大夹子，风风火火象在寻 找什么人，朝着小法庭察看、询问着什么,尔后，很快 地向一侧走去。

〔一个纤弱清秀的年轻姑娘，怯生生打量四周，与这 里的气氛很不协调，她稚气未退的脸庞上，一双明亮 的眼睛闪烁着与年龄不相称的冷峻的光，流露出明 显的孤独感——她是李小典。

〔李小典刚想向人询问什么,见在清扫楼道的罗南， 正抬头默默观察着她 ……

李小典 (难于启齿地)同志!我，我……找法院院长，他在哪 儿办公?

罗 南 (拄着扫帚，打量她)来打官司? 李小典 (摇摇头，又点了点头) ……

罗 南 你可以先到门口接待室谈谈。 李小典 (固执地)我找院长。

罗 南(关切地)非找院长?这里是民事庭，管民事纠纷离 婚案、遗产继承案之类的事儿。你告谁，有上诉材料 么 ?

李小典 (一语不发，神色有些悒郁) ……

罗 南 (无可奈何地叹口气)院长一般不直接接待当事人。 (悄声)他在三楼305房间，你去试试，别说我告诉你 的 。

李小典 谢谢 …… (默默转身离去，下)

〔罗南感兴趣地注视着姑娘离去的背影，他靠在一边 墙上，从口袋里掏出个小本子，记了几句什么。

〔夹着公文包的民庭副庭长萧寒，匆匆走来。她四十 五岁，严峻而有风度的仪表，会使人陡增几分敬畏。

女法官的职业特点并未掩盖她内心的感情，从她那 对略显憔悴的眼睛里，使人感到有深邃的内容在流 动 。

〔路野萍从后面赶来，追上萧寒。

路野萍 (对萧)如果我没认错的话，您是民庭萧寒副庭长! 萧 寒 (不冷不热地)对不起，请稍等!

〔萧寒走到正专注往小本上写着什么的罗南身边，从 公文包里拿出一个大信封。

萧 寒(对罗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市作家协会给我们来 了公函，已经正式通过吸收你为作家协会会员了，希

望组织上对你的创作活动给予方便和支持! 罗 南 真的么?

萧 寒 (笑笑)祝贺你!我们的业余作家已经被社会承认 了 。

罗 南 (苦笑一下)那只能说明过去。最近接连遭到退稿 ……我那个关于婚姻问题的中篇小说，也被编辑部

打回来了! 萧 寒 为什么?

罗 南 好象说作品里充满了太多苦涩的东西，写了生活中

许多无法解决的遗憾……必须修改。

萧 寒 (思索地)需要创作假么?可以给你时间。 罗 南 不，我想再深入了解一些案子。

萧 寒 好吧，我尽量为你创造一些条件——最近有接待任 务，可以派你参加。

〔路野萍发现了罗南，猛地一怔，几乎不能自持地喊 出声来。她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努力控制住感情的 激动，紧紧盯视罗南，判断着……

〔罗南瞥了一眼路野萍，并没有认出她来，默默收拾 起清扫工具，转身离去。

萧 寒 (走过去，对路)同志，有什么事?

路野萍 (正要向罗南方向追去)啊，那个人……是不是叫罗 南?

萧 寒 (审视她)什么事?

路野萍 那个人……是你们法院的?! 萧 寒 (不冷不热)找他还是找我?

路野萍 唔，对不起。我是人民大学的，我受本市婚姻家庭研 究会和妇联的委托，调查城市的婚姻状况，尤其是离 婚问题 …… (从夹子里拿出两封信)这是学校的介绍 信，这是研究会和妇联方面的介绍信。

萧 寒 (翻着介绍信)你就是路野萍?噢，李院长跟我打过 招呼。

路野萍 李院长说，我的活动由您安排。 萧 寒 你是学生还是教师?

路野萍 应届毕业生。我是研究社会学的，要在搞这次社会 调查的基础上，完成毕业论文——《对十五桩离婚案

的调查剖析》。

萧 寒 为什么是十五桩?

路野萍 十五，只是个约数。 ……我们发放了一些进行民意

测验的调查表格，还没有完全收上来。 萧 寒 你结婚了?有孩子么?

路野萍 (淡淡一笑)这也需要审查么?我又不是来打官司的 当事人。似乎您不大欢迎我来?

萧 寒 何以见得?

路野萍 一般说来，女人嫉妒心较重，尤其上了点年纪的与年 轻女人……好象很难合作得好，同性相斥。

萧 寒 是你们大学教科书上说的? 路野萍 不，我看过一点心理学的书。

萧 寒 按照这个逻辑，异性相吸，男女一结合就得难舍难分 喽?可生活比你的教科书复杂得多，到这儿来的夫 妻，恰恰都是异性相斥。

路野萍 (大笑)哈哈哈，您真逗，也挺深刻。我承认，逆定理 并不一定都能成立。

萧 寒 我是说，如果你是个姑娘，有些涉及夫妻阴私的案 子，我就可以不安排你参加。

**路野萍** 怕我害羞，还是怕什么?既然是搞调查研究，就不该 回避人类生活中的问题。

萧 寒 看来，现代女大学生很少封建色彩。

路野萍 不一定。也有个别女孩子，都上大学了，还以为男女 握握手就会产生第二代呢! ……我没开玩笑。我们 都是从禁锢中挣扎出来的。也许，将来我的论文写 出来，您会认为很不正统。

萧 寒 在你们这一代人看来我是个老保守。不过你用什么

观点写你的《十五桩离婚案的调查剖析》论文，我不 想过问。我是个搞具体工作的人，可以先领你熟悉 一下环境，把你介绍给审判员们……(她俩踱步到第 一法庭门口)你先等一下。(进入法庭)

〔罗南走来，在楼道清扫垃圾。他直起腰看了萧寒与 路野萍一眼，又埋头干活。

〔小法庭门边的路野萍，远远凝视正在清扫垃圾的罗 南，飘飘荡荡的思绪牵动着她胸臆间的往事，她脚步 彳于，在门口进退维谷。

路野萍 (思绪飘飘荡荡地)是他么?是他，是他。他怎么在 这儿?他好象没有认出我来。不，不，也许他在故意 回避我?

萧寒(从第 一 法庭出来，招呼路野萍)进来吧!在这里进

行诉讼的是一对青年夫妻。(给她看一份材料) **路野萍** 好!那就开始我对第一桩离婚案的调查。

〔二人进入第一法庭内，审判员坐法台后。萧寒为路 野萍引见后，静悄悄坐在旁听席上。女青年在一边 撕扯着手帕，已哭得泪人儿似的。男青年跷着二郎 腿坐在另一边。

**审判员** 你们具体谈谈离婚的理由。

青年男 理由?刚不是说了么,我俩性格不和。比方说，吃饭 吧，她嫌我叭唧嘴，还说我吃菜不顾别人，老叨叨! 还有，她懒，不爱收拾屋子……

**审判员** 你收拾么?

**青年男** 我?也差不多。再者，她不疼孩子——您说，她不爱 喝水吧，也不知道给孩子喂水!

**审判员** 这算什么理由?我们天天干这个，都懂，懂!你谈谈

真实原因，谈实质性问题。

**青年男** (沉默) …… **审判员** 谈吧!

**青年男** (憋了半天)她，骂我……骂我是臭流氓! **青年女** (哭了出来，委屈地哽咽着)……

**青年男** 跟您这么说吧，我就不爱听她哭!不爱让她管着我， 我交个朋友都不行，凭什么老让我囚在家里守着 她?!

青年女 (哭诉)你正常交往，我什么时候管过你，限制过你? 可你跟那姑娘算什么?整天一块胡混——有那么交 朋友的吗?你不想想，你有老婆、孩子，我不能不管， 不能眼看着让第三者插足，把咱们小家庭给搅散了!

**青年男** 你就知道老婆孩子热炕头，甭想用封建主义旧思想 限制我的自由!

萧寒(插话)年轻人!喜新厌旧，不道德的行为，是什么主 义的新思想，是什么自由啊?

**青年女** 他还说我，你还算八十年代新女性呐?别那么不开 化。小肚鸡肠!少干涉，凑合活着吧……

**审判员** 你们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矛盾的? **青年男** 早了!

青年女 (止住哭声)就从他们家落实了政策，又跟在澳大利 亚开饭馆的二大爷和四叔联系上了以后，说话气儿 也粗了，眼看着他脾气见涨，净找碴儿打架!他要跟 那个姑娘一块儿出国……

**青年男** 她净打击我!不支持我的理想，扯我后腿!

**青年女** 我是劝他别走，我说你中国字儿还认不全呢，外国 话，见面就会说一句OK, 分手就能说一句拜拜吧您

呐，到澳大利亚能干什么?!可他五迷三道，不知自 个儿贵姓了，满脑子资产阶级喜新厌旧自由化思想!

**男青年** 你甭扣大帽子!自由化?!你见过什么呀你?整个 一土老帽儿!

**审判员** 怎么这样讲话?!你们俩在法庭上不要直接交锋， 一 个谈完一个谈。

**青年男** (气呼呼地)反正，反正感情破裂了!我不爱她了，她 不理想，我要纠正这个错误的婚姻。我们俩的日子， 就象一本看腻歪了的书，已经翻到最后一页了，没 劲!一点味儿也没了。我记不准那段原话了，反正 就是这个意思吧 夫妻俩没感情了，再不离婚，就 是不道德!

青 年 女 (哭)道德?!我是人，不是衣服，不是书，想扔就扔， 想甩就甩!你道德，你当初追我的时候，怕我嫌你出

身不好，又有海外关系，你是怎么说的?! **青年男** 事物是发展的嘛 ……

青年女 那时候，你跪在我面前，象电影里的外国人似的，起 誓说，将来你如果变心，再发生唐山地震，脚底下裂 个大口子，把你埋到地球心儿里去!

**青** **年** **男** 说那个干什么?没用!没用!

**青年女** (大哭)呜嗚嗚，我就不离!就等着地震哪!怎么现 在还不地震啊，还不快点地震啊!(她把手帕碎片向 丈夫扔去)

审 判 员 别价!有什么问题咱们解决什么问题，别盼着地震

哪，怪吓人的!再说，地震也解决不了他思想上的事 儿 。

〔路野萍忍俊不禁，忙用手捂住嘴。

〔萧寒带领路野萍悄悄起身离去，她们谈着什么,路 野萍耸耸肩苦笑一下。

〔青年男、女卸去化妆，回复叙述者身分，迎上路野 萍、萧寒。

男 (对路发问)刚才他俩申诉的时候，我看到你笑了，为 什么?

萧 寒也许，你感到过于简单、浅薄了，不值得剖析?

**路野萍** 不，这当然是一种值得深思的社会现象。我笑，也只 是一种苦笑。

女 (对萧发问)观众们很想知道，你们该怎样评价这种 事情呢?

萧 寒 (略一沉吟)我虽然是法官，可生活(指观众席)是最 严肃、最有权威的裁判者。丑的行为，不论披着多么 时髦的外衣，终归要遭到社会谴责的!

路野萍 (与萧寒边走边谈)这次调查，我倒是很想重点了解 一些有第三者介入的离婚案，对婚外感情问题做点 研究。

萧 寒 走吧，我们去第三法庭。

〔二人下。叙述者男女隐去。

〔李小典自另一端走来，手中拿着一张纸，无力地靠 在墙边，大眼睛里闪动着茫然的光，匆匆走来的罗南 发现了她。

罗 南 (轻声地)怎么样?见到院长了?

李小典 (淡淡地)见到了。叫我写上诉材料、状子。 罗 南 那就写吧。

李小典 (仍是淡淡地)我不知道怎么写。 罗 南 如果你相信我，我来帮你写。

李小典 (折弄手中的纸)你帮不了忙。

罗 南 我熟悉法律程序，我代人写过起诉书。

李小典 (冷冷地)我不知道被告人姓名，也不知道她在哪儿 ……去告谁?

罗 南 (恍然，脱口而出)啊，那你是被坏人……

李小典 (跳开，喊)去!去!……你们男人一见到年轻姑娘， 就想到那种事……

罗 南 (大惑不解)哦，对不起，……我只是想帮助你。

李小典 你想做好事?挽救失足青少年?(悒郁地)可我不 是!你走吧，我不需要别人可怜我!

〔李小典无力地靠在墙角，眼里涌出了泪水。

〔萧寒夹着卷宗匆匆走来，罗南向她叙说、恳求着什 么,将她领到一侧的李小典面前。

萧 寒 (问)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李小典 李小典。

萧 寒 李小点?哪个点?这名字——挺特别。

李小典 我一直没有名字……我父母生下我来，还没有来得 及给我起名字，就离婚了。当时，我只有那么一点点 儿，都叫我“小不点儿”,抱养我的人家，报户口填的 是李小点儿。上小学了，老师给改成字典的典，典雅 的典……

萧 寒 你现在……多少岁? 李小典 二十三。

萧 寒 ( 停顿了一下)二十三岁……属羊的。你现在……?

李小典 养父母五、六年前就病死了，他们的亲戚占了房子， 我无家可归……曾经有个小时候同学跟我好，我也 真心实意跟他好，多希望能有人疼我，保护我，能有

个家……可最后还是不成，把我甩了。人家父母不 同意，嫌我来路不明，怕不可靠 ……

萧寒那你……找法院干什么?

李小典 (冷冷地)找生我的爸爸妈妈，我要告她!可又不知 道她的姓名、住址。我走了几个法院，查找当时给我 爸爸妈妈办理离婚的审判员，先找他们问问清楚

…

〔萧寒似乎在努力回忆什么,思绪不宁。

萧 寒 (动情地)是还没有找到线索么? … … 唔，到我办公 室来，我们详细谈谈好么?

〔李小典随萧寒走去了。罗南感慨地望着她们的背 影，下。

〔叙述者男、女出。

女 这样一个姑娘，她的童年，她的青春，本应该充满了 爱的阳光，爱的雨露。

男 可是，她一降生，父母捧给她的，却是一杯人生的苦 酒 。

女 她的父母在哪儿呢?在哪儿呢?(向观众询问)你们 周围有没有这样的线索?!

男 先不要着急。故事，我们要一个一个往下讲。来吧， 还是请大家一起来听听这样一对老年人的离婚案吧



〔男女二人简单扮妆，进入角色(一对老年夫妇)。

〔路野萍进入第三法庭，审判员招呼她，请她坐在旁 听席。

〔女审判员正在审理的离婚案，当事人是一对老年夫 妇，都已头发花白。女方为原告，能说会道，不怯场；

被告老头，人较木讷，老实巴交，正在翻弄一摞纸片 (帐单)。

老年女 (一条腿盘坐在臀下) ……我说这位大姐呀!我说话 不到地方，您有文化，能听明白，我说大姐呀，这官司



审判员 (和婉地)别叫大姐，称同志，或者叫审判员，法庭开 庭，别叫大哥大姐的。你把那条腿放下来，坐好，咱 们严肃一点。

老年女 (把腿放下，坐好)我说这位大……同志，您可听明白 了?我是非跟他散伙不可，坚决不跟他过了!

〔这时，一个穿皮茄克、筒裤，戴一副白手套的男青 年，喊着“萧副庭长!”急匆匆走来。他叫郑毛毛。

〔路野萍示意他轻声。

〔郑毛毛走去，向另一侧呼喊。萧寒迎上。

郑毛毛 (直奔萧寒而去)萧副庭长!我们……唔，白茹君同 志已经等您一个小时了，您看 ……

萧 寒 (不冷不热)我没有约她，既然自己要来，就等。 郑毛毛 (有点不高兴)人家工作很忙 ……

萧 寒 那就先去忙工作，请她等法院通知。你是……?

郑毛毛 我是……唔，我是小车司机。人家一直在走廊上站 着等您 ……

萧 寒 (略一沉吟)好吧，(走过法庭门口，对路)小路，来帮 我做一下记录。

〔路野萍拿着大夹子，与萧寒走出。

〔一位妇人，正背身站在远处不显眼的角落。她的衣 服考究得体，提一个黑色提包，悄悄打量着四周的 人。待她转过身来，才看到她戴一副浅浅的太阳镜，

也许是出于一种特殊心理，怕有人认出她来——这 就是白茹君，虽年过半百，风韵犹存。

〔郑毛毛引萧寒、路野萍走近白茹君。

**郑毛毛** (对白)您快抓紧谈啊，干嘛老不理直气壮?真是的， 替您着急!

萧 寒 (对郑)我和当事人谈话，这位司机同志请到外面等。

白茹君 唔，对，毛毛，你到外边等吧。(郑毛毛下)这是我和 郑老——郑安国同志生的孩子，在我们出版系统当 司机，太不懂事。

萧 寒 你托人带给李院长的信，已经转到我这儿了。请你 以后不要再托熟人找关系了，我们具体承办人会实 事求是地去处理的。

**白茹君** 别误会，我不是不相信你们，是怕时间拖得太长。

**萧** **寒** 请允许我们有一段调查研究的时间。因为，你的离 婚判决是十几年前的事了，现在需要找到当时的案 卷进行复查，而且你申诉书中提出的要求又很特殊



**白茹君** 你们可能不太理解我的感情……和痛苦。 **萧** **寒** 经过调查研究，我们将会逐渐了解你。

**白茹君** 那……我请求法院为我保密，防止扩散，我不希望在

审理过程中，把事情张扬到社会上去……

萧 寒 好，请你等法院通知吧。

〔白与萧握手道别下。 一直在做记录的路野萍抬起 头，盯视着离去的白茹君，露出不解的神情。

萧 寒 (长叹一口气)哦……走吧。

路野萍 (把记录纸交给萧)这人，是怎么回事? 萧 寒 一个要求和死人复婚的女人 ……

路野萍 (不解地思索着)和死人复婚……?

〔萧寒送路野萍回到第二法庭，然后，萧寒回办公室 去了。审理在继续中——

审判员 我都听明白了。你们俩原来的老伴都死多年了，后 来，你们俩经人介绍，认识十来天就结了婚。现在， 双方对人没什么意见，主要是钱上不够分配，闹矛 盾，你提出离婚。看来你们结婚才不到半年，没什么 感情基础，是不是?

老年男 (嗑嗑巴巴地)这、这么大岁数了，又不是小青年搞对 象，什么感、感情不感情的，就是老了，找个伴儿，续 个窝儿，搭、搭伙过日子呗……

**老年女** (伤心地)过什么日子?跟他结婚之前，闺女面前我 这当妈的张不开嘴，闺女说，妈呀，我不嫌弃你，谁叫 我爸爸死得早，咱家欠了帐呢……上个月我们大闺 女的孩子，追着他喊爷爷，叫给买双鞋，他光嘿嘿嘿， 嘿嘿嘿，就是不吐口。大闺女好一顿数落我，妈!您 瞧您多好呀，我爸爸死了，你嫁了个木头疙瘩，孩子 叫半天爷爷，不说给孩子买双鞋!闺女还短不了挖 苦我，怎么样，他给你把帐还了吧?帐主知道我结婚 了，来要帐，说往后日子好过了，把钱还了吧。可他 老说没钱——介绍人可跟我说他挣的不少，有存款!

**老年男** (着急地)那、那是介绍人没说实话，打、打虚飘呢! 我结发的老爱人，得癌症四、五年，拉下一股屁两肋 的饥、饥荒，我带仁孩子，刚还清帐，这一结婚，经济

上又捅一个大、大窟窿，真没存款!您瞅!(掀着手 中一摞纸片)我把这些年的帐单、欠款条都带来了， 不信对着我工资数查嘛 ……

**审判员** 她要离婚，你有什么意见?

**老年男** (更急得口吃起来)我不离!都是有儿孙的人了，还 搞这个，不是没正形么?不是叫儿女们都看不起了 么?我不扯这个，嫌寒砂，嫌丢人!不离!真是的， 这也兴赶时、时髦?!

审判员 离婚也不是什么寒磷丢人的事儿。你还不明白?她 跟你结婚，就是为了叫你帮助还帐，你实际又没钱，

她提出了离婚，她对你谈不到有什么感情，是不是? **老年女** (一拍大腿)嘿!这位大姐分析得忒透彻!

审判员 (对女)是挺透彻的!可怎么就对你点不透?我是批 评你呐，你对人家老头这态度可不对头啊!你怎么 听不出反正话来呀?好了，你们俩先回去，再好好商 量商量。这么一把年纪了，俩人凑到一块儿，不易! 以安定团结为好。

〔路野萍默默站起来，走向一边思索，往大夹子里写 着什么。

〔二老人卸去化妆，回复叙述者身份。

男 这只是法庭上一幅简单的速写，至于这老俩口是离 是和，我还有点拿不准，你说呢?

女 问我?(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还是听听我们的女主人

公，从这里联想到了什么吧! 〔叙述者男女隐去。

路野萍 生活的帷幕打开之后，看到的是什么呢?为什么会 有这些愚昧畸形的婚姻?夫妻，如果仅仅是凑合过 日子的伙伴，只剩下琐屑的烦恼和痛苦，那该多么不

幸!……不，那我宁可一辈子在期待中生活! 〔路野萍转身，发现罗南正从一侧走来。

〔罗南怔住了。二人凝视良久，心潮起伏。

路野萍 (终于控制不住地抓住罗南的手)罗南!想不到在这 碰见你!

罗 南(克制地)野萍!我也没想到 … … 能见到你! 路野萍 我以为，你还在乡下，没有回来。

罗 南 我听说，你在上大学，快毕了业。

路野萍 你，好象更成熟了 ……可还是这么个不修边幅的样

儿 。

罗 南 你，变得都认不出来了。大学生——时代的骄子。

路野萍 我没有变，我还是我。……你这个“扎根派”,终于还 是上调回城了。

罗 南 爸爸去世，妈妈瘫痪了，没人照顾，我不能不回来，尽 人子之义。刚两年 ……

路野萍 我看过你发表的小说，那么美!我们的房东岳妈妈， 她的两个女儿——盼春姐姐，盼秋妹妹，那几年我们 和她们在一起的日子，虽然苦，可你描写的感情那么 真诚、深沉、浓郁。我都流泪了……别人称你为“乡 土作者”,我以为你还在农村呢。

罗 南 那确实都是在农村写的。没想到你还能注意到外地 刊物上的东西……你回城六、七年了。

路野萍 ( 激动地)我曾经给你往村子写过信，你一封也没有 回……为什么?

罗 南 (艰难地)我不能回……我想，应该把那段忘掉。 路野萍 你一直在怨恨我——离开村子，离开你?

罗 南 不，我没有怨恨。

路野萍 没有怨恨……可也不原谅，是么?七年了 …… 〔飘然而来的记忆。

〔鸟雀啁啾鸣唱，雁叫声声掠过长空。

〔一个农村姑娘(盼秋),臂佩黑纱，头扎白头绳，挎一 小竹篮，手持铁锹，飘飘然姗姗而至，她在张望，寻找 什么人，轻轻地又悠长地呼唤——

盼 秋 野萍姐!野—萍—姐—姐!罗—南—哥—! 〔路野萍迎上前去，她似乎还背着一个挂包。

盼 秋 (从竹篮里掏出一个毛巾包)俺娘叫我煮了几个鸡

蛋，给你路上吃，俺娘起不来床，不能送你了。 **路野萍** 盼秋妹妹!替我谢谢岳妈妈 ……

〔罗南默默凝视着路野萍。盼秋看看他们俩，慢慢向 后移动脚步，终于又忍不住扑到路野萍身边——

盼 秋 野萍姐!罗南哥……和我们大家都舍不得你走。你 走了 ……还回来么?

路野萍 爸爸重新出来工作了，让我回城做准备，等着考大学 ……好不容易办好了上调手续。

盼 秋 (几乎要哭了)那罗南哥怎么办?他早晚也要跟你走

么 ?

〔 沉 默 。

盼 秋 快开车了。野萍姐，你跟罗南哥说说话儿吧。 ……

别忘了罗南哥……别忘了村里的人。我先去了。 **路野萍** 你去哪儿?

盼 秋 去给俺盼春姐……上坟……添几锨土。 罗 南 (对盼秋)我一会儿就来。

〔盼秋凝视着他俩，慢慢向后退着隐去了。

〔大雁的叫声，路野萍、罗南仰天远眺，又默默相对。 **路野萍** 大雁都往北飞了，飞回它们的家……五年了，我终于

跟它们一起飞走……飞回去，飞回城里，飞回爸爸妈

妈身边。

**罗** **南** 野萍!你真的就这么走了么?

**路野萍** 罗南!你有才能，你比我强，你不应该被埋没在这 儿，上调回城的事，让你爸爸想想办法……

**罗** **南** 我爸爸是个小公务员，过去没人去打倒他，现在也没 有什么政策可落实 ……

**路野萍** 我可以让爸爸托人试一试 ……

罗 南 我不愿意依附别人的力量，改变自己的生活处境



路野萍 那么,你是一 辈子留在农村了!我们俩怎么办?难 道我们注定只能远隔千里，人各东西，在两地相思中 生活?!

罗 南 我是说，这种时候我当然不能走，不能离开……盼春 姐死了，死的那么惨……那么惨 ……

路野萍 (也有些黯然)那是车祸，是意外的……走吧，我也去 盼春姐坟上，告别……

〔他俩并肩默默地走着，走着 ……

〔盼秋静静地跪坐在一角，从竹篮里拿出几样供品， 摆放在面前，有些凄恻地默祷着什么。

〔路野萍、罗南轻轻走来，站在盼秋身后。

罗 南 (悔痛地)盼春姐!你的死……我有责任!

盼 秋 别这么说，罗南哥!你没有责任，谁也没有办法。 路野萍 (对罗南)你还在为这件事折磨自己?

〔雨声、雷声、闪电，遥远而飘渺；拖拉机在泥泞土路 上疾驰的声音、砖石碰撞声、翻车声、呼叫声，反复出 现，交织成扑朔迷离的音响。

罗 南 (有点神经质地)那天的情景， 一 直在我眼前闪动。

……修大寨田的石头，满满一拖拉机……从山里回 来，我和盼春姐坐在拖拉机的石头堆上 ……

盼 秋 是因为天上下起了大雨，车又开得太快，路太滑 …… 不能怪你，罗南哥!

**路野萍** 别想它了，罗南，生活就是这样，什么事都会发生的! 罗 南 不，不!眼看着要出事故了，在翻车的一刹那，盼春

姐喊了一声快跳! ……

〔翻车声、石头碰撞声、雷声、雨声的效果音响大作。 盼 秋 (哭)盼春姐!(她向一侧扑去，下)

罗 南 ……我跳了，可我怎么就没想到去拉她一把?!

路野萍 千分之一秒，万分之一秒……人的思想反应，没有那 么快……

罗 南 (喃喃地)可她喊了快跳! ……我怎么就没想到拉她 一把……为什么就没拉她一把?!

路野萍 谁也没有责怪你，真的!岳妈妈、盼秋妹妹也没有， 真的，根本没人会想到要责怪你!一丝一毫也没有，

我可以作证，大家只为你庆幸…… 〔罗南捂着脸，激动地跑向一边。

**罗** **南** 是我不能原谅自己……是灵魂不能平静 ……

路野萍 别折磨自己了，这样下去你会发神经的!难道这就 是你坚持要留在农村的理由么?

罗 南 我不能一走了之，我要弥补。从今以后，盼秋就是我 的亲妹妹……野萍!留下吧，和我在一起 … …

路野萍 你不理解我，我不能把青春耗在农村!人除了对爱 情的渴望，还有对知识的追求， ……更强烈吸引着 我。上大学是我多年的理想，我需要的是你的支持、 支持!

罗 南 我需要的是你对我的理解、理解!每个人都有自己 的人生道路和信念!

路野萍 我的理想在你眼里，就是那么无足轻重么?!当然我 不能强迫你改变你要走的路……人各有志……看来 我们只有分手了，再见吧!

罗 南 (捧出一个淡绿色纱巾包扎的小包)这是你保存在我 这儿的日记……和我们俩的信……

**路野萍** (泪水夺眶而出)它曾经是属于你的，你如果不需要 了，就把它烧掉吧……!

〔她冲动地向一侧跑去……

〔汽车声、火车声轰轰隆隆，汽笛声划破长空—— 罗 南 (扬着手，激情地呼唤)野萍!野—萍—!

〔火车行进的音响、汽笛声渐渐远去……。田野上只 留下罗南呼唤的空旷回声。

〔二人思绪飘飘荡荡，回到现实中来，默默相视。

路野萍 (梦幻似的)七年了!真是 … …相见时难别亦难! 一 转眼我们都三十岁的人了。 ……盼秋妹妹好吗?她 该有婆家，已经结婚了吧?

罗 南 (一怔，不知如何回答)唔。她在乡下……

**路野萍** 你总算从灵魂的自我谴责和赎罪感中解脱出来了， 你到底还是回城来了……我们又到了一起。

罗 南 (吃力地)你生活得好吗?

路野萍 (自嘲地一笑)说不上好还是不好，耽误了青春的一

代大学生，曾经充满了幻想，至今仍然独身一人。 罗 南 (有些意外地)你——为什么?!……为什么 ……?

**路野萍** (情意缱绻地)我也说不清是为了什么。自从离开农 村，离开你，回到城市这些年，心里恍惚觉得象丢失

了什么东西，朦朦胧胧地感觉到我的心似乎还有一 半留在农村，我给你写信，你不回， 一封也没有回! (苦笑)虽然，这些年给我做媒拉纤的不乏其人 …… 连我也弄不清在等待着什么?也许，就是为了等着 这一天，能向你说明，我后悔向你说了那样的话，我 谴责了我自己，也等待你能说一声原谅，一切能重新 开始，把两个生命加在一起奋斗。

〔罗南沉默。

**罗** **南** 野萍，看来你还不知道我的婚姻……

**路野萍** (意想不到地)什么?!你的婚姻?你?!

**罗** **南** 我结婚了，四年前，跟盼秋。当时岳妈妈家没有劳

力，很苦。我进入这个家庭，承担了一切。现在她们 都在乡下 ……

〔沉默。两人心中都在涌动着感情的波澜。

**路野萍** 你结婚了?!在乡下?和盼秋?!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我们分手了，伤了你的心——

〔路野萍激动地转身，向一侧走去—— 〔叙述者男、女走来，凝视他们二人。

女 (对路野萍，轻柔地)你怎么啦?把我当作你知心的 朋友；或者是你心灵中的影子。看得出，你的心在流 泪!告诉我，你在想什么?

路野萍 难道是我的责任?花儿落下来，你能说得清是花儿 离开了树，还是树离开了花儿?只能说花朵是被风 吹落的 ……

男 (问罗南)难道是你错了吗?究竟是谁的责任?是因 为她过去伤害了你，还是你现在伤害了她?

罗 南 (喃喃地)到底该责怪谁呢? … … 野萍! 我要对你详

细地解释发生的一切。

〔二人并肩默默走着 ……

〔叙述者男、女的视线默默追随渐渐远去的罗南、路 野萍。

**男** 有人说，生活象绚丽多彩的万花筒。可是万花筒里 千姿百态的图案，并不能由人的意志去决定它的排 列组合，重复出现相同的花朵。

女 但 是 ， 人 却 能 选 择 和 驾 驭 生 活 、 创 造 生 活 。 面 对 人 生

X

的难题，他们该怎样用自己的意志去编织生活的花 环呢?

**男** 经过七年的分别，又邂逅相遇，却又偏偏一起进行着 关于离婚案的调查，生活的折光，将怎样投射进他们 的心灵呢?

〔远处，隐约传来城市闹区的各种嘈杂声响。

〔近处，房间里传出卡卡的打字机声，单调急迫。

女 几天以后，在法院公开审理这样一对中年夫妻的离 婚案 ……

〔男女扮妆，进入角色(一对中年夫妇)。 〔路野萍、罗南走来，进入第三法庭。

〔旁听者们络绎走来，进入法庭。

〔审判员正在向路野萍介绍情况。当事人中年夫妻 进庭——

审判员 (招呼)来啦!先坐，坐吧!(继续对路讲) 一 进他们 家，屋里满世界挂的都是鸟笼子，有二、三十个，叽叽 喳喳，叽叽喳喳，跟到了动物园鸟类馆似的 …… (对

中年男人)以后少养点那玩艺儿吧!耽误正事! **中年男** 连媳妇都飞了，还养鸟干什么?全砸巴喽，放生!

审判员 我说你这人思想成问题不是?媳妇儿能跟鸟比么? 你们俩的案子拖的时间可不算短了，今天是最后一 次公开审理，旁听的同志也不少，虽然你们都同意离 婚了，我们还是希望你们珍惜这最后的机会，再慎重 考虑一下……旁听的同志也请坐好，现在开庭!

〔静场，气氛严肃起来了。

〔这时，一个农家打扮的年轻女子怯生生走来，把旅 行提包放在地下，一手挎只蒙着毛巾的竹篮子，静静 地依在台口，凝视法庭内的情景，注意谛听着。谁也 没有发现她  这是盼秋，风尘仆仆来到城市探望 丈夫罗南，寻到了这里。

**中年男** (沮丧地)昨晚我们谈了一宿……我同意了，好离好 散吧。

**审判员** 你们怎么谈的?确实都谈通了?你们说说吧! 〔路野萍、罗南注视着中年夫妇。

〔盼秋注视着中年夫妇，静静地坐在手提包上 ……

〔中年夫妇在叙述。叽叽喳喳的鸟鸣声，舞台上无数 的鸟笼子垂挂下来。男方在收拾分家的东西， 一直 未停手。

**中年男** 我明白，现在说什么也晚了，你挺恨我。

**中年女** 我不恨你……也不爱。 ……结婚这么多年了，我不 如你笼子里一只鸟。你看看，你写给我唯一的一封 信，是给我规定，不许我对男同志笑，开出名单，尤其 不准我和名单上的八个男同志说话。白天你盯我 梢，晚上回家你偷偷翻查我书包，看有没有人给我写 情书，夜里门外一有动静，你就说准是有男人来约 会!出去一看——是猫!(猫又在叫)

**中年男** (开门，查看，猫叫)又是猫!去!去!滚!跑这儿搞 对象来啦?!

〔中年女人哭了。

中年男 谁让有这舆论呢——咱单位最漂亮的女人，嫁给了 最丑的男人，咱俩不般配。

中年女 我从没嫌过你这个，可人不能整天在醋坛子里生活， 我一点人身自由也没有，身后边老有一双克格勃的 眼睛，也许这是你的习惯。可我这日子太难了，搅得 我在单位没法工作 ……

**中年男** 事到如今，离就离吧，咱俩结婚，从根儿上就错了。

中年女 (哭了)是我错了……当时，我没有别的办法，我们走

投无路，不能不答应你。我为了挽救被折磨得半死 的爸爸妈妈，不再被发配到外地，能保住他们的命， 才答应嫁给你的……这也是你提的交换条件 ……

中年男 (边喂鸟食)你知道这个就好，要不你父母早死在外 地了。(鸟惊扑啄他手)去!怨不得人说画眉这东 西，光记仇不记恩，喂不熟!

中年女 为这，我感激你，我想报答你。多少年来，我原想是 要跟你凑合过下来的……好好过日子，给你生了儿 子 ……

**中年男** 我明白，捆绑不成夫妻，你人嫁给我，心没嫁给我。 咱俩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吵吵闹闹，我倒不怕。这些 日子你再也没话了，我就知道全凉了，没救儿了。离 吧，你的东西你拿走……

**中年女** 东西我都可以不要，只希望把那个我结婚时候带来 的绿色小箱子还给我。你藏起来了 ……

**中年男** 什么东西这么宝贵?金银财宝、存折、私房钱?

**中年女** 你明明知道，那是我青年时代的日记和书信。

**中年男** (气恼了)不就是你过去的情书么?我早就烧了!

〔气氛有些紧张起来。旁听席的路野萍腾地站了起 来，她看了一眼略感不安的罗南，意识到了自己的失 态，又默默地坐了下去。远远的盼秋也在忽闪着带 问号的大眼睛。

**中年女** 烧了?!烧了 … …

**中年男** 你还想去找他呀?晚了，黄花菜都凉啦!人家也成 家立业，有儿有女，早把你恨掉底儿了。你自个儿还 拿蒺藜枸子当糖豆嚼呢!哼，小箱子，还绿色的!

中年女 你不要侮辱人!你明明知道，那绿色的小箱子，只不 过记载了一个少女的初恋……为了救爸爸妈妈，我 努力把自己的感情和记忆忘掉，埋葬了。他也被你 调到了外地，可你还是容不得!从结婚第一天，你就 怀疑起，你从不尊重我的人格，天天折磨我，动不动 就打，动不动就骂，我浑身是伤，没有断过。是你把 我逼到了今天这一步……够了……我也不会再嫁人 了，我只希望把孩子给我。你把孩子藏到谁家去了? 好几个月了，不许我看孩子，这我忍受不了，我要看 孩子!

中年男 (上来蛮劲)从提离婚，你就不交我钱了，就是不能让 你看孩子!以后按月交钱就让你看，否则甭想!到 动物园看猴儿，还得花一角钱打门票呢!

〔鸟惊扑翅，叽喳乱撞，叫做一团。悬吊的鸟笼隐去。 〔哄笑声，人群议论声， ——法庭内外，人们交头接 耳 。

审判员 那是你们俩的孩子，是祖国花朵，是接班人!不是猴

儿!还打票。亏你说得出口!

**中年男** (掏出两张红证书)昨晚收拾东西，翻出了这两张结 婚证书，不知道怎么处理，交给谁?

审判员 等离婚正式生效以后，发给你们离婚证书，结婚证就 作废了，你们当面销毁。好，现在休庭，由合议庭进 行合议 ……

〔审判员们纷纷离座，交谈着走下。

〔路野萍、罗南仍在注视着中年夫妇，思索着。 〔盼秋远远地凝视着罗南的身影 ……

**中年男** (将一张结婚证书给女)给，这是你那份 …… (点燃打

火机引着自己手中的那份结婚证)烧吧，纸船明烛照 天烧……照天烧!

〔大红结婚证在地上燃烧。

**中** **年** **女** (拿结婚证的手在颤抖，思绪万端)十年 … … 十年了 …… (也将那份结婚证引燃，放在一起)

〔大红结婚证书越燃越旺，终于变成一堆灰烬， 一缕 青烟 ……

**中** **年** **男** (捧来那只绿色小箱子)还给你吧-  空 箱 子 ! 那 日 记和信烧之前，我都看了，就是想看看你过去的秘密 ……其实，也没有什么,你们挺清白，挺干净的。

中年女 是你自己心地不干净。(紧抱小箱子)你看了 ……你 为什么要看?也许你的习惯就是审查别人!你就是 不允许别人心里有 一 点点仅仅属于他自己的东两



〔中年女人捂着脸跑了出去。中年男人怅然若失，踉 跄走去了。

〔罗南思绪万端，路野萍慢慢走近那堆灰烬。

〔盼秋一阵不适，忙捂着嘴跑下。

〔路野萍捡拾起尚未烧尽的证书残片。

**路野萍** (思索地)没有恨，也没有爱的生活，廝守在一起生儿 育女 …… (对沉思中的罗南)罗南，你在想什么?

**罗** **南** (恍惚地)啊，我心里挺乱的……我在想，我那离婚问

题的小说 ……

**路野萍** 离婚……的小说?

**罗** **南** 也写了一对生活上不那么美好，不和谐的夫妻 …… 我在法院看到的眼泪和痛苦太多了，我很想帮助他 们，又没有找到解决办法……也写了绿色小箱子里 那样的东西。

**路野萍** (思索着)刚才我想了很多， ……我的心灵里，也曾经 有一只绿色的小箱子- 淡绿色纱巾包裹着的感情 记忆，可我让你把它烧掉了，以为可以把过去埋葬



罗 南 那纱巾里的日记和信?!在结婚的时候，我交给了盼 秋，让她烧掉……(努力摆脱感情的困扰)记忆，虽然 美好，也只是过去的梦了……

**路野萍** 罗南!你心里有事，看得出你生活并不愉快，你生活 得很苦 ……

罗 南 不，不，……你怎么知道?

**路野萍** 感觉!女人的感觉是很灵敏的。何况我们曾经爱 过，我了解你 …… (直视罗南)我猜想你心里一定在 酝酿着什么……否则，你就不会回城了……不会离 开农村。

罗 南 (艰难地)回城以后，我想过，确实那么想过……三个 月以前，我回乡下……可我什么也没有提……又回

来了。

**路野萍** 你 … …?!

〔二人各自沉浸在自己激动的思绪中。 〔罗南发现返回来的盼秋，一怔。

盼 秋 (低低地)罗南 ……

罗 南 盼秋?!是你?你怎么来啦?就你 一个人?怎么也 不写信告诉我一声?……好去车站接你。

盼 秋 (不知如何说好)写信我挺费劲儿的，写不好，你又笑 我错别字多了 ……我搭县里来办事儿的卡车来的， 没花路费……来看看你 ……

罗 南 汽车得走好几天……我不是刚从乡下回来么? 盼 秋 我来……是要办几件事。

〔在一边踱步的路野萍，无意中发现了盼秋。

路野萍(辨认)是……盼秋?!秋妹子!是你呀，都认不出来 了!

盼 秋 (辨认)你是 … … ?

路 野 萍 ((激动地)把我给忘了?我是路野萍啊!

盼 秋 (高兴地)哎呀，是野萍姐啊!我真是眼拙，你变样 了，你要不说，我真不敢认!变多了 ……

路野萍 (感慨地) 一 晃六、七年，是变老了!你可比以前壮 实、丰满多了。(打量端详)不一样了，我走那年，你 还是个小姑娘……现在象个、象个 ……

盼 秋(亲昵地)象个农村小媳妇呗?风吹日晒的，乡下人 显老。你可是变年轻了，白净了，也水灵多了，象电 影上的人儿似的。

路野萍 岳妈妈老人家好吗?挺想村里乡亲们的。

盼秋俺娘挺硬朗。这两年农村日子缓过来了，我和娘是

队里的专业养鸡户，累是累点，日子好过，娘的病也 治好了。大伙老念叨，那会儿挺对不住你们，让你们 这些城里来插队的孩子跟着遭了不少罪……回村去 看看吧，可跟从前不一样了!

**路野萍** 一定去看看岳妈妈，看看乡亲们!

盼 秋 (真挚地)乡下没什么东西好带的，这一篮子鸡蛋你 拿去给孩子吃吧，听说城里鸡蛋按本供应 ……

路野萍 (苦笑一下)孩子?啊，啊，那么老远带来的，不容易， 留给罗南补身子吧，这是你的心意。他业余写东西， 挺累的 ……

盼 秋 (看了罗南一眼)咳，这是特意留给他送人的，现在兴 这个，我还带了两筐呢，搁在他家了，准备到街上卖 了，换点钱……(又把竹篮递过去)给，拿去……

罗 南 (有些尴尬)盼秋!别……算了吧，野萍正在上大学， 吃集体伙食 ……

**路野萍** 秋妹子!我，还是一个人，跟在村里时候一样。

**盼** **秋** (意外)一个人?怎么你还……我记得你比罗南小一 岁，是属牛的，该有三十了吧?

**路野萍** (动情地)秋妹子，你还记得我属牛 ……

盼 秋 野萍姐，你……这么些年，一直没找婆家……?

〔沉默。盼秋看看野萍，看看罗南，有些黯然地低下 了 头 。

罗 南 (岔开)盼秋，你怎么找到法院来了?

盼 秋 妈说你在这儿，我心里急着办事，也想看看这儿什么 样儿，就找来了，正好看了给那一对夫妻……断案子



罗 南 你看了刚才的案子 … …?

盼 秋 (眼睛有点润湿)看了 ……让人心里挺不好受。 罗 南 城里人的事，一会半会儿听不明白。

盼 秋 是不太懂。我觉得，也有点明白里边的意思……你 这次探亲回来以后，我想了好多事，心里象有好多话 要说。有些事我也不敢跟娘商量 ……

〔盼秋为了掩饰自己的感情，转过身，蹲在地下抚弄 整理那只旅行包。

〔罗南凝视着盼秋，思绪万千，心潮起伏。

〔路野萍凝视罗南、盼秋，深深思索，内心很不平静。 〔他们三人内心各自激荡的思绪，交织在一起——

罗 南 (自语)这次回乡，我什么也没有向她说啊，我并没有 向她提出那两个字——分手。难道她已经感觉出来 了?我知道她偷偷哭过——哭红了眼睛，不敢让我 看见 ……

路野萍 (自语)他们幸福么?难道这就是他对理想爱情的追 求?这究竟是为了什么?也许只是历史的误会，命 运的安排?难道这一切都不能再改变了么?

盼 秋(自语)(静静蹲跪在地，面前摆着竹篮)这次回乡，他 是啥也没提，可我觉出来他变了，他的心事挺重。

罗 南 (自语)为了盼秋，为了岳妈妈，当初我进入这个家庭  做出这样的选择，我是真诚的。她虽然没有文 化，可我知道，她真心实意地爱我，我喜欢她。

路野萍 (自语)这是爱情么?也许他是出于高尚的感情，是 怜悯，是同情——为了盼春姐的死，为了弥补自己根 本不存在的过错。也许为了道德的自我完善，他宁 愿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去生活?

盼 秋 (自语)其实，是我不好，我早应该想到，他跟野萍姐，

是那么合适的一对儿!可现在，我 …… (她想呕吐) 罗 南 (自语)我以为，我早把那些都忘掉了 ……回城以后，

……象是那只绿色的小箱子，又打开了……罗南啊， 罗南!你真的要迈出这一步么?

路野萍 (自语)绿色的小箱子……淡绿色纱巾里的记忆，难 道我一直生活在自己编织的幻影里么?我该怎么 办?

盼 秋(自语)该由我去说，捅破这层窗户纸吧 … … 以后怎 么办?我去找法院谈，我去找法院——(说了出来) 我去找法院，说什么呢?

罗 南 (一怔，不解地)盼秋，你说什么?你要去找法院?干 什么?

盼 秋 (掩饰地)我刚说什么了?说什么了?啊，我是要去 找法院，有事要办，有公事。

**路野萍** 我先走了，改日再到家去看你们。

盼 秋(真诚地)别，别走，野萍姐!这么多年不见，陪陪我， 我刚说去找法院要办的事，跟你也有关系。

**路野萍** 跟我有关系?

罗 南 什么事?

盼 秋 你们还记得那些年，下放到咱们村监督劳改的老郑 头吗?

罗 南 记得。那老人是个研究社会学的教授，叫郑安国。

路野萍 他就是我们学校的呀!他刚落实政策，被补选为市 政协副主席，没多久，就去世了……

盼 秋 那些年在农村里，老郑头戴着反革命的大帽子，病得 就剩了一口气儿，也没人敢理他。盼春姐心眼好，天 天象亲閨女似的去伺候他，把老人家救活了，拣了一

条命。

罗 南 盼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盼秋 那个跟老郑头离婚十多年的老伴，正在法院打官司， 法院给村里去信查问，郑老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咱 娘想起郑老被城里人抓走之前，托付盼春姐藏的这 包材料，赶紧叫我亲自送来。(从包内取出日记本、 手稿)

路野萍 (捧着一摞手稿) …… 《论中国各民族婚姻制度的演 变史》,啊，出版社正在到处征集郑老手稿呢!这是 他多年调查研究的心血结晶啊!

罗 南 (拿起几本厚厚的日记)这是郑老的日记 ……

盼 秋 郑老一倒霉，那老伴就跟他离了婚，现在落实了政 策，可人已经死了，还打哪门子官司?!城里人的心 思，真琢磨不透!听说那老婆儿还是个挺有文化的 人呢。

路野萍 (一怔)噢，莫非是——她?!

罗 南 (思索着)是——她?要求和死人复婚的女人?!

〔路野萍、罗南深沉地思索着。盼秋默默站在那里， 静静凝视他俩……

**路野萍** 这些材料很重要，应该赶快交给萧寒同志去! **罗** **南** **对** **!**

〔路野萍拿材料走下。盼秋一阵不适，忙用手掩口， 快步走向一边。

罗 南 (发现)盼秋!你怎么啦!你脸色不大好，是不舒服? 盼 秋 (掩饰地)啊，没，没什么……我也不知道怎么啦，从 你这次回乡探家以后，这三、四个月，我老想吐，怕是

罗 南 (震惊地)啊?!孩子?……你怎么不早写信告诉我? 盼 秋 我怕，……怕，怕你不让我要他……

〔路野萍从办公室送材料出来，发现李小典孑然一身 走在楼道里，手拿一张纸，象在找什么人。

**路野萍** 李小典?

**李小典** 材料我写好了 …… **路野萍** 材料?

**李小典** 状子，告我爸爸妈妈的状子——您替我交给萧副庭 长吧。

〔她将状纸交给路野萍，转身匆匆走去了。

路野萍 (手持状纸，凝望李小典方向)可怜的孩子!

罗 南 (凝视盼秋，呐呐地)孩子……孩子……天哪!

〔路野萍朝着李小典去的方向默默走去。罗南、盼秋 向另一侧走下。

〔叙述者男女出。 男 你看到了什么?

女 为什么爱情远不是想象的那样甜蜜?……你在想什 么?

男 为什么有的婚姻结下的是一颗苦果?!

女 孩子的出现，往往使事情复杂起来。人们该怎样渡 过生活中的感情危机呢?

男 事物总要按照自己的轨迹运行、发展。请看，几天过 去了，傍晚，在闹市的一角，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二人简单扮妆，进入角色(青年男、女)。

〔盼秋挎着竹篮走在街上，怯生生环顾五光十色的城 市夜景——她卖鸡蛋归来。

女青年 (迎上)是鸡蛋么?怎么卖的?

〔盼秋捧着竹篮任她察看。女青年掏出了钱包。

〔跟踪而来的男青年，发现女青年—— **男青年** (撕扯着，抢夺女青年的钱包) ……

**女青年** (挣扎着)干什么!干什么!

〔男青年跑下。

女青年 (高喊)抢钱包了!抓住他!抓住他!抓贼啊!

〔女青年喊着追下。三、二行人过场，张望。匆匆走 来的罗南，发现这里的情况，返身跑下。

〔男青年慌慌张张跑上，不时回头，气喘吁吁翻查钱 包里的东西，把钱包藏在怀里。

〔远处传来女人尖厉呼喊声：“抓住他!抓住他!他 把我钱包抢走了 …… "

〔几个见义勇为的过路人拦截住男青年，扭住他。

**男青年** (挣扎着)你们放开我!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你们别

管这事儿好不好!

〔众人：“揍他!公开抢劫还不让管?!” “给他带派出所去!有人去叫警察了!” “搜搜他，抓贼抓赃，别让他销赃灭证!” “在这，是个女式钱包!”

〔盼秋躲在一个角落，紧张地注视这场面。

〔女青年呼叫着气喘吁吁跑来，手提着高跟鞋。

女青年 (分开众人)我钱包呢?我钱包呢?还给我!犯抢 啊，耍流氓!要脸不要脸?缺德不缺德!怎么不让 汽车轧死你!

**一路人** (递过钱包)钱包在这，看看少东西不少? 〔女青年抓过，翻查着钱包。

**男青年** (挣扎叫喊着)怎么着?我就抢了!我和我妈没粮

票!我们娘儿俩没钱吃饭! **女青年** (忿忿地)饿死你!活该!

**路** **人** 抢钱包还有理了?!真是强盗逻辑!让开，让开，民 警来了……

〔罗南带领一民警匆匆赶来，走进人圈中。女青年悄 悄躲向一边，穿鞋。

**民** **警** (掏出小本)你叫什么名字?

**男青年** 刘三喜。干什么呀，我不是贼!

**民** **警** (往小本上记)刘……三……喜。抢钱包还不是贼? 算拦路抢劫还是算扒窃犯?你说，是第几次了?

**刘三喜** (着急地)头一回!

**民** **警** 老实点!是初犯吗?

**刘三喜** 初犯?这是哪儿跟哪儿啊!她是我媳妇儿!

**民** **警** 你别想跟我这蒙混过关!流氓犯罪分子叫人抓住 了，还有的狡辩说那是他媳妇呢!(对众)事主呢? 证明人呢?

**一路人** 那被抢的女同志在哪儿呢! **民** **警** (对女)过来，过来!您贵姓? **女青年** 我叫张翠兰 ……

**民** **警** 唔，张翠兰同志，请一块到公安局去一趟把情况讲 讲，做个证明，写份材料。不要害怕……

**张翠兰** 我不怕! …… (嗫嚅地)你们让他走吧……别去公安 局了，我们憋着进法院呐。

**民** **警** 怎么回事?

**刘三喜** 告诉你们还不信，她真是我媳妇!我们小俩口逗闷 子，干嘛进公安局呀!

**张翠兰** 谁跟你逗闷子?谁是你媳妇?臭不要脸的!

民 警 别来这一套，我们见多了!你们是一伙的，是不是分 赃不均起内哄，打起来了?你劈了多少“页子”?

**刘三喜** 越说越玄了，她真是我媳妇!不信，我敢当着众位亲 她 一 口!

〔路人哗然，议论纷纷。

刘三喜 (急了)那电影上不是有这情况，鬼子叫农村妇女认 丈夫，查八路军……

民 警 胡说什么!谁是八路军?谁是鬼子?你们这号人什 么不敢干?!亲一 口算什么!你们俩都跟我走一趟， 什么乱七八糟的!

**刘三喜** (对张)都是你!作吧!你就作吧! 〔民警带刘、张下，路人纷纷跟下。

〔盼秋紧张地观看着眼前发生的事，心有余悸。 〔罗南发现了盼秋，急奔过来。

罗 南 盼秋!这么晚了，你还没回家，以为你走丢了呢，没 出什么事吧?

盼 秋 (拉着罗南的手)罗南，你摸我这心口，怦怦乱跳，这 城里……可了不得!

罗 南 回家吧!

〔二人缓缓向前走着。

罗 南 (低声)我跟你说过，别……别出来干这个。

盼秋(象做了错事的孩子)罗南!我，我 … … 我这一来，家 里又添口人吃饭，城里调费高，喝水都要钱……我不 能拖累你们。

罗 南 (不知说什么)……盼秋!

盼 秋 我想，到回去的时候，我要自己打火车票……

罗 南 (一怔，明白了她的意思)干嘛要这么说?……走吧。

〔盼秋挎着篮子，二人边走边谈。

罗 南 (难于启齿地)盼秋……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盼 秋 说吧，我听着呢。

罗 南 孩子……这孩子……

盼 秋 孩子……?(不觉停步) 罗 南 别要了，别留着了……

〔 沉 默 。

罗 南 你还年轻……分居两地……不能在一起，孩子会拖

累你……

盼 秋 就为这……?

〔 沉 默 。

盼 秋 (泪光闪闪)我不能……我要留着，这是咱们俩的骨 血。我不怕拖累，我能一个人带着孩子过……俺娘 不到三十岁守寡，就一个人不也把俺姐俩拉扯大了?

现在和那会不一样了…… 罗 南 盼秋，你听我说……

盼 秋 (动情地)罗南，你以为，我是想用孩子把你拴住，是 么?眼前那么多事儿摆在那，孩子能拴住人的心吗?

罗 南 (矛盾地)盼秋，你别想那么多……

**盼** **秋** 你是嫌孩子户口得跟着我，还是个进不了城的农民， 还得是没文化的人，一辈子在农村种地?

〔罗南沉默了。

盼 秋 罗南，这次你回乡探亲住了二十天，你是要跟我说什 么,又张不开嘴，我觉出来了，我心里跟明镜似的。 我们睡在一条炕上，可作的不是一样的梦了。罗南， 我什么都能依你，眼下，我就求你一件事，让我留下 他吧。(她下意识地抚着肚子)他已经会动、会闹了，

我都觉出来他已经是那么一个小小不点了 ……你放 心，我什么都想过，我绝不会用这个孩子拖累你!

〔盼秋捂着脸跑去了。罗南痴呆呆伫立在那里。他 缓缓向前走去，显得步履沉重。

〔叙述者男女出。

男 (对罗南)朋友，看得出你正徘徊在十字路口——当 两个人的生活中，已经产生了第三个生命，一个新的 生命在孕育着的时候，就把你推到了矛盾的顶端



罗 南 是的。你象一面镜子，映照出罗南矛盾的心灵，他该 怎么办呢?

女 作为一个女人、母亲，只能这样回答，孩子是她的血 肉，是她爱的结晶、爱的天使，是她的希望——她有 神圣的责任感!

罗 南 让我再好好想一想……想一想。 〔罗南思索着走去。

男 另一天，在法院的办公室里。

女 她，也是一个女人， 一个母亲—

〔民庭的办公室内。白茹君正在申诉。萧寒神态严 峻，桌上摊放着那摞《论中国各民族婚姻制度的变革 史》手稿及两三本厚厚的日记本册。路野萍正在帮 助作记录。

〔郑毛毛在走廊里踱步。

〔罗南匆匆走进办公室，坐在一侧。

白茹君 我和郑安国离婚已经十几年了 …… (开始激动起来) 那时候，郑老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里通外国的特 务、反革命……我的压力很大，孩子还小，为了孩子

……(开始擦眼泪)这是极左路线造成的，我们是受 迫害的……那种情况下做出的离婚判决，也应该说 是属于冤假错案范畴，应当改正。

萧 寒 我们查看了当时的案卷。事情恐怕不完全象一加一 等于二，或者二减一等于一那样简单。有些问题，我 们必须一起核实清楚  因为原被告人郑安国同志 已经去世，不能再做任何申辩了。

**白茹君** (喃喃地)他死了，死了……不能再申辩了……

**萧** **寒** (继续着)因此，我们要求活着的人要实事求是。虽 然，回顾往事常常会使人不愉快，甚至痛苦……

**白茹君** (有些慌乱地)啊，不，不……(更低地)是的，是的



萧 寒 据案卷记载：当时郑安国不同意离婚，申辩了自己的 政治问题。审判员表示，希望你等待组织对他作出 结论后，再谈婚姻纠纷……可你当时的回答是这样 的——

白茹君 (内心的激烈撞击，使她的思绪闪回到十几年前的情 景)我坚决要求离婚!我们长期感情不和!我们的 结合本来就没有基础!是因为我与第一个丈夫离婚 不久，正处于痛苦之中，由于年轻、幼稚，才与他结了 婚!郑安国是乘人之危!乘人之危!我们之间从来 就没有过爱情!没有过爱情!没有，没有 …… (猛然 惊醒，痛楚地)怎么说的?怎么说的?不，不，那要考 虑当时历史的情况，路线的原因……许多人都说过 违心的话!许多人都说过违心的话!

萧 寒 那个年月，迫于外界压力离婚甚至假离婚的有不少。 但你的情况不同……你冷静想一想。以后，郑老多

次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你再也没有去看过他，更没有 帮助、接济过他。郑老曾经找过你……

白茹君 (神情恍惚，思绪又突然闪回到过去的年代)你来干 什么?!去!你不要再上门来了，没人会可怜你!我 不愿看见你!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了，孩子也不会认 你!你走!不走，我可要喊人了!你等着吧，我要到 大会上揭发你! …… (喃喃地)我怎么会那样?那是 我么?我怎么会那样?我住在原来的房子里，拿着 原薪，并没有受冲击啊……(对萧寒)可是，你们难道 不理解一个女人的难处?我一个人抚养孩子，我并 没有再嫁，你们并不知道离婚后我心里的痛苦……

萧 寒 我相信，你现在很痛苦，……现在。 〔 沉 默 。

〔白茹君难堪而又痛苦地低垂着头 ……

**萧** **寒** 郑老的朋友们也很痛苦……现在，治丧委员会连郑 老一张生前的照片都找不到……

**白茹君** (痛楚地、喃喃着)找不到……找不到 ……(思绪飘 忽 )

〔翻箱倒柜的声音，郑毛毛的声音，嘈嘈杂杂 白 茹君痛悔地思索。

〔郑毛毛翻桌屉寻找什么。

**郑毛毛** (燥燥地)妈!您找到没有?找到没有?

**白茹君** (长叹一声)没有。别找了……我记得都毁了。

**郑毛毛** (埋怨)都是你!都是你!当初把事情办得那么绝! 哪怕留下一张老头二寸的照片呢，我也能拿去翻拍

放大，也能挂在屋里表示表示呀! 白茹君 别说了，我的小祖宗!

郑毛毛 怎么啦?!毛主席说的，对死者寄托我们的哀思嘛! (正找出一张照片)瞧!好容易有一张全家合影，您 还把爸爸的脑袋给绞下去了!嘿，真有您的!头发 长见识短!

**白茹君** (生气地)毛毛!你这象对妈妈说话的样子吗?

**郑毛毛** 得啦，得啦，老太太!您当时怎么对待我爸爸来着? 整天骂他，挨斗回来不给饭吃，最后扫地出门!虽说 我那会还是个孩子，可也记事了，我都看在眼里啦。 现在我不揭发您就是了!什么都有卖的，就是没有 卖后悔药的!

白茹君 (哭了)报应啊!报应 … … (回到现实)当时是怎么 啦?当时怎么都烧了 ……?

〔郑毛毛仍在外面楼道里焦急踱步。 〔白茹君以手扶额在啜泣。

〔楼道里，郑毛毛扔掉烟蒂，急得踱来踱去，按捺不住 地到门边谛听室内动静。

萧 寒 你现在提出申诉，要求撤销原离婚判决，这实际就是 宣布离婚判决无效，意味着与被告人郑安国复婚，恢 复原合法夫妻关系 ……

**白茹君** (激动地)是这样，是这样 ……

萧 寒 复婚需要双方同意履行手续，可是，郑安国已经去 世，法院无法征询原被告人的意愿了。要求和死人

复婚的案子，我们还没有办理过。 〔郑毛毛迫不及待地闯了进来。

郑毛毛 (大声地)妈，您甭说了，复婚不复婚那都是形式。萧 副庭长!我的意思是 — — 我们老头子这次落实政 策，补发的工资、稿费、著作的版税，约摸至少有四

万，还有听说出版社正在收集他手稿，要出书，按法 律说话，我和我妈有继承权!我姐，是老头和他前妻 生的，已经结婚，不属于我们郑家的人了!

萧 寒 好。年轻人，我欣赏你的直爽，你很诚实!不过，看 来你对法律并不熟悉 ……

**郑毛毛** 没错儿，我打听过，您甭唬我!

**白茹君** (大怒)孽障!住嘴!,你就知道钱!钱!你给我出 去!

郑毛毛 (下不来台，急了)干什么?干什么?!干嘛当着人家 法院的人踩咕我，您来个“三突出”?!好象您多高 尚，我多俗似的。我为钱，您为什么?您不就为捞个 教授夫人、市政协副主席夫人的名么?虚的!管什 么呀?值当的吗?!

白茹君 (窘极、惶愧而痛苦)我……我是为了我的 ……心! (对萧)你们应该理解，过不久就要给郑老开追悼会， 很多领导同志要出席，可是听说治丧委员会不准备 邀请我参加，我想担当起为郑老整理遗著的工作，也 不能名正言顺地请求，我心里很不安。

〔路野萍停住笔，忽闪着大眼睛，颇感困惑，她分辩不 出其中的真真假假了 ……

萧 寒 (沉吟)至于邀请谁，以及遗产处理，是要遵从死者生 前的意愿的 ……

**郑毛毛** 我问了，老头是突然驾崩的，根本不可能留遗嘱!

**萧** **寒** ( 拿起桌上的日记本)根据郑老过去的日记，和他落 实政策后的日记，他对财产处理有明确态度 ……

**白茹君** (木然地)这当然应该遵从他的意愿 …… **郑毛毛** (着急地)妈!您……怎么这样啊?!

**萧** **寒** 他对你们的婚姻也进行了总结。

**白** **茹** **君** (急切地)他 … … 怎么说的?我知道他有记日记的习 惯，很详细，从不间断。他……怎么说的?

萧 寒 (动情地)郑老虽然对你们的婚姻彻底失望了，可他

总还觉得欠着一笔感情帐，有一桩很遗憾的事—— 没有能找到那个小女孩 — — 虽然那并不是他的过 错 。

**白** **茹** **君** (震动，几乎不能控制，摇摇欲例)啊……孩子……孩 子!

**郑** **毛** **毛** (急扶住她)妈!妈妈!您怎么啦?您怎么啦?!

萧 寒 死去的已经死去了，现在应该多想想活着的人，想想 孩子。今天就先谈到这儿吧。

〔萧寒开始收拾法台上的东西，长长吁了 一 口气。

〔郑毛毛扶着白茹君，路野萍拿着记录文书纸， 一同 走出。

萧 寒 (望着沉思的罗南)罗南!真感谢你爱人盼秋保存了 这批材料，很有价值。

罗 南 主要是盼春姐的功劳，她心好，是她救了郑老的命。 可她自己死得那么惨，我当时 ……

萧 寒 别说了，我都知道，我能理解，我也有过类似你这样 的感情——一想起来就追悔不及，折磨着自己，虽然

那些事，并算不上是自己的过错。 罗 南 您也有过这样的体验?

萧 寒 (仿佛在追索往事)是为了 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孩子。 我当时太年轻，没处理好。二十多年了，这件事一直 在心里放不下，也是后悔当时怎么没有拉他 一把



罗 南 (微微一怔)孩子?……孩子?

〔路野萍不知何时返回，在一边静静倾听。

萧 寒 (眼睛直视罗南，关切地)罗南，你爱人这次进城，好 象有什么心事，要约我谈一谈呢?你知道么?

罗 南 (喃喃地)心事?谈一谈…… 萧 寒 她今年有二十三、四岁，是么? 罗 南 是，她小，我们俩差五、六岁。

萧 寒 (柔和而有深意地)你们可以……而且也应该有个孩 子 了 。

〔罗南沉默，避开了萧寒的眼光，微微低下头去。

萧 寒 抽时间多陪陪她，带她去玩玩，来一次不容易。小

路!你们在乡下，不都是很好的朋友么? 路野萍 唔，那时候她还是个小姑娘……

萧 寒 (对罗南)你回去告诉盼秋，我挺喜欢她的，随时都欢 迎她来找我，不过可不是来打官司嗽!

**罗** **南** 打官司……?(他看了路野萍一眼，显得有些尴尬)

**路野萍** 您刚才说什么,一个孩子——刚出生的孩子?你年 轻的时候……

萧 寒 (一笑)你想把我拉进你的调查论文里去?好吧，有 时间给你讲，也许能为你提供一个可以进行剖析的 案例。(想起什么)提到孩子，这些天我一直想着那 个李小典……这孩子情绪很不好，担心她会出事



罗 南 不知为什么,我最近非常想了解了解李小典这样的

孩子。想帮她一把，能为她做点什么才好，比如，找 找她妈妈的线索……

萧 寒 (几乎不可见地微微一怔)找找妈妈?……她的要求

还不能立案，你们可以做为个人去访问她、帮助她 ……也可以了解到一个不幸孩子的心理……对于你 们写小说和论文，都有好处。

〔萧寒夹着案卷匆匆走去了。

〔罗南、路野萍深受触动，思索着。隐约传来幼儿园 里孩子的歌声 ……二人象是决定了什么,谈论着向 一侧走去。

〔风琴伴奏的童声合唱，以及稚气的朗朗念诵儿谣的 声音，使人置身一片天籁的纯净儿童世界，美好而绚 丽——这是一个幼儿园里。

〔罗南背着一个旧书包，在倾听。他有些激动地踱了 几步，显然是在等人。

〔李小典匆匆走出，用系在腰里的围裙擦着湿漉漉的 双手，发现了罗南。

罗 南 (走近，伸过手去)李小典同志!我，我叫罗南，我们 那天见过面 ……

李小典 (没有与他握手，淡淡地)是法院找我? 罗 南 不，是我自己来的——想找你谈谈。

李小典 (本能地警惕起来)你自己要来找我?谈谈?谈什 么?(笑)又是一个……想跟我谈谈的。

罗 南 (不知从何说起)别误会，不是那个意思，我不是那种 人。萧副庭长也很关心你，让我们来看你。我想也 许能帮你做点什么事。

**李小典** 难得，你是个好人……那天我就感觉出来了。 **罗** **南** 你，怎么就知道我是好人?

**李小典** 我经历的事儿多了，锻炼出来了，从人家对我的眼光 里，就能看出人的心思……

罗 南 (笑了)啊，不，也许你没看准，我没那么好。

李小典 (也微微 一 笑)能说自己不好的人，就是好人。

罗 南 (思索着)我也是想通过对你的了解，能使我思索许 多问题——包括自己。

〔俩人开始融洽起来。童声合唱、风琴声 …… **罗** **南** 你的事，关于你的妈妈，你还有什么线索么?

**李小典** 连我养父母都不知道。孩子送给人，这种事情要做 绝!免得事后反悔，双方的姓名、住址都是绝对保密

的。(苦笑)怕反悔，怕我长大了找他们 …… 〔隐隐的雷声，突然落下了大雨点。

〔罗南、李小典急忙跑到一角的屋檐下避雨，屋瓦下 的雨水细流，很快在他们面前垂挂起一副雨帘 ……

罗 南 (思绪不平)我还真没有想到过，孩子也会怨恨自己 的父母 ……

李小典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父母，各种各样的孩子 ……

〔沉默。雨声淅沥。她用手接屋檐流下的水柱 …… 〔淅淅沥沥的雨声不断，迷蒙混沌之中，偶尔在幽蓝 的闪光中，映现出雨丝的帘幕，在斜风中飘拂……

〔舞台另一侧的戏在交替进 —

〔白茹君家内外。

**白茹君** (痴呆呆地)死去的已经死去了，该为活着的人多想 想。孩子……在哪儿呢?

郑毛毛 那天法院人说，我爸一直想找到一个孩子?谁的孩 子?怎么到分遗产的时候了，又蹦出一个孩子?!姐 姐姐夫带着孩子也住在咱们这儿，赖着不走，这不明 摆着占房子挤兑咱么?

**白茹君** (深沉地)房子是你爸的，你姐虽然是你爸前妻生的，

你们都是郑家的孩子，你难道不该想想你们的手足 之情?

郑毛毛 合着老头的房子、钱、遗产，他闺女、女婿、外孙子都 得分一份!您这会又菩萨心肠啦?可听法院的话茬 儿，老头的钱可另有打算!(思考地)老头儿又不是 党员，不至于全交党费啊?您那事儿可得抓紧闹腾， 别弄个鸡飞蛋打!

白茹君 别说了!别再刺激我。你们都是郑家的孩子，总还 有个受人尊敬的爸爸，可以使你们引以自豪……我 什么也没有了。

郑毛毛 还郑家的孩子呢!我差一点就不是郑家的人啦，您 还给我改了姓——姓了十年您那个白，白大卫!亏 了前两年我又改回来了。要不，我自豪什么?别逗 了!

白茹君 (癡呆呆地)别，别，都不要这样恨我……死去的已经 不能再原谅我了 ……可活着的人能原谅我么?孩子 能知道母亲的心，也在受着折磨么?……孩子们也 都不原谅我……不原谅我 ……

〔舞台另一侧，雨帘后面的罗南、李小典— **李小典** 为什么要原谅?为什么要让孩子去原谅?!

**罗** **南** 既然要寻找母亲，就别再怨恨了，也许母亲也一直在 寻找孩子的下落 ……

李小典 (冷冷地)他们干嘛要寻找?哼!当初他们就是只想 到要追求自己的幸福，才丢掉孩子这个累赘的，谁也 不要我……母亲?她会有新的家、新的孩子，他们一 定过得很快活——我恨他们，是他们把我弄得这么 惨!我要找她，不能让他们活得那么舒服 ……

罗 南 (劝慰)小典，别这样，为什么要仇恨、要报复呢?你 冷静地想想，你的妈妈，做为一个女人，也许当初总 有她的难处，也许她现在的痛苦并不亚于你……我 们都应该多替别人想一想。

李小典 (眼里闪着泪光)难处?痛苦?她知道我这些年是怎 么活过来的么?我从小就听人在背后把我当私生子 来议论。养父母一去世，他们的亲戚为占房子，就把 我赶出来了。我十六岁就到处流浪。我不怕吃苦， 我什么都能干，我不挑工作，可总有人欺负我，我就 得躲，就得换地方——我住过同学家的小厨房，住过 车站，住过医院的候诊室，住过工棚。我在建筑工地 当过筛沙子的小工，干过修马路的壮工，扫过大街， 挖过臭沟，为了吃饭……我还去当过模特儿，脱光了 衣眼，让许多人画……

罗 南 (不知如何劝慰)别哭，别哭……当模特儿也不是什 么坏事。据我所知，那是为了艺术，画家为了描绘 美、表现美，那是神圣的创作活动，而且他们大家都 会非常尊敬你的 ……

**李小典** 尊敬?你会让你的姐妹或者爱人，去干那种职业么?

**罗** **南** (尴尬)哦，我的妻子是个农村姑娘，没有文化，她不 懂艺术 … …

李小典 农村姑娘?可她有家，有人爱她、疼她，你们的孩子 有爸爸妈妈养她、教她、保护她，不会落到这一步 ……一个幼儿园洗衣服的临时工，连男朋友和他们 家，都嫌弃这个孤零零没有父母的孩子!

罗 南 (激动地)孩子?没有父母的孩子……不，不该这样? 你还不知道，很多人在关心你，有人正在为你奔波、

寻找线索——我就是为这件事来找你。我们走吧， 去试试……把怨恨抛开，你能这样吗?

〔罗南凝视逐渐进入沉思的李小典 ……

〔风琴伴奏的童声合唱充满感情，远处传来孩子们的 欢声笑语，下课了——象一群出笼的小鸟喧腾。

〔淅淅沥沥的雨丝，雾气迷茫，阵阵闷雷滚过天空。 〔叙述者男、女走出。

〔路野萍撑着一把花尼龙绸伞，匆匆赶路，她在辨认、 寻找。

**男** 事情在分头进行，路野萍为李小典的事冒雨来到白 茹君家 ……

〔路野萍敲门，毛毛开门，把她引进屋内。 女 生活不断冲击着人的心灵。

男 不幸家庭的父母、孩子，各有他们不幸的经历、不同 的情愫……

女 请允许我们再介绍两个还没有登场的人物 ……

男 郑老的女儿郑芸芸。 女 她的丈夫柳亦鸣。

男 他们前不久才落实政策，调回到这个城市 ……

女 别误会!这是一对恩爱夫妻，并没有要闹离婚的痛 苦。他们也被卷进了这场家庭矛盾。

男 可是也有他们的苦恼—

〔他们简单化妆，男戴上一副眼镜，女撑开一把折叠 伞，进入角色(中年夫妇郑芸芸，柳亦鸣),打着一把 雨伞并肩缓缓走来——俩人都是知识分子型人物， 郑芸芸娴静柔弱；柳亦鸣颇为精干，有书卷气。

〔他俩撑着伞在门外驻足，窃窃私语。

柳亦鸣 (执拗地)芸芸，听我的话，搬出来吧，我实在不愿迈 进这个门去!我们就把刚才去看的那间农民的小房 租下来，自己动手收拾一下，好歹是自己的窝。何必 寄人篱下，看人家脸子生活!

郑芸芸 (优柔地)别说了，亦鸣!难道我不知道当初他们是 怎么对待爸爸的?看不出小弟现在的态度?可这是 爸爸的房子，我在这儿出生长大，有我一份。租农民 房，离城那么远，我们上班，孩子上学，多大开销?就 靠我们每人五十多元钱工资?

柳亦鸣 我们为什么不能过穷日子?难道你还指望去分爸爸 用命换来的那些钱和遗产?能靠一辈子么?那些没 有遗产可继承的平民百姓，就不穿衣服光屁股，不吃 饭饿肚子么?

**郑芸芸** (哀婉地)亦鸣，求求你，别说得那么挖苦……

**柳亦鸣** 你小弟和他妈妈去法院的事，不知怎么在单位里传 开了，几乎成了丑闻，不仅议论和死人复婚这出荒诞

剧，而且还奚落我……

**郑芸芸** 说什么?我怎么没听到?

**柳亦鸣** 人家当然不会说你，你是郑老的亲女儿。(苦笑)说 我让你赖在这儿不走，是为了分遗产、分钱，说我当 初有眼光，找的不是爱人，是找的老岳父!我无法解 释和回击这些世俗的偏见和诽谤，只有你理解我爱 的是什么……

郑芸芸 (动情地)那时候，爸爸下落不明，杳无音讯。我也被 发配在外地。没有人敢爱我……只有你——我们是 患难夫妻。

柳亦鸣 (自嘲地一笑)那时候，我们是身无分文，心怀天下。

可现在，我也许正在受到命运的捉弄和惩罚，人家以 为我是算命先生，十年早知道，能测出今天郑老会落 实政策，当选市政协副主席，补发工资，又突然去世



郑芸芸 (紧紧依偎着丈夫)别这么说，别这么说……我理解 你的心情。我们一分钱都不要!苦日子都过来了 ……现在只要有你，我只要你爱我、疼我……我就满 足了，就够幸福了。

〔郑芸芸将头依偎在丈夫胸前。雨丝敲击着雨伞



〔白茹君家屋内，突然一阵嘈杂声音—

〔郑毛毛和路野萍扶住激动得摇摇欲倒，几乎不能自 持的白茹君坐下。

〔郑芸芸、柳亦鸣急奔进屋内。

**郑毛毛** (不知所措)妈妈，您怎么啦?怎么啦?! **路野萍** (安慰地)你冷静点，冷静点!

**郑毛毛** (着急地)妈，您是不是精神有点不大正常?!

**白茹君** (激动地)孩子!毛毛、芸芸、亦鸣，相信我，我比任何 时候都正常。……多少年了，一块石头压在心上，折

磨着我!我要讲，对你们讲出来，我心才好受 …… **郑毛毛** 妈妈!您 … …

**白茹君** (逐渐控制住自己) ……我认识你们爸爸的时候，芸 芸的妈妈已经病故好几年了，而我刚刚和别人离了 婚，我当时很年轻，并不理解你们的爸爸，我对他谈 不上什么感情，只知道他是个有名气、有地位的教 。授。我仅仅是把自己和他的价值联系结合在一起， 而始终没有珍惜他的感情。为了嫁给他，虽然我也

做出了牺牲，很痛苦的牺牲——一个孩子，一个不满 周岁的孩子，我以为那是累赘，他会嫌弃……我一直 瞒着这件事……怕在他的心目中降低我的身价 ……

〔一直在旁冷静观察、倾听的路野萍，有些激动起来。 **郑毛毛** (惊异地)妈妈!难道您还有个女儿?!

白茹君 (痛楚地)一个女儿……那是我少女的初恋，轻率的 结婚，又很快分手，留下一个女儿，是那次不成功婚 姻的唯一纪念……她被别人抱走的时候，只有那么 一点点，甚至还没有来得及给她起名字，今年该是整 整二十三岁了。直到三四年以后，有了毛毛……我 才对你们的爸爸讲起这件事 ……

路野萍 郑老在他的日记里，也记载了这件事。他曾经背着 你，到处去了解这个孩子的下落，他想挽回，可是始 终没有线索。他一直很遗憾……现在，我们倒是很 想帮你找一找。

**白茹君** (急切地)多少年了，我一直想找到她……能多少弥 补一点我的过错 ……

郑毛毛 (不知如何说好)您不仅对我爸那样……您怎么还， 还这样啊!还闹腾什么?赶明儿爸爸追悼会哀乐一 奏，您还想捧着骨灰盒，葬礼和婚礼一块举行?!再 加上这么一档子事，这算什么呀!

**郑芸芸** (制止)小弟!不许对妈妈这样说话，怎么这样不懂 事?那些年……妈妈也受了许多苦。

白茹君 (万感交集)别这样替我开脱!芸芸，你们狠狠骂我， 也许我心里会好受些。你们的爸爸， 一生都在探索 研究人类的婚姻、家庭，希望人们生活得更美好。可 是因为我的过错让别人嘲笑了他自己不幸的婚姻和

家庭!我一生都不能弥补了，我对不起你们的爸爸 ——九泉之下，我也没脸去见他……

郑芸芸 (激动地)外面的舆论，包括我，认为您要求和死去的 爸爸复婚，是贪财，是争遗产。这样责怪您，是不公 平的……爸爸遭难的时候，我们也失掉了联系，也没 有尽儿女责任。(善良地)您别难过，亦鸣和我说好 了，爸爸的钱，我们不要，一分也不要!真的，外面的 舆论是不公平的。

白茹君 (凄然地一笑)不，他们很公平。我认识到他比金钱 更宝贵的价值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我上诉，跟死人 复婚，多荒诞……多自私!对死去的、活着的，都欠 着一笔良心债!

路野萍 (动情地思索，象自语)良心债?……茹君同志，我 想，通过这件事的反省，我们人和人之间都会高尚起 来的，我们生活的脚步还要向前迈进的。(她有些昂 奋起来)我今天来，就是为这件事，怕您没有精神准 备，先给你吹吹风……有一个女孩，二十三年前，她 出生不久，父母离婚，就把她送给了别人……她正在 寻找她的生身父母……我们也正在帮助她 ……

〔嗒嗒的脚步声，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了 … …

**路野萍** (倾听)你们听!他们来了 — 〔众人的目光向门口方向望去。

〔罗南领着李小典来到白家门前。

〔李小典依扶在门边，痴呆呆凝视室内的白茹君。

〔白茹君伫立原地，痴呆呆凝视着门口的李小典。

〔象虚幻飘忽的梦，空气也凝固了。只有人的思绪飘 飘荡荡，心在怦跳……

罗 南 (唯恐打破这气氛，忐忑地试探) ……她叫李小典，二 十三年前，被一个姓李的建筑工人抱养， ……现在养 父母都去世了。 ……她只听说是夏天，是夏天的时 候抱来的……一个初夏，初夏?

白茹君 夏天……?(她紧紧盯视李小典的眼睛，凄婉地黯淡 下来，嘴角抽搐着，缓缓地，几乎是不可见地摇了摇 头)是冬天，下着雪，白茫茫的一片 ……只听说是个 教师家 ……

〔静默，只有人不平静的呼吸声 ……

李小典 (已经明白了，这不是她的妈妈。她惊惧地紧咬嘴 唇，努力不使眼泪掉下来，缓缓向后退缩着， ……不 ……不……

〔罗南与路野萍，交换了一下明显失望的眼光。

罗 南 (轻轻走近李小典，象是对受委屈的小妹妹)我们走

吧 。

〔李小典转身欲向外跑去。 **白茹君** (急呼)等等!孩子!

〔李小典回身，一双冷漠的眼睛望着白茹君。

白茹君 (感情地)你虽然不是我的……我愿意替你……那个 象我一样的母亲，叫你一声女儿——受了委屈的孩 子!……别怨恨你的妈妈了，她也在后悔、难受 …… 〔李小典眼含泪水，默默地望着她。

**白茹君** (激动地流泪了)你……也替我那个……象你一样的 女儿，叫一声妈妈……原谅她年轻时候的过错吧!

李小典 (泪水盈盈，嘴唇蠕动了几下，虽然没有发出任何声 音，人们已经看到她心灵里呼唤妈妈的冲动) ……

〔沉静得能听见心的怦跳声，人们等待李小典开口。

**李小典** (仰天长啸)爸爸呀!妈妈呀!你们当初为什么要这 样啊!

〔李小典猛地捂着脸，转身跑了出去。 〔路野萍呼叫着李小典，追了出去。

〔停顿。心灵受到极大震动的罗南，凝望白茹君，深 沉地思索——

〔白茹君痴呆呆伫立在那里，珠泪滚滚。

〔叙述者男、女，卸下装扮，凝视着白茹君、罗南。

罗 南 (喃喃地)原来这只是我心里的愿望、幻想，多美的 一

个梦啊，一转眼就消逝了、破灭了……为什么不让李 小典就是白茹君的孩子呢……?

女 生活毕竟不是任意编织的戏剧，可以结构出那么多 巧合和大团圆的结局，往往带有明显的缺憾，无法修 补……

**白茹君** 哦，是现实在惩罚我!

**男** 人们啊，要严肃地对待生活，它是公正的。不要把伤 痛留给别人!否则，当你高尚的感情复苏，回首往事 之时，你只能以追悔之情咀嚼着一片寂寞，悲凉…… 〔罗南、白茹君各自走去，隐下。

女 也许你们已经感到气氛过于沉重了。生活和戏剧一 样，有紧张的，有轻松的，有严肃的，也有荒唐的，自 然会调剂着你们的感情负荷。

一

**男** **也许你们已经把他们忘了——那一对在街上抢钱包**

的青年男女，他们又打到法院来了—

〔二人简单扮妆，进入角色(张翠兰、刘三喜);吵嚷 着。

〔萧寒、路野萍、罗南闻声走出。

**张翠兰** (拉扯着刘)走!走!咱们回家!快给我回去! **刘三喜** 干什么,干什么?!回去干什么?

**张翠兰** 回家过日子呗!

**刘三喜** 日子要能过下去，谁到法院来? **张翠兰** 我忍了，凑合过吧!

**罗** **南** (认出)哟!是你们俩呀!又打到法院来啦? **萧** **寒** (不解)怎么?你们认识?

**罗** **南** (笑了)那天在街上，他抢了她钱包，让人家当小偷给 抓了!

**刘三喜** (有些尴尬)您说，我妈都七十三了，她硬把我们娘儿

俩的钱粮都给卡了，我妈饿得都走不动道了! **萧** **寒** 怎么回事?慢慢说。

刘三喜 (委屈地)她，她也太厉害了!动不动就把我们娘儿 俩轰出来，不让进门。现在我们娘儿俩是有家不能 回，都成流浪者了……

**张翠兰** 你还在这儿给我造舆论，好象我多给你妈气受，虐待 谁是的!你别恶人先告状!

**刘三喜** (吭哧半天，说不出话)哎哟……(气哭了) **萧** **寒** 你们俩到底谁要离婚啊?

**张翠兰** (抢先)谁也没要离婚。借给我们点胆儿，我们也不 敢走这一步啊!(对刘)你不是说是小俩口逗闷子 么,离哪门子婚呐!你别说，我还是真对你有感情!

· 你信不信?

**刘三喜** (欲说，抽泣起来)您说她……哎哟……! 萧 寒 有话说么,这么大的男子汉，哭什么?

刘三喜 是，我不哭。兴许您这儿净瞅见妇女哭了。男儿有 泪不轻弹嘛。可您不知道，她把我们娘儿俩给挤兑

成什么样儿了!在家里，她要搞经济一体化，把我工 资都给统一过去了，不许交给我妈，非得由她掌权， 说是按劳分配，整天给我妈吃咸菜疙瘩，光号召我妈 艰苦朴素，可她光高跟鞋都够一打了，人家都管她叫 “时装模特儿”!

张翠兰 怎么啦?我愿意!青春不美，老了后悔。你妈老眉 咔哧眼的，吃什么不行，穿什么不行?高跟鞋、连衣 裙，有!她穿的了么?穿的出去么?

刘三喜 您瞧，您瞧!我跟她说多少回了，谁都是人生父母养 的，做儿女的得孝敬老人，可她就是不听!我们娘儿 俩整天顶着雷过日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犯错误了



**张翠兰** 你怎么不说说你妈干的好事儿?!

**刘三喜** 就说这回，她要去跳舞，让我妈赶着给她熨那条筒 裤，那烙铁也是烧得功夫大了点，给熨糊了一块。我 妈怎么检讨都不行，非让赔!没钱买，就逼着我跪搓 板，还用小棍梆我……

**张翠兰** 打是疼、骂是爱，急了才拿脚踹呢!

刘三喜 你是不疼?!那搓板是新买的，你不知道哇?同事们 都说我，那么孝顺的孩子，现在成了“床头柜(跪)”、 “妻管严”了!

**张翠兰** 跟你说!纯粹是你妈搅乎的，没你妈咱们俩什么事 儿也没有!

**刘三喜** 我是独子，你说把老太太搁哪儿去?!

萧 寒 好了，好了。(对张)我问你，兄弟几个? **张翠兰** (不解其意)还有个哥哥。

萧 寒 唔。婚姻法明确规定，子女有赡养老人的义务，如果

你的嫂子，也象你这样对待公婆，你以为如何呢?该 怎么处理呢?

**张翠兰** (语塞)这……?!

**刘三喜** 着哇!谁没老家儿呀，你说呀!

萧 寒 好了。我们马上还有案子，小路，你领他俩先找接待 室的同志去谈谈。

路野萍 (对刘、张)走吧，跟我来!(边走边说)你们二位可真 演的是闹剧!你知道什么叫爱情么?你理解他的心

么?我真想解剖解剖你 …… **张翠兰** (吃一惊)啊!解剖?!

**路野萍** 也算是一种典型，第十三桩! **刘三喜** 十三桩?这是哪一 出?

〔路野萍前面带路，走下。

〔刘、张卸去化妆，回复叙述者的身分——

男 这仅仅是一个小小的插曲，但也足以留在第十三桩 离婚案里剖析一阵子的了。

女 然而，白茹君的诉讼，已经到了该结案的时候。

男 当事人已经来了。萧寒约请了盼秋来参加，她正在 门口等她 ……

〔白茹君、郑毛毛进入办公室，罗南招呼他们入座。 〔萧寒走到门口，张望、等人。

〔盼秋怯生生走来，神情略有不安。 萧 寒 盼秋!我正在等你。

盼 秋 (忐忑地)萧副庭长，法院找我……是为了我们俩的 事儿?

萧 寒 (微微一怔)你们俩?!是罗南 ……? 盼 秋 不，没，没什么。

萧 寒 盼秋，你脸色这么不好，是病了? 盼 秋 (掩饰地抻抻衣襟)啊，没，没有。

萧 寒 (女性关怀的眼光，打量她腰身)哦哦，要注意身体。

今天是我请你来的，咱们一起解决郑老那笔钱的事。 〔萧寒一手搭扶着盼秋肩背，进入办公室。

〔法庭内，路野萍、罗南正在与白茹君、郑毛毛交谈。 见萧寒进来，他们起身招呼。盼秋站在一边。

萧 寒 坐吧，坐吧。(介绍)这是盼秋同志!好，当事人都来 了。郑老生前一直想要报答对他的救命之恩，在他 落实政策以后的日记里写着，决定把补发他的工资， 稿费，大概有三、四万块钱，全部赠送给盼春、你和岳 妈妈。郑老知道村里很苦，你们家又没有男劳力。 有了这笔钱，你们的日子……

盼 秋 (意想不到地瞪大了眼睛)这，这，这是真的么?

萧 寒 真的。为了白茹君的案子，我们查看了郑老的全部 日记，是他去世前几天写的这段话。

盼 秋 (惊异地)三、四万块钱……?!他为啥要这样啊?

萧 寒 在人危难之中，能得到温暖、同情，是很不容易的。

郑老在他日记里说，他一生都在探求，人与人联系的 纽带应该是理解、是同情、是帮助、是友爱，真善美的 感情才能使人们相互间心心相通……而不在于金钱 地位。

盼 秋 (真挚地)这话是挺深、挺深的……可又挺普通，象我 心里想过的意思，又说不出来……

萧 寒 这是郑老生前的一桩心愿。除了考虑他女儿的权益 之外，郑老的日记经过法律认定，可以做为死者的遗 愿来对待。

盼 秋 (感动地)郑老真是个好人。可好人，为啥命老不好? 现在村里不象他在的那会了，我们娘俩的日子 …… 好过了。

萧，寒 (从皮包里拿出一纸文书稿)已经和郑老子女达成了 协议，可以给你家两万元。

〔盼秋不知如何是好。罗南紧张地注视着盼秋。 〔白茹君缓缓走近盼秋，激动地望着她 ……

白茹君 (嘴唇颤抖着)今天是我自己要来的……我没有任何 身分，就为看看你，向你、向你的姐姐和妈妈，鞠一个 躬，谢谢了……姑娘!人情、人心，是金钱换不来的， 比什么都贵重!(她捧上几本书)郑老的书出版了， 我只能做为一个普通读者，买了几本送给你——祝 你幸福!

〔她把书交给盼秋，深深鞠了一躬。

〔郑毛毛走到前面，扶住妈妈，也向盼秋鞠了一躬。

〔盼秋不知如何是好，伫立在那里。 〔众人都凝视着盼秋，一阵静默。

盼 秋 (心情激动而纯净，象自语)祝我幸福……?人情、人 心是金钱买不来的……?现在，我要钱干什么 ……? 我不要，不要!郑老是好人，他老人家的心，他的情 义……我和俺娘都领了。俺盼春姐要是能知道，她 也会高兴的。那年月俺庄稼人，没钱、没粮、又没有 文化，能给人家啥?也就是咱乡下人的一点情份，就 是俺娘儿仨个热热腾腾的一片心意，暖暖人家，别让 正遭罪的人冷了心。让他想开点，活着，好好活着 ——人心要是都那么独，日子不是就没盼头了么? 就这，咱从没希图人家报答……也许，城里人觉得俺

没文化，到街上卖鸡蛋，就贪赚几个钱……那是俺下 功夫养鸡、劳动换来的，俺不觉得丢人!拿人家郑老 的血汗钱，俺伸不出手……人心，人的情义也一样， 不该是俺的，俺就不能贪求!

罗 南 (激动地)盼秋!盼秋!我 —

盼 秋 罗南!什么也别说了 ……别说了。

〔盼秋踉踉跄跄跑了出去。

〔罗南痴呆呆伫立在那里，路野萍默默凝望盼秋离去

的方向，思潮起伏。萧寒走近他们。 〔 沉 默 。

萧 寒 (不动声色地)明天去办李小典那个孩子的事，我们

一起好好谈一谈。 〔 幼 儿 园 。

〔风琴伴奏的童声合唱，孩子们稚气的欢声笑语，构 成一片天籁、无忧无虑儿童世界的喧腾 ……

〔罗南伫立在那里，静静地倾听。路野萍背着大红帆 布挎包、手持大夹子站在一边，默默凝视罗南，又不 时看表，象在等什么人。

**路野萍** 这真象天堂里的音乐，小天使的歌声 … … **罗** **南** 你对李小典的事，为什么这样感兴趣?

路野萍 我要把李小典的事收进我的论文里去，作为第十四 个案例……它使我想起美好的童年。孩子最单纯， 可以无忧无虑，敢恨敢爱，没有那么多沉重的包袱



罗 南 看得出来，你心里有事，你生活并不愉快，你生活得 很苦 ……

路野萍 不，不，……你怎么知道?

罗 南 感觉。

路野萍 你根本不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苦笑)没什么,小 事一桩!据我们调查，本市象我这样的老姑娘 — 虽然由于各种原因而蹉跎、等待，过了青春的黄金年 龄- 可她们大部分在事业上都是很得意的呢!

〔风琴伴奏的童声合唱，儿谣 ……

〔萧寒扶着李小典的肩，边谈边走上。李小典痴呆呆 凝视萧寒，胸膛起伏。

萧 寒 我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失望 ……孩子!我虽然 是个执法者，可几乎不知道该怎样运用法律来处理 你的上诉 ……

李小典 (轻轻地)别说了!别说，我明白了 ……

萧 寒 (急忙)不，不!小典你不要那样想，你不明白 …… 路野萍· 到底怎么回事?

萧 寒 别，别催我。我要详细地跟你们谈谈。

〔萧寒走过去，轻轻抚弄着小典散乱的头发，依偎着

她 。

萧 寒 (情长意深的追忆)二十多年前，我从法律系毕业，刚 刚当了审判员。有一对年轻夫妻来离婚，我看他们 两个人，在文化修养、志趣爱好、性格气质，以至职业 上，确实有较大差距，似乎没有什么共同语言……

〔罗南有些坐立不安，他躲开萧寒的目光，缓缓向一 边走去，思绪起伏……

萧 寒 … … 表面看起来他们的婚姻，好象没有什么基础 ……我当时很年轻，思想也很偏激，心里是赞成他们 离异，同意他们解除这种看来很不般配的婚姻 …… 〔罗南在激烈地矛盾思索着。

〔传来风琴伴奏的合唱《我的好妈妈》,稚气、纯真的 童声，飘飘荡荡，沁人心 —

萧 寒 (追述往事) ……可是他们双方，在激忿之中谁都不 愿要孩子，一个不满周岁的女儿，成了他们各奔前程 的累赘。他们终于协商好，把孩子送给别人抱养去 了……按规定，法院可以不干涉这种事……后来，当 我自己结婚有孩子以后，看到自己的女儿，我就老想 到那个孩子。老是后悔当时没有去说服那对年轻的 父母，没有拉他们一把……

罗 南 (一怔)为什么没有拉他一把……?!

萧 寒 (继续着)虽然，这并不能算我判案的过错，可多少年 来，我一直责备自己……为什么没有拉那孩子一 把?!

李小典 (流泪了)阿姨，您别说了。这不能怪您，这不是您的 错。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责怪你们 ……

萧 寒 可我心里象欠了一笔帐，不能平静。见到你以后，我 翻查了二十多年前那个案卷，寻找线索，我想弥补 ……我真希望我多年一直惦记着，想要找到的那个

孩子就是你 …… **路野萍** 到底怎么样了?

萧 寒 (望着李小典，微微摇摇头)那个父亲在前些年，费尽 周折，终于找到了女儿，取得了谅解……女儿现在正 在恋爱……我真该为他们高兴，可是心里并没有轻 松下来，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小典!(她感情 地为小典抹去眼角的泪水)别失望，孩子!不要把自 己看作一个弃儿，只要有一颗向上的心，生活是不会 抛弃你的!

李小典 (激动地)我流泪，不是因为失望，是心里热苏苏的直 翻腾。你们都是好人，那么多好人，谢谢你们了…… 也许，我不需要再找什么妈妈了，把那份上诉材料还 给我吧!

〔萧寒从公文包中拿出那份材料，郑重地交还李小 典 。

李小典 (手捧材料)我心里乱极了——我真想找到妈妈，可 又怕找到妈妈……那天，见到那个白阿姨以后，我想 了很多， ……我好象觉得不该报复妈妈，也许人活 着，不该给别人增加痛苦。(慢慢把材料撕碎)何必 呢!有你们，你们的心真好，我不孤独，我能自己生 活!我会生活得很好，我不会变坏的 ……

〔李小典感情冲动地跑去，萧寒跟下。 〔静场。二人都在深沉思索中。

罗 南 这样的孩子，是不幸婚姻的苦果。 ……这些日子，我 参加调查，许多事都在冲击我，促使我深思……

**路野萍** 萧寒同志讲了她自己经历的事，可我在想……也许， 我正象一位哲学家说的——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 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能遏制的同情心，这三种单纯 但无比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长吁一 口 气)渴望、追求、同情……交织在一起，我思考过，我 不知道还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罗 南 (不知所措)不，野萍!……我真心希望，你能幸福。

〔两人并肩默默走着 …… 〔叙述者男女走出。

女 生活中严峻的现实，每时每刻都象镜子一样，反射进 他们的心灵。

男 你们已经看到了，他们的心在矛盾中挣扎。

女 这一天，又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手捧一台电话

机，向内喊)萧副庭长，有您电话!

〔萧寒走出，接过女手中的电话耳机。

〔男将一红袖章佩于左臂，进入角色(市场管理纠察 人员)。

管理员 (向一侧招手)过来!过来!还有你 — — (女已进入 小贩角色)

〔盼秋挎竹篮和小贩怯怯地走来，不知发生了什么 事，有些紧张。

管理员 (指墙上的大布告)市政府这么大布告贴着，不准在 非指定地区摆摊设点，沿街贩卖，违者处罚，看见没

有?跟我走 一趟!走吧!走吧! 〔管理员带盼秋及小贩走去了。 〔萧寒放下电话，向罗南走去。

**萧** **寒** **罗南!**

罗 南 什么事?

萧 寒 你快到农贸市场管理处去一趟，盼秋给扣在那儿了 ……可能是要罚款什么的，你不要急。

罗 南 (尴尬地看了路野萍一眼，对萧)我先走了 …… 〔罗南心绪烦乱地背起小书包，向外走去。

〔路野萍对萧寒耳语几句，萧寒把钱掏给她。路野萍 追了出来。

路野萍 (追上)罗南!等等，我陪你去!

罗 南 (烦燥地)你?你去干什么?甭管这事儿! 路野萍 (伤了自尊)你怎么啦?干嘛发火?

罗 南 (越显焦急，无名发火)你为什么要去?你为什么要

去?你去干什么?我说了，我不用你去!(停顿，又 缓和下来，低低地)对不起……我走了。

〔罗南转身大步跑去了。

〔路野萍委屈地几乎要发作起来，伫立良久，又把自 己的钱凑在一起，仍然朝罗南方向追下 ……

〔市场市容整顿管理处的办公室内外。

〔盼秋与几个小贩低垂着头，瑟缩在一排长凳上。地 下摆放着竹篮子、米口袋等被没收的货物。有的人 在向佩红袖章的管理员求情、检讨、保证，管理员根 本不为所动。

管理员 (冷着脸，公事公办地)国有国法，铺有铺规，市场有 管理章程。甭废话，哭也没用!东西没收，罚款另 算!

〔罗南气喘吁吁地跑来，他刚想迈进门去，看到里边 的情形，又退缩出来，几次想进去，又鼓不起勇气，他 终于向管理人员招了招手，扒在门边。

**管理员** (向门边走了几步)什么事?

〔盼秋见到罗南，倏地站了起来，期待的眼睛望着门 口的罗南。

罗 南 (避开盼秋的目光，转对管理人员)…… 同志!这是 ……怎、怎么回事?

管理员 不准在非指定地区摆设摊点、沿街贩卖，违者罚款， 大布告到处贴着，这帮乡下人概不论!大概他们不 认字 ……

罗 南 (嗫嚅地)以前，没人管啊……不是挺随便的么? 管理员 她赶上啦!这几天正整顿市容宣传月嘛!

罗 南 放了她吧，刚从农村来的，不懂，让她走吧!

〔盼秋怯怯地向前移动了几步。

管理员 (对盼秋)回去，回去!老实呆着!谁让你走的!(对 罗)就因为你们这些城里人净发善心，给惯胆大了! 你看她们乡下人土?进城猛赚!甭可怜她们，她们 捣腾几天，顶咱们一个月工资!(走了几步又回身) 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管这干什么?

〔罗南终于难堪地蹲到一边地下，双手沮丧地捧着 头 。

〔屋内，盼秋失望地慢慢坐在长凳上，眼里涌出泪花。 〔路野萍匆匆走来，见罗南的样子，停步凝视他。

〔罗南抬头发现路野萍，腾地站起，努力掩饰窘态。

**路野萍** (走近)你到那边去，这事我去办，你别出面。(感情

复杂地)我太了解你了 ……死要面子，活受罪。 〔路野萍大大方方走进管理处室内，寻找盼秋。

〔盼秋发现了她，象见到救星，忙扑过来，紧紧拉住 她 。

**盼** **秋** (几乎哭了出来)野萍姐!东西没收，还要罚钱，可身 上的钱刚给罗南买了件衣裳……这可咋办?你快给 说说，俺不懂……

**路野萍** (向管理员)为什么把人家扣在这儿?

**管理员** 影响市容，妨碍治安不说，还用鸡蛋换粮票，非法! 初犯罚七块五毛钱是少的!

**路野萍** (掏钱，扔在桌上)给，找钱!开收据!

**管理员** (开好收据)给，罚款收据可没地方报销!走吧，下次 再逮住，可就不是罚款的事了。

**路野萍** (没好气地)行了、行了!别逮理不让人啊! 〔路野萍拉起盼秋向外走去。

盼 秋 (停步，嗫嚅着)篮子，篮子里还有……东西。

**路野萍** (返身，抄起竹篮，借题发作地)人要不说，还连竹篮 子没收?留给谁?哪有这规定!

〔路野萍提着竹蓝子，瞪了管理员一眼，与盼秋走出。 〔外面，已不见了罗南，她们四下张望。

**路野萍** (对盼秋)别哭，快把眼泪擦干了，罗南在那边等你 呢。给你篮子 ……

盼 秋 (抹着眼泪)我，我怕他……说我。他本来就不叫我 出来卖……别提罚钱的事。回头我再把钱还你 ……

〔盼秋从篮内取出一件宽条绒上衣。 路野萍 给罗南买的?多少钱?

盼 秋 二十六块钱。 ……他回城两年了，也没置件正经衣 裳……那些年村子里日子苦，为我们娘俩……拖累 了他 ……

〔路野萍发现了篮子里还有一本新字典。 **路野萍** (望着盼秋)字典?你刚买的?

盼 秋 我想……多学点儿。

〔她俩默默向前走去，罗南迎了上来。

〔罗南站在离她们不远的地方默默无语。

〔盼秋象个做了错事的孩子，怯怯地停住脚步，低垂 着头，把新上衣和字典放进竹篮……

〔路野萍望着这尴尬场面，想打破僵局。

路野萍 (故作轻松地)小事一桩，走吧，走吧，跟盼秋没关系， 是他们没事找事儿，故意刁难乡下人，唬老憨呢!别 理他们 ……

〔路野萍意识到自己失言，忙用手掩住口。 〔罗南低垂下头，更显难堪。

[盼秋悄悄抬起眼睛，瞥了 一眼罗南的神态。

**路野萍** (歉疚地)罗南，对不起，我是无意的……我是想说他

们不敢管那些哄抬物价的城里人 …… 〔三个人都难堪地默默向前走着。

〔突然，盼秋躲向一边，掩面伤心地哭泣起来。

罗 南 (走近她，低声)你怎么啦?哭什么?回家吧，回去

吧 。

盼 秋 (喃喃地)回家……?回家……回去，回去 …… 〔盼秋踉跄跑去了 ……

〔罗南、路野萍遥相对视，沉默。

〔飒飒的风声，几片树叶飘落下来 …… **罗** **南** (缓缓地)起风了 … …

路野萍 (缓缓地)天气凉了 ……今天盼秋是为了给你买衣服 ……给你买了一件很贵的猎装。

罗 南 (感动地)衣服?盼秋 … … 她的心和盼春姐一样好， 应该是我给她买一件，可我没顾上……

**路野萍** (激情地)看得出，她对你那么痴情，她自己还买了字 典，想弥补……罗南!我们需要开诚布公长谈一次， 我们需要互相理解，真正的理解。我们都在折磨自 己，这样下去我们一辈子也不会宁静的!

〔静默。罗南激动地思索着她的话。 〔二人各自缓缓向前走着、走着 …… 〔叙述者男女走来，凝视他们两个人。

男 两片带电的云相遇，总要碰撞出电闪雷鸣。

女 那是他们不平静的心在跳动的声音，是感情和理智 冲撞的火花。

〔罗南、路野萍缓缓向前走着 ……

男 他们到了把心扉敞开的时候了。

女 他们在寻找话题。从哪儿说起呢—

〔路野萍凝视罗南，想说什么,嘴唇翕动了一下。

**罗** **南** (岔开话题)怎么样，最近的调查收获大么?论文可 以动笔了么?

**路野萍** 包括调阅过去的典型案例，有十一二桩了，我还没有 把握准论文的核心……现在。我更想了解那些没有 来诉讼，而又有潜在危机的家庭……

**罗** **南** 为什么?

**路野萍** 因为我是一个调查者，我需要剖析人的心灵……我 很想叫你给我们填一份民意测验调查表- 你很有 典型性。

罗 南 你把我也列为你的调查对象了?干嘛要作这么一个 折磨人的测验?如果你仅仅是一个调查者的话，我 只能交给你一份白卷。从我们重新相见以后，我确 实曾经想过，请你帮我选择一个答案。

**路野萍** (无名的压抑和恼火)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你把我看 成是 … … 你和盼秋之间的第三者?!你能回答吗? 谁是第三者?难道我的地位，仅仅是一个被人对比、 选择的角色?

**罗** **南** 野萍!你怎么啦?是我伤害了你的 …… 自尊心? 〔一阵难言而激动的停顿。

女 (严峻地)路野萍，你的感情又在冲动，请你用心灵回 答我——你还在爱着他吗?

路 野 萍 (激情地凝视前方)我不能欺骗自己，我爱着，爱着! 我认为，那爱情本应该是属于我的。

女 可是，生活偏偏给你出了一道难题!他已经有了妻

子，你能那样做吗?

路野萍 我在想，如果一对夫妻，真的只剩下了法律和道义的 联系，厮守在一起他们能幸福么?只有不幸，两个人 的不幸和痛苦!难道这是道德的吗?

男 (严峻地)罗南!你能回答吗?这 一 切是怎么造成 的?

〔罗南紧张思索，渐渐抬起头。

男 你还记得，风风雨雨扑打你那小茅草屋的日子吗?

罗 南 记得，记得。在农村困苦生活的挣扎中，是盼秋用她

那颗少女善良的心，温暖了我。我们真诚地相爱过! 男 请用心灵回答吧，罗南!你动摇了，是吗?!

罗 南 回城以后，我的心，与那一片曾经养育过我的农村土

地，渐渐远了，隔膜了……曾经被埋葬、忘掉的淡绿 色记忆，又复苏了。

女 那么,又该怎样来理解作人的道德呢?

男 如果你们是生活的强者，就应该战胜自己!

路野萍 (努力控制自己)罗南，告诉我，你是不是觉得我很 坏，很复杂?

罗 南 不，野萍!你为什么要这样想?

路野萍 (感情复杂地)我忽然觉得，自己很象那个李小典 ……有一种被生活抛弃的感觉。可我知道，生活不 能倒流，我们不能再重新年轻一次，正象不能让落花 重新长上枝头一样!有时候，我觉得遗憾也是一种 美感……只要能问心无愧地生活……

罗 南 我们都有自己的人生信念和理想，都希望能战胜自 己的软弱。我承认，你是个强者 … …

路野萍(激动思索地)原来，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能主宰自

己命运的强者，生活得很充实，很高尚，如果必须追 求才能得到，我只应该向比我更强的人竞争、抗衡。 你知道，我要写的论文，也明明是对第三者持批判观 点的。可是忽然心里的平衡被打破了!最近，我发 现自己很不好，经常控制不住自己，真担心自己要干 出什么蠢事来……为什么在我面前出现的，偏偏是 盼秋?让我只能怜悯她、同情她……

罗 南 哦!盼秋 … …

**男** ……人的痛苦、人的心灵，能够相通吗?现在盼秋正 一个人缓缓走在街上——

〔盼秋挎着竹篮、手拿一张粉红色的纸，神色凄然地 在街上踽踽独行。

女 啊，盼秋!作为一个妻子，你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呢? 盼 秋 我知道罗南要面子，我给他丢了人。在市场管理处，

他都没敢进门，不敢认我这个乡下媳妇。(泪光闪 闪)我能明白，俺是个农民，农村户口，进不了城，跟 他在两下里扯着。罗南是写书的人了，我没文化，帮 衬不上他。我们俩不般配。进城这些天，我们俩话 挺少，我觉得他的心恍恍惚惚，好象已经不在我身上 了……原先，他的心好热、好烫好暖人呐!

女 盼秋啊盼秋!你用心灵回答我，你还在爱他吗? 盼 秋 爱，爱!他是个好人。

女 那你就是最有权利谴责他的人!

盼 秋 (摇摇头)强扭的瓜不甜呐。(抚弄着手中那张粉红 色的纸),我偷偷地写了这，不知道该怎么写。反正， 我的心全在这上头了。我不是一时赌气，我应该替 人家想想。我一个人苦，总比两个人都苦，要强……

女 不!盼秋，你承担得太多，你的心要碎了!

盼 秋(激动)我只要拿定主意，就什么都能担得起。这对 我、对他，都好!(哭了)俺盼春姐说过，人要活，就要 活得硬气!

〔盼秋快步向一侧走了，隐去。

男 罗南!你想到过一个不幸妻子的痛苦吗?

罗 南 她会哭干了眼泪，她带着一颗受伤的心回到农村，她

会活不下去的——是我的犹疑，傍徨害苦了她! 女 路野萍!你理解盼秋的心吗?

路野萍 不，不，那太残酷了!我不能伤害一个弱者， 一个没 有文化的农村姑娘……那无异是去倾轧她——也 许，我太自私了?!

〔一阵激动思索中的停顿。 罗 南 怎么?野萍，你哭了?

路野萍 (意识到自己失态)啊，我这是怎么啦?罗南，我们都 是受着社会的制约，都是很珍惜自己名誉的人。我

真怕，怕感情再陷下去，就会毁了你，也毁了我自己! 罗 南 还有……盼秋!

〔二人各自深思，缓缓向前走着。下。

男 朋友!请深深思索爱情、婚姻、道德的真正含义吧! 如果生活的目的仅仅在于个人的幸福，任凭感情毫 无节制地燃烧，那心灵中美好的大厦，将会变成一片 废墟!

女 但是，人们往往低估了一个处于弱者地位的女人， 一

个受了伤害的妻子的心，和真正爱情的力量。 男 盼秋已经毅然作出了自己的决定——

〔法院里，萧寒抚弄着手中那张粉红色的纸，在踱步、

沉 思 。

女 萧寒在她的办公室里，几乎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萧 寒 (沉吟地)我虽然天天和夫妻间的眼泪和痛苦打交 道，可偏偏这一张薄薄的纸，象有一千斤压在我心上 ……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一下子涌到了眼前。 …… 我作为一个女人、母亲、一个法官，该怎么拉他们一 把呢?!……也许，他们需要一个能够剖析道德、感 情和心灵的特殊法庭……(她把粉红纸夹进一个卷 宗中)

〔罗南背着书包走来。

萧 寒 (望着罗南，似乎漫不经心地)罗南，怎么样?最近写 什么东西了?小说修改好了吗?

罗 南 没有。

萧 寒 为什么?

罗 南 有些问题要重新认识……爱情、婚姻和人的价值。 包括解剖我自己……通过最近的调查采访，有许多 感 触 。

萧 寒 (沉吟)生活，可能是这样的：我们身边并不缺少美， 并不缺少闪光的金子，也许缺少的恰恰是发现它，挖 掘它……

〔罗南思索着她的话。

萧 寒 (沉吟片刻，随手翻弄着法台上的那份新卷宗) …… 最近，收到一封离婚申请，至于能不能收案，还要看 今天当事人来面谈的情况……我想请你帮我接待一 下，听听她的申诉……

罗 南 (有些不解地询问)您……有别的案子?

**萧** **寒** …… (不置可否，起身整理法台上的东西)这是当事 人的材料，一份很特殊的申请。你可以先看看，她马

上就会到这儿来的……我相信你能处理好。 〔萧寒夹着公文包走了。

〔罗南望着她的背影，有些狐疑地坐下看卷。

罗 南 (仔细辨认着字句，往下读，突然他怔住了，继而跳了 起来)什么?是盼秋?!盼秋写的?!(他四下张望， 又继续往下读着，越发激动起来)

〔盼秋正站在门口望着他，眼睛如秋潭般深邃平静。 〔罗南抓起卷宗里的那份申请书，正要向门外冲去 ——见盼秋正站在面前，他突然怔住了，象被钉在原 地动弹不得。二人痴呆呆相对站立。周围一切仿佛 都凝固了，他们近在咫尺，又象隔着一道沟堑，不知 如何跨越。

罗 南 ……盼秋!你，为什么要这样呢……?(他突然冲过 去，几乎是拥抱着盼秋，抱紧她的双肩)盼秋!盼秋!

盼 秋 (无力地垂下双手，喃喃地)别这样，罗南，别，别这样



罗 南 (抓起盼秋双手)盼秋，你真的恨我了吗?你真的已 经恨我了吗?

盼 秋 (身上一阵震栗，象秋叶一样抖瑟着)恨你……?恨 你……

罗 南 (他抓住盼秋的手，往自己脸上头上抽打着)盼秋，你 打我吧，打我吧!回城以后，我对我们的婚姻曾经怀 疑过、动摇过，你应该恨我……

盼 秋 (泪眼相望)罗南!我想恨你，可我怎么能恨你呢? 你是好人，我知道你心眼好，你对盼春姐、对俺娘、对

俺盼秋，这份情义，我永辈子忘不了。我是你的人， 恨不能把心都掏给你，疼你还疼不够，我怎么能恨你 呢?

罗 南 (悔痛地)盼秋，是我不好……我不该回城，我不该离 开农村，离开你……回城，为什么要回城啊!

盼 秋 为了你，是我催你回城的，这不怨你。你忘了?是我 一步一步送你的，也是天上过大雁的时候，象戏台上 的十八相送 ……

〔长空雁鸣，遥远而缥缈；百鸟鸣啭，缠绵而悠长 …… 〔罗南、盼秋并肩默默仰天远眺……往事闪现在他们 眼前——

盼秋(肩担行李)大雁又飞回来了 … … 一年 一 次，大雁恋 家……那年送野萍姐走，也是天上过大雁的时候。

罗 南 (踌躇地)盼秋，回去吧 …… 盼 秋 我送你。

罗 南 不，我想不走了。 ……我不能丢下你和岳妈妈。

盼秋(深情地)我知道你心里有我。难道你盼秋不想把自 己男人拴在心口上?可你盼秋不是那么不明事理的 人，将心比心，你城里也有老娘，又瘫痪在床上了，俺 是农村户口，不能随你去给老人家养老送终，你能回 城，为啥不回去……?别担心，我象那天上的大雁， 一年飞去看你一次。

罗 南 (犹豫地低垂着头) …… 盼 秋 (挽裤腿)过河滩了 …… 罗 南 我背你……抱你过去吧!

盼 秋 (娇憨地)去!大白天的……俺害臊。

〔盼秋担起行李，轻捷地踩着石头，走到了对岸。

〔罗南仍伫立在原地，二人隔河遥对。

盼 秋 (在对岸喊)过来吧，这又不是王母娘娘的天河，非等 七月七才能渡鹊桥!(轻声喊)俺不唱牛郎织女天河 配，俺唱的是十八相送……!

〔罗南还在河对岸犹疑着。盼秋放下行李，又飞快地 跑回来，拉扶着罗南走过河来。

罗 南 盼秋，你为什么要这样——苦欢乐?

盼 秋 为了不让你愁眉苦脸，高高兴兴送你回城……。

罗 南 那你干嘛要说什么牛郎织女、十八相送——那都是 悲剧，你想的都不吉利。

盼 秋 (心头掠过一阵阴云，强颜欢笑地)干啥要这样说? 你这有文化的人还迷信?

罗 南 我知道你心里也不好受，别瞒我。你是怕我回城就 象飞走的鸟儿，你担心……盼秋，只要你说一声留 下，我就不走了，我们在一起，永远不分开。

盼 秋不，我不能拖累你，你是有文化的人，你有你的志向， 你有你想干的事儿，在农村，你不能施展，我又帮不 上你的忙……我是你的人，要是真心疼你，为你前途 想，就不能把你拴在身边。我什么也不担心，我一辈 子等你，一辈子是你的人!

罗 南 (激动地)盼秋，你真好!我会一辈子爱你，一辈子不

辜负你的情义!(把盼秋拥在怀里)。 盼 秋 (半推半就)别，让人看见!

罗 南 (陶醉地)连天上的大雁和树上的小鸟都闭上眼了， 你就当世界上只有你和我——在相爱。(疑视她的 眼睛)我回去，再想办法把你调进城!

盼 秋 别说傻话了，你没办法!干啥要想那办不到的事儿?

你能象天上的大雁，一年飞回来一次，我就心满意足 了……我就是想，想，想……真想……

罗 南 想什么?

盼 秋 (扒在罗南耳边，悄声地)我就是想……想要一个孩 子!

〔盼秋挣脱罗南的拥抱，娇羞地跑向一边，捂着发烫 的 脸 。

〔雁阵鸣叫划过长空，鸟儿啁啾渐渐远去。

〔现实的法庭，盼秋在一边捂着脸，罗南凝视着她。

罗 南 (激动地)盼秋!我们现在有了孩子，有了孩子啊!

难道你真要离开我，一个人带着孩子……?!

盼 秋 我都想好了。将来不管是儿是女，我都要供他念书， 一定要供他上大学，象野萍姐那样，成为有文化的 人，别象没赶上好时候的盼秋一样 …… (如吟如诉 地)从你回城以后，这些日子，我一个人睡在咱们结 婚的小茅屋里，半夜里老作梦，梦见你站在城里老高 老高一座楼上，我走呀、走呀，老也到不了你跟前，老 也够不着你，你在云彩里飘飘忽忽的，还笑我，我喊 也喊不应你，我吓得哭了。哭醒了——我怕，怕是夫 妻的缘分到头了。

罗 南 (眼含热泪)盼秋!那是梦，那是你心里想的，别迷信 ……是我不好，使你感情受了折磨……我好悔!

盼 秋 罗南!你别瞒我，我知道，我心里苦，你也苦。有时 候我老想，你娶我，是为了盼春姐的死，是为了我们 家，看我们娘俩日子太难。这会儿我越来越怨恨我 自己了，就是那时候，我也看得出来，你和野萍姐，是 最最合适的一对儿 …

**罗** **南** (意想不到地)盼秋!你怎么啦?!你胡说些什么呀? 我跟你结婚，是真心的……

盼 秋 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候小，不懂事，看得不深，没替别 人想想，我不该答应你。可当时，我也动了心，我只 顾我自己……喜欢你。

**罗** **南** 盼秋，是我辜负了你的心，你骂我吧……

**盼** **秋** ( (平静下来)别说了，罗南!我思前想后，把事儿想 透，心里反而踏实了，稳静了。咱们夫妻一场，好好 地分手，我回村会跟娘、跟乡亲们好好说，他们不会 怨你的，你就答应了吧!你在城里安个家，婆婆跟前 也能有个人。只要你能过上顺心的日子，也就算我 报答你对我和俺娘的情义……

罗 南 不，不能这样，不能这样……要不然，我心里一辈子 也不会宁静。

盼 秋 罗南，我的心已经定了。罗南，结婚的时候，你交给 我的绿纱巾小包包该还给你了，我带来了……(她小 心翼翼地打开毛巾包，捧出那个绿纱巾包着的东西)

罗 南 我是让你烧掉，烧掉的呀!你为什么没把它烧掉



盼 秋 那是你过去跟野萍姐的情份啊，我没舍得给你烧，我 一直存在箱子里……

罗 南 你应该烧掉的，烧掉的啊!

盼 秋 人干嘛要那样啊，不能结亲，也别结仇啊……

罗 南 (双手捧着那个绿色的小包)盼秋!你不知道这些日 子，我想了好多——我想到那个李小典，那个白茹 君，我想到你，想到孩子，我们是夫妻，千丝万缕的情 意把我们联在一起，扯不断!缺了谁，少了谁都不行

……我还想到十年、十五年，二十五年以后…… 盼 秋 二十五年以后 ……

罗 南 我们都老了，头发也白了，背驼了，腰也弯了……

〔二人肩背伛偻，老态龙钟，脚步蹒跚，似乎拄着手 杖。

盼 秋 (喃喃地)老了，我们都老了 ……

**罗** **南** 我们怎么对孩子们说呢……为他们留下什么?

〔叙述者男女身穿典雅的礼服，飘飘遥遥地走近了， 更近了 ……

男 (对老态龙钟的罗南、盼秋)爸爸，妈妈!这是我的新 娘，今天是我们的婚礼，为我们祝福吧!

女 爸爸，妈妈!给我们说几句美好的话吧!谈谈你们 的青春，谈谈你们的爱情，你们遇到过波折和危机 么?

男 你们那个时候也这样么?爱情怎么总是甜蜜伴随着 痛苦?

女 你们能告诉我们爱情和婚姻的定义是什么吗?

〔老态龙钟的夫妻，思索咀嚼着青年夫妻的话 …… 〔路野萍呼唤着“盼秋!”冲进法庭。

〔一切回复常态。罗南、盼秋惊诧地望着处于激动中 的野萍。

盼 秋 野萍姐!

路野萍 盼秋!萧寒同志都告诉我了!

盼 秋 野萍姐!(盼秋用颤抖的双手，把绿纱巾小包郑重地 交给她，激情地)我……我对不起你啊!

路野萍 (手捧绿色纱巾包，感情冲动地)秋妹子!

〔盼秋、野萍二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路野萍 盼秋，秋妹子别说傻话了 ……你不能这样!我们一 定要好好谈一次，就象过去我们躺在农村的草棵棵 里，心贴心地谈一样。

盼 秋 (感情复杂地)我要回去了，已经买好了明天的火车 票，你来送送我吧，野萍姐!……我有好多事要托咐 你!

〔盼秋默望罗南一眼，突然低下头，转身疾步跑去了。 罗 南 (惊醒过来)盼秋!盼秋!

〔他忙拿起那份材料追了出来，楼道里已不见了盼秋

踪影。他捏紧材料，将头悔痛地抵在墙上。 〔路野萍跟出，停步，对罗南凝视良久。

**路野萍** (吃力地)罗南!你心里也许在恨我，骂我! **罗** **南** 恨你?骂你?你为什么要这样想?

**路野萍** 因为，我曾谴责过你对婚姻的选择，认为你的婚姻不 是爱情、不是幸福……我是那样居高临下，只把盼秋 看作是一个值得怜悯的农村姑娘。今天，盼秋震动 了我，她才是一个真正的强者……心灵上的强者!

罗 南 而我……没有理解她。 ……离开她，我会后悔一辈 子 。

路野萍 (闪着泪光)是我干扰了你，也伤害了盼秋妹妹 …… 原谅我，忘掉我们那青少年时代的梦吧!(她捧着绿 纱巾小包)

**罗** **南** 忘掉……我是应该把它忘掉的。

**路野萍** (把罗南手中盼秋的那份材料拿过来)求你，把盼秋 写的这份东西，送给我吧!我要永远珍重地保留它 ——它可以净化我们的心灵。我要把它写进我的毕 业论文中去!

罗 南 (动情地)写进去……小说，我也会重新写的。 路野萍 我们会写得更好，更美!祝你幸福!

〔二人激动地象好朋友似的握手，告别。 〔路野萍匆匆向前走去了。

〔萧寒手捧一件上衣，静静地走来，站在罗南身边。 她把盼秋留下的给罗南买的灯芯绒上衣，轻轻披在 沉思的罗南身上。

萧 寒 是盼秋给你留下的 ……

罗 南 我不能这样失去了她，我应该把她追回来 … … 〔他向盼秋走的方向跑下。

〔路野萍依靠在台口墙边，掀开手中的大夹子，思索。 萧寒走近，默默地凝视着她；象是在等待着什么。

〔城市的一切喧闹音响，楼内的打字机咔咔声 …… 〔男女叙述者走出。

**男** 爱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呢!这意昧着为他的幸福而高 兴，为使他能够更幸福而去做需要做的一切，并从这 当中得到快乐，这就需要双方共同去缔造，去攀登。

**女** 朋友们!你是怎样想的呢?生活不就是在这样地进 行着么?

〔路野萍手中拿着绿纱巾小包和盼秋那份材料，思索 着。

**路野萍** (往大夹子里写)第……十……五……桩……离 …… 婚……案 …… !

〔路野萍深沉思索的眼睛 ……

女 生活的长河奔腾不息，我们愿与朋友们一起，继续探 索人生的真谛!

男 演出结束了，朋友们，晚安!谢谢大家!